

陸女將先先生著

北派
劍俠

黑俠



上海時遷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重版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

還

書

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印刷者	時還書局
出版者	時還書局
發行者	時還書局
著作者	青浦陸士諤

北派
劍俠
黑俠

目錄

- 第一回 順治皇恪遵祖制 紅俠女大鬧清宮
- 第二回 太行山黑俠獲大鷹 七家嶺紅裳定奇計
- 第三回 黑俠飛劍斬張春 鄭王奉旨審土棍
- 第四回 順治帝追論李黃騰 黑衣僧智救傅青主
- 第五回 董貞妃深宮抱病 順治皇棄國出家
- 第六回 五臺山真龍皈佛座 皇草驛駿騾屈鹽車
- 第七回 大將軍駐兵雙廟驛 小俠女決策居庸關
- 第八回 嶽嶽恆山何來响馬 森森柏樹劫去銀車
- 第九回 五臺山鷲鷹戀故主 皇華驛章帝葬山林

第十回 金猴子千里訪良醫 傅青主長途課賢子

第十一回 診濕病洞見臟腑 辨人參細入毫芒

第十二回 斜陽古道匹馬飛來 冷月寒江三魚塞漏

第十三回 蔣廚子感恩求關節 陸舉人守正斥權奸

第十四回 窺隱祕令猴探宮院 專刑賞熬相霸朝綱

第十五回 康熙帝奇謀擒國賊 陸隴其正誼匡聖君

第十六回 聖天子操弓射鷹人 大富翁開館修明史

第十七回 吳縣令上京告密 譚府尊奉令拿人

第十八回 沈侍郎親鞫明史察 朱老兒充發黑龍江

第十九回 萬里沙漠水貴如金 一片俠腸身探入獄

第二十回 五臺山衆僧議迎駕 康熙帝訪父到叢林

北派
劍俠
黑俠

青浦陸士諤撰

第一回 順治皇恪遵祖制 紅俠女大鬧清宮

話說鄭大莊主鄭天海。瞧見進來兩個女子。猛喫一驚。那兩女子一見了天海。奮身撲上。抱住了。放聲大哭。侍立的兩個美婢。見哭得這麼悽慘。不禁也陪着下淚。看官你道這兩個女子是誰。原來一個中年婦人。就是天海的夫人王氏。一個少年女子。就是天海的女兒鄭二小姐。夫妻父女。難中相會。要說話。咽梗了一個字。也不能出口。只有抱頭痛哭。哭了好一會。子還是天海忍住了。悲痛細問你們怎麼會來的。鄭太連哭帶訴。說了好一會。原來鄭天海關外遣戍之日。正紅裳女。清宮大鬧之時。這日順治帝袖了本章。徑入慈甯宮。見皇太后。正命紅俠督同宮監們。打掃佛樓。祇剩舍芳蘊玉。快綠三個宮女。在身旁伺候。順治帝見過了禮。隨道回太后話。咱們宮中混進了來。歷不

明混帳女子。子臣昏聩糊塗。直到今兒纔知道。特來太后前請罪。太后聽了。慈容上頓時露出驚異之色。順治帝又道。遵照祖爺爺家法。該混帳女子就該發交慎刑司審明。按法處死。現在究該如何辦理。請太后的示說。畢隨向衣袖中抽出本章。呈上太后。接來細看。看到完畢。開言道。不料這一個孩子。竟是個頂替的。不過人還謹慎。進了宮這許多年。不曾鬧過一會亂子。既是來歷不明。祖爺爺家法沒的爲了一個孩子。連祖宗都不要了。我也不能迴護他。不過念他平日尙無大過。照我意思。還是法外施恩。饒他一死。驅逐出宮了。就是順治帝道。太后仁慈。特沛大恩。赦其一死。子臣極該將順以臻祥和之福。但是祖宗法度森嚴。誠如慈諭所謂沒的爲了一個孩子。連祖宗都不要了。子臣愚意。賜其自盡。比了杖斃內廷。已經是恩施法外。太後半晌無言。順治帝又道。子臣貴爲天子。能容四海萬無。倒不能容一女孩子之理。實因祖宗法度萬不容稍有通融。假借這一點。總要求太后原諒。太后見順治帝執意要按法嚴辦。題目又很堂皇。正大沒法子。只得點了一點頭。順治帝大喜。退出慈甯宮。立下手諭。命慎刑司太監拿捕。

宮女怡紅細心熬審這慎刑司是宮中的刑部專管六宮宮女太監應打應罰一切事情隸屬於六宮都總管的當下奉到皇上親書上諭不敢怠慢立刻帶了四名小太監到慈甯宮拿捕紅俠此時紅俠已把佛樓打掃乾淨覆過了旨太后叫他歇歇去紅俠回到自己房中還未坐定聽得外面一片聲找怡紅一個宮人踉踉跄跄奔進來道紅姐姐慎刑司總管帶了四個小太監找你問他什麼事只是不肯說紅俠道我犯了什麼事要慎刑司總管找起來話聲未絕總管已經走到外房只聽得道就在這一間裏麼宮中規矩素來是肅靜慣了的現在忽地喧鬧知道必有事故急忙挺身而出向總管道我誰總管道找怡紅紅俠道只我便是找我做什麼總管道奉旨傳你問話紅俠道如什麼話要問儘問不必搨出奉旨大牌子來總管道孩兒們帶他司裏去四個小太監一擁而上把紅俠推擁而出紅俠絕不掙扎跟着他們就走將出慈甯宮紅俠要回奏太后總管道很可不必我們太后跟前不奏准能傳你麼再者不過傳去問幾句話問明了依舊可以回宮的紅俠聽了不語跟着總管出了慈甯宮一時已到慎刑

司總管立刻坐堂開審紅俠排齊刑具公案兩旁站立着四五十名小太監總管堂上高坐紅俠北面站立兩旁小太監喝他下跪紅俠道我又不犯事跪什麼總管道皇上家法堂你不跪就是無法無天紅俠道不向你跪就是無法無天難道你就算是天就算法是麼總管道你不向我跪也罷我就將萬歲爺龍牌恭請出來怕你不跪隨命設香案總管行了三跪九叩禮請出一座雕龍金漆龍牌向外供着把公案設在龍牌之右喝道怡紅萬歲爺在此你還不跪麼紅俠道我是皇太后宮人皇上雖尊究竟是太后的兒子無論如何子總尊不過母去照例我怡紅不應跪皇上依然挺立不跪總管到此可真耐不住了喝令抓下去先責大號宮杖一百問他眼珠子裏有主子沒有兩旁小太監答應一聲上來了四個就來抓他不知怎麼四個太監纔一近身就連呼哎呀跌了開去四個人跌倒了兩雙掙扎了半天掙扎不起總管怒道你這蹄子沒有王法了麼宮禁重地那容你撒野紅俠笑道我何嘗撒野你要誣我也隨你的便總管見治他不下很覺沒臉忙叫副總管密奏順治帝副總管應聲而去霎時就見來了二十

名頭等侍衛滿漢各半十個漢侍衛都是武狀元出身武藝精通拳技出等十個滿侍衛更是奢遮都是虎爾哈人生吞貂鹿活擒虎豹銅筋鐵骨力大無窮二十名侍衛老爺雄糾糾氣昂昂走進慎刑司向總管打恭道某等奉旨到來幫同辦理聽總管的示總管見來了這許多侍衛頓時心雄氣壯增了許多威風隨道有煩衆位了說到這裏向紅俠指道叵耐這蹄子不知王法逞蠻撒野法堂之上不肯下跪打倒了不少的人煩你們給我抓下我要賞他一百大號宮杖呢話纔說完就上來了四個漢侍衛開言道我們來服事他伸出蒲扇般的掌來揪紅俠紅俠亭亭玉立笑音音一言不發四個侍衛老爺龍飛虎躍的跳過來不知怎麼噉的一聲四個人跌倒了兩對並未見紅俠動手六個沒跌的漢侍衛都各大怒各人拔刀在手分前後左右四面攻來紅俠伸手掣出一塊小小紅帕展開飛舞宛如一朵紅霞在宮殿中蕩漾各侍衛的刀兜着在紅帕上震得虎口齊開無不口呼利害倒退不迭不過一刻工夫全都敗下滿侍衛見了不禁愕然大家商議分做兩隊前後夾攻紅俠依然春風滿面的站着只見五個滿侍

衛虎吼一聲一齊攻撲將來紅俠並不躲閃兩手一攔早拉住了兩個在他手腕上只輕輕一點不知怎麼兩個銅筋鐵骨的虎爾哈人竟然全身酥麻動彈不得呆若木鷄一般這兩個原是滿侍衛中首領一轉眼喫紅俠治倒嚇得其餘八人都不敢上來齊道巴圖魯還喫了大虧何況咱們這個姑娘真是女瑪法我們跟他交手真是自尋苦惱哩說着紛紛倒退紅俠在宮已久滿洲話也都了解知道滿語巴圖魯就是華言勇士滿語瑪法就是華言貴神這一班蠶蟲滿侍衛已把自己當做天神了呢此時跌倒的漢侍衛爬起身早一溜煙奔回宮去飛奏順治帝順治帝聞奏大驚忙命人帶了鷹犬猴三種異獸再發滿漢侍衛各三十名馳往慎刑司無論如何總要把怡紅撲殺纔許覆旨那人領了旨意立刻帶了兩頭海東青四頭獬豸十頭神獬飛奔而來這海東青是滿洲虎爾哈地方的名鷹獬豸是最靈敏的名猴神獬是最猛的猛犬在前集紅俠傳中早已表過顯禪李向若同了昌世傑衣探清宮曾經受過他的大虧看官們諒還記得當下衆侍衛有了鷲鷹猛犬靈猴三種好伴僕一個個心雄氣壯大踏步奔到

慎刑司見紅俠玉立亭亭的站着宛似臨風垂柳出水芙蓉彼此盡都失望這麼一個女孩子鼓一口氣就吹倒了大動人馬做什麼大家瞧着奏事請救的那兩個侍衛很有嗔怪的神氣那兩個侍衛早已明白忙道衆位寅兄休得輕敵這蹄子利害的很我們都敗在他手裏快先放猴犬罷這裏聽了就把獬獬神獬一齊縱放神獬獬獬纔脫了鎖鍊風一般奔過來紅俠一舉足踢倒了一隻神獬衆獬奮撲亂吠嘖嘖不已紅俠手打脚踢一刻工夫弄死了三頭獬獬縱躍亂抓被紅俠抓到一頭拎住後足向人叢中擲去躲閃不及一個漢侍衛被猴頭撞在腦袋上撞了很大一個疙疸忙用手來接時那獬獬究竟是禽獸喫了痛那裏還顧生熟兩脚一抓把這侍衛抓碎了許多的皮肉衆侍衛見猴犬都沒中用發一聲喊掠兵器殺入刀槍並舉劍戟齊施紅俠却不慌不忙指東打西只一陣就殺得屍橫宮殿血濺丹墀滿漢侍衛已傷掉了七八個衆侍衛發了急急忙縱放將軍兩頭海東青展翅高翔盤旋雲際左旋右舞右旋左舞好一會奮翅下撲一落千丈直向紅俠撲來衆侍衛無不色喜那裏知道將軍的鐵翅還未

撲到就見紅俠口中吐出白光一道干霄直上宛如匹練迅疾無比白光過去一團黑雲似的東西直壓下來壓在殿頂上震得屋上的黃琉璃瓦都震震作响仔細瞧時却是兩頭海東青將軍傷了一頭墮下來壓在屋上滴溜溜直墮下地來衆人見了齊都失色也顧不得宮禁重地大家提起喉嚨喊殺霎時間清宮中天崩地陷嶽撼山搖衆多侍衛圍住了只顧喊吶既不敢上前又不敢退後萬頭鑽動圍得個水洩不通內中一個漢侍衛出主意道咱們取弓箭來射他個萬箭穿心衆人齊稱妙妙就聽得一疊連聲喊取弓箭未知紅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太行山黑俠獲大鷹 七家嶺紅裳定奇計

話說衆侍衛取到弓箭各執弓在手抽矢扣綸望准了紅俠聯珠似的射出頓時弦聲如鼓瑟箭發如飛蝗滿洲的騎射原是天下聞名的漢侍衛都是甲榜武進士弓箭又都是聖手人人漢李廣個個養由基百發百中發恁你再利害些怕也難於支持並且那頭海東青大鷹還在空中盤旋大有乘暇卽撲之勢紅俠手揮紅帕左右飛揚戰有

一個多時辰繞身一圈兒箭七橫八豎已積有一尺來高順治帝見擒他不住降下諭旨叫取出十桿撒袋烏銃准在宮內開放霎時銃聲轟然藥煙如霧紅俠見事情緊急放出神劍但見劍氣如虹穿雲直上騰身跨劍笑向衆人道你們儘鬧着你家姑姑不能奉陪了有本領的儘隨我來說畢跨劍飛行呼嘯而去下面數百人仰首瞧看齊都楞了只見大鷹海東青奮翮追撲而去早有人奏知順治帝順治帝很爲懸心這海東青名鷹得來很不易此女既有異術傷我一鷹現在所剩祇此一鷹萬一再有不測宮中可就沒有名鷹了急命滿侍衛追趕上去設法把海東青帶回朕有重賞滿侍衛得這道旨意都各楞了順治帝問他爲甚不領旨滿侍衛碰頭道主子聖明海東青展開兩翅日飛二千里奴才兩條狗腿奔折了也夠不上並且鷹在天空裏奴才在地上相去好幾十丈追着了也難招呼順治帝道朕久知虎爾哈部黑斤部費雅哈部這三部的人材武出衆走及奔馬力能一人殺虎爾等去甯古塔近者千里遠者二千數百黑樸實忠勇爲世界第一不意久居京師以來亦已沾染漢人浮華習氣聞命退縮甚

違。朕。意。滿。侍。衛。奏。道。奴。才。等。在。本。部。時。光。梳。髻。環。耳。衣。魚。皮。而。屋。雕。翎。身。子。頑。強。異。常。
自。沐。皇。恩。內。遷。至。虎。爾。哈。部。纔。知。道。薙。髮。穿。衣。遷。至。甯。古。塔。纔。知。道。跪。拜。周。旋。在。甯。古。
塔。住。了。二。年。體。魄。已。不。如。前。遷。到。了。奉。天。更。軟。弱。了。在。奉。天。二。年。纔。遷。到。京。師。來。蒙。恩。
派。在。內。廷。當。差。久。不。馳。驟。沙。漠。把。身。子。嬌。養。慣。了。此。刻。拔。步。飛。奔。盡。奴。才。等。筋。力。不。過。
走。六。七。百。里。路。那。裏。趕。得。上。鞞。鞞。天。空。的。海。東。青。奴。才。等。素。不。會。打。誑。語。據。實。陳。明。祈。
皇。上。聖。鑒。順。治。帝。道。這。也。是。實。情。朕。也。不。能。勉。強。你。們。可。帶。了。神。獒。盡。力。追。去。追。着。了。
朕。自。有。重。賞。滿。侍。衛。聽。了。叩。了。兩。個。頭。帶。同。神。獒。飛。步。出。宮。向。南。一。路。追。逐。下。去。且。暫。
按。下。却。說。紅。俠。跨。劍。飛。行。排。雲。馭。氣。迅。捷。如。電。忽。聞。後。面。有。聲。颯。颯。宛。如。風。雨。驟。至。似。
的。回。頭。見。是。一。隻。海。東。青。大。鷹。展。開。雙。翅。黑。雲。似。的。一。朵。飛。撲。將。來。心。下。暗。忖。瞧。他。飛。
掠。之。速。每。天。怕。也。有。二。三。千。里。路。好。趕。比。我。的。劍。術。飛。行。纔。及。得。一。半。鷹。類。中。似。這。麼。
健。捷。的。諒。也。不。多。倒。也。不。忍。傷。害。他。方。纔。實。爲。事。情。危。急。萬。不。得。已。纔。傷。掉。他。一。頭。一。
邊。想。一。邊。放。遲。了。飛。行。術。故。意。的。引。逗。那。海。東。青。慢。趕。慢。行。快。趕。快。行。也。不。知。趕。了。幾。

多的路忽見斜刺裏一道劍光衝天而上穿雲梭霧閃電似的蕩漾不已紅俠詫道誰呀話聲未絕那隻海東青大鷹忒楞楞撲了下去一似被人擒住的一般紅俠急忙收了劍術飛身下地瞧看却降在一座山頂上見一個穿黑衣的人正在那裏調那海東青呢可煞作怪這麼大的大鷹被這黑衣人任情調弄竟然伏伏貼貼絕不掙扎走近一瞧不禁失聲道那不是黑衣女僧麼黑衣女僧一見紅俠也很歡喜忙道紅妹妹你從那裏來我纔獵得一頭大鷹在此你快來幫助我整理紅俠聽說忙過來幫他把海東青擒住海東青要倔強時喫不住黑俠的內功在兩翅發展處所輕輕一點早就不能展動這是點穴法恁是力敵萬夫的滿侍衛都要脈停血止何況海東青究竟是一頭禽呢當下兩位女俠把海東青收服了紅俠問大師從何而來黑俠道我此回北遊蒙古西深衛藏極西極北奔走了好幾萬里路研求喇嘛教經典這幾年工夫把精神都消磨在經典裏回南還未及一個月偶然經過此間瞧見大鷹盤空我在口外這麼的大鷹也不很多見一時喜事就獵了下來不意就與你相見紅俠道此鷹的來歷原

來大師還不知道我的行藏却與此鷹很有關係隨把自己大鬧清宮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漏黑俠聽了就問鄭天海的家可怎麼樣了你難道闖下大禍就此一走了事不成一句話提醒了紅俠隨道大師遠見我很佩服只是我此刻纔鬧了清宮諒必九城緊急到處緝拿我雖是不忌憚究竟未便出頭露面黑俠道所見不爲無理這麼着罷你跟了我回白蓮庵去住幾天我那新得的鷹需人調弄這件事就拜託了你我那庵僻處一隅不致招人耳目離京城離鄭家莊又都不遠就可以探聽消息再定對付的法子你瞧這麼辦好不好紅俠道很好這裏是太行山回京一瞬即到候一會子候天晚了再走日間耳目衆多帶着這麼一頭鷹很不便黑俠道不錯清宮通祇兩頭鷹一頭被你傷掉餘剩的一頭又走失了當然不肯輕易罷手兩人就地上拂去了泥沙相對坐下此時那海東青點住的血脈已經復回原狀重能活動究竟是大禽很有幾分靈性受過一回大虧就不敢再行倔強伏伏貼貼的聽候指揮黑俠縱他上去拿捕小鳥翱翔一過就飛回來黑俠大喜一時夕陽西下天已夜盡紅黑兩俠擲劍空中頓時

化成兩條白龍騰身而上各跨上一龍黑俠帶住了海東青向北飛行無多時刻早見萬家燈火北京城已在目前收劍下降恰在白庵蓮院中守庵的佛婆瞧見黑俠回來忙上來迎接黑俠取鍊條把海東青鎖住了就問佛婆有事沒有佛婆道也沒什麼事不過前年有一個李向若來訪過我回他大師不在他再三訊問歸期麻煩了好一會子纔去除此之外別無他事黑俠點點頭隨命他舀臉水來兩人都洗過了臉一時備上晚齋黑俠一邊喫齋一邊問我的房間可曾收拾乾淨了沒有佛婆回那是天天收拾的因大師臨去時分付近則十天八天遠則三年五載歸期很不能一定房間却要天天整理的因此沒有一天不收收拾一時喫畢大家收拾歇息一過三更紅黑兩俠飛行出外分頭探聽次日又探聽了一日全都探聽明白商議應變之策紅俠道鎮三關衛仲虎還像個好漢子羽黨也多魄力也厚從前他身遭大難我曾救過他一會子現在鄭莊主的事我就跟他商量去託他辦理了諒無錯誤黑俠點點頭領紅俠道張春這廝那麼可惡就放他這麼過去天也不容只是我又苦不能分身可怎麼黑俠道張春

這。一。件。事。交。給。我。辦。就。是。鄭。太。太。母。女。我。來。救。他。出。京。都。不。必。你。勞。心。咱。們。分。頭。辦。理。各。幹。各。的。紅。俠。大。喜。連。夜。動。身。趕。到。居。庸。關。見。了。衛。仲。虎。告。知。一。切。衛。仲。虎。一。口。應。允。并。言。我。這。裏。有。一。個。小。夥。計。金。猴。子。在。鄭。家。莊。作。過。客。的。我。與。天。海。雖。不。過。是。彼。此。聞。名。他。却。是。認。識。的。我。就。叫。他。同。去。決。不。誤。事。紅。俠。道。你。從。蘇。州。到。關。外。都。有。別。墅。麼。衛。仲。虎。道。關。內。祇。蘇。州。七。家。嶺。兩。處。關。外。倒。有。三。四。處。紅。俠。道。你。七。家。嶺。那。所。別。墅。院。子。很。大。我。是。到。過。的。就。把。大。莊。主。救。到。那。裏。安。頓。罷。衛。仲。虎。道。那。麼。我。就。七。家。嶺。驛。上。動。手。是。了。紅。俠。道。不。行。就。那。裏。動。手。難。保。人。家。不。起。疑。一。起。疑。咱。們。的。事。就。壞。了。你。喚。金。猴。子。來。見。我。我。親。授。他。機。宜。衛。仲。虎。應。諾。一。時。金。猴。子。喚。到。紅。俠。分。付。他。道。你。們。兩。人。可。結。伴。出。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把。鄭。天。海。救。到。七。家。嶺。別。墅。再。想。別。法。衛。金。兩。人。應。聲。曉。得。立。刻。動。身。去。了。紅。俠。也。就。動。身。回。到。白。蓮。庵。見。黑。俠。已。先。回。來。隨。把。布。置。的。事。告。知。黑。俠。黑。俠。道。還。是。你。順。利。呢。紅。俠。問。京。裏。事。情。怎。麼。樣。了。黑。俠。道。一。言。難。盡。原。來。黃。驪。李。三。一。計。而。破。鄭。家。莊。心。下。異。常。快。活。怎。奈。張。春。這。小。廝。日。夜。逼。着。李。三。要。他。想。

法子弄鄭二小姐到手李三道不必急急只要官府一發賣我就替你承賣此張春聽了。就趕到刑部衙門探聽發賣欽犯家口消息他那盼望之心比了應試舉子候榜投機商人候市面還要貼切。早晨盼午晚今兒盼明兒好容易盼到第三日刑部公事已出張春報知李三李三就替他向部裏說了繳清銀兩一肩轎子擡了來家張春這小子一見鄭二小姐宛如天上吊下了鳳凰蛋快活得什麼相似鄭二小姐低了頭只顧哭泣張春湊上去道二小姐認得我麼鄭二小姐聽得聲音兒很熟不禁住了哭抬起頭來一瞧見是張春暗忖這小子倒有良心花了錢從患難中救我出來心裏這麼想口裏不禁問道張春難爲你這麼出力拔我出地獄真生受你了張春道二小姐你如今是一家人了我我成親而後我總把你心肝般看待鄭二小姐聽得口聲不對隨問你講的什麼張春道我說我與小姐成了親總把你心肝般看待鄭二小姐聽了頓時花容失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黑俠飛劍斬張春 鄭王奉旨審土棍

話說鄭二小姐聽了張春的話，頓時花容失色，問道：「你不是吾家的奴才麼？我與你上天下澤，名分攸關，你如何好萌此妄念？」張春道：「我從前原是鄭府奴才，自被莊主逐出，而後主子奴才的名分已經沒有了。何況此刻小姐是欽犯家口奉憲發賣的論身，分也和小人差不多。小人又是繳銀承買的人，你我結爲夫婦，正是門當戶對。」鄭二小姐道：「你這麼沒天理，沒人倫，我不願意也。」難張春道：「此間可不是鄭家莊，再者事到如今，願意不願意，可也不能由小姐作主。」鄭二小姐道：「張春，你欺我在難中，竟忍心強逼我麼？我現在無權無勢，果然奈何你不得，只是問你一句話：你的良心何在？」張春笑道：「回小姐話，張春的良心却在當中，皆爲良心不昧。怕小姐的花容月貌落在他人手裏，白白的遭蹂躪，纔繳銀承買下來。小姐放心，你配了我，我總不使你受苦。」鄭二小姐聽了，悲苦攻心，不禁放聲大哭起來。正這當兒，忽地傳來一個消息，說鄭天海的妻子鄭王氏并兩個兒子奉憲發賣，還沒有主顧。忽來一道白光，繞了一繞，陡然都不知去向。此刻刑部衙門裏都鬧見鬼呢。衆人都不在意。鄭二小姐慧質靈心，心中一動，道：「這白

光兒莫不是我那紅妹妹想從前我們姐姐遭難虧他前來援救了現在闔家子遭難傾家蕩產他總沒有得着消息不然早來救援了心裏這麼一想那哭就漸漸的不勸自止偏這張春誤會了意思只道二小姐無可奈何漸已心回意轉不禁喜得個笑逐顏開高高興興籌備喜事李三爺特沛宏恩准許在東茶廳行禮倒也挂燈結彩十分熱鬧一到吉日良時僮相攙扶張春鄭二小姐出來參拜天地鄭二小姐低頭哭泣僮相贊詩喝禮強扶他出來草草成禮大禮完成天已黃昏時候李宅衆家人都擁入洞房講笑話鬧房喜氣融融春滿一室正這笑樂當兒忽見一縷白光穿櫺而入寒光閃閃冷氣森森逼得滿間燈火閃閃欲滅連兩枝花燭都搖搖欲息衆賓客齊打一個寒噤好一會子風靜燈亮衆人瞧張春時齊喫一驚不約而同的喊一聲哎喲原來張春笑容可鞠端端正正的坐在床沿上一聲兒不言語一撫他的頭冰涼透骨喉間氣是沒有了瞧他胸口一個很小的窟穴徹背徹胸隱隱淌出血水來大家都嚷不得了不得了頓時麻沸似的亂起來此時李三也己知道奔來一瞧大呼了不得我的命沒有

了。那是劍俠呢。衆人聽得劍俠兩個字，更嚇得手足無措。一窩風逃出新房，舍命奔逃，剩得新娘一個兒在房中，伴那新郎屍體。此時鄭二小姐，見張春乍遭非命，正在奇詫，忽見窗櫺啓處，飛入一片黑雲，墮倒地，却是一個人。一轉眼，已到面前，向自己道：「小姐，休慌。我就是黑衣女僧，是紅裳女子叫我來接你的。你們太太已經接在那邊了。」鄭二小姐忙道：「我們紅妹妹在那裏？」黑俠道：「時機緊急，到了那邊再講話。」罷，紅俠現在正去營救莊主呢。鄭二小姐聽了，便不言語。當下就附在黑俠背上，越窗而出，騰身跨劍，凌空飛行。鄭二小姐是，不出閨門弱女子，此刻被黑俠帶在空中飛行，唬得他幾乎墮下來，抓住了黑俠衣襟，死也不敢放。黑俠道：「你別怕，怕就閉上了目，罷，偏是空中風緊，講的話一個字也聽不真。」黑俠這得做手式，指示他。鄭二小姐纔閉上了目，好一會子，耳畔風聲纔靜，却就漸漸降下地來，已是七家嶺衛宅魚更三躍天，纔中夜呢。黑俠收了劍，陪鄭二小姐入院子，見鄭太太與二個兒子，已經先在母女姊弟難中相見，不禁悲從中來，雖然相別非久，都各相抱痛哭。黑俠道：「別儘哭了。咱們星夜飛行，累後驩不過。」

先弄水來洗洗早有丫頭人等進來請黑俠鄭二小姐來洗澡洗過了澡略用茶點各自休息次日紅俠進來鄭二小姐一見如獲至寶彼此互述遭難的事悲喜交集鄭太太道我們蒙紅俠救了萬分之幸只是我們大莊主不知怎麼樣了充發黑龍江那邊冰天雪海叫他如何熬得住紅俠道太太放心包在我身上三天之內定會使大莊主和你會面鄭太太聽了將信將疑眨眨眼已到三天依然杳無音息二小姐去找紅俠偏偏紅俠又出去了鄭太太道你紅妹妹約的日子已到接你父親的話怕有中變了麼鄭二小姐道我那紅妹妹素言而有信或者事不應機也說不定話猶未了忽小丫頭子奔來道莊主已醒黑衣大師叫請太太小姐前去回面鄭太太母女跟了丫頭就走走進天海睡的房間一見面互相擁抱放聲大哭連紅俠派在這裏服侍鄭天海的兩個丫頭也都心傷淚落正哭得難解難分紅俠飄然而入笑道夫妻父女見了面半句話不講倒賭眼淚麼鄭天海見了紅俠心中感激不知不覺一陣痠楚衝咽而上英雄淚又滴下來纔問起遇救情形彼此互述了一會子又都向紅黑兩俠稱謝紅俠忽

道大莊主。你知道此回禍事從何而起。鄭天海道。這倒不會知道。紅俠道。我倒已經探聽明白。都是你那逐出的奴才張春幹下的。隨把張春出首告發。刑部據實奏聞。順治帝下旨嚴辦的話。如何長如何短。細細說了一遍。鄭天海聽了。怒火衝霄。躁脚道。這奴才這麼無良。我去拿住他。碎死萬段。說着。咬牙切齒。恨不已。忽見一人闖入。道不勞費心。我早替你報了仇也。天海驚視。却是一個身穿黑衣的少年女僧。忙問這位大師是誰。紅俠忙與介紹。這就是我師兄。黑衣女僧外面人稱黑俠。便是。此回太太與二姐姐并二個弟弟。都是他出力救出的。天海急忙拜謝。又問張春的事。黑俠就把飛劍洞房刺死新郎的事說了。個備細。天海重又稱謝。紅俠道。鄭莊主的仇是報了。骨肉是團聚了。現在要謀善後之計。忽報衛二爺進來。大家停了話。即見衛仲虎金猴子聯步而來。天海起身相迎。抱拳稱謝。紅俠也道。辛苦了。兩位衛仲虎笑道。總算不曾錯誤。衛仲虎又與鄭太太鄭二小姐相見了。紅俠談起善後之計。衛仲虎道。不消商量。得我這裏藏風避氣。大莊主下一年半載外邊決不回。有人知道。紅俠道。涼亭雖好。不是久戀之

鄉眼前呢。也只好如此。且候我們了清各事。再替他想法子。圖一個久遠。黑俠道。張春已了。李三猶存。辦事終沒有辦結。紅俠道。此事只好費神。大師了黑俠道。我們出家人慈悲爲宗。這幾天來已經大開殺戒。李三這個惡魔。我須另設他法。不再親揮慧劍了。紅俠道。這個全憑大師當下黑俠辭別衆人。自回白蓮庵調弄海東青去了。且暫按下。却說順治帝。自被紅俠大鬧清宮。而後檢點人獸。滿侍衛重傷的。五人。漢侍衛重傷的。兩人。其餘輕傷的。也有八九人。神獒斃掉三頭。獬獬受傷一頭。海東青一頭。斃掉一頭。不知去向。順治帝十分悼惜。隨命頒旨。天下拿捕叛女。怡紅並令刑部下令海捕。忙亂了幾日。宛如石沉大海。查無影息。忽見案上一張字紙。寫着黃騰李三家。中私設六部。廣樹羽翼。交通朝貴。把持政事。若大京師。竟容有兩個主子。大是怪事。順治帝查問這字紙從何而來。是誰寫的。查了半天。那裏查得出。暗派心腹太盜出去探聽。探了兩日。回奏李三果然房屋衆多。規模宏遠。順治帝道。這廝這麼大弄志。不在小。及今不除。後必爲患。隨密召步軍統領與領侍衛內大臣入見。君臣密議降了好些旨意。步軍統領

與領侍衛內大臣領下來。各各遣兵派將。並不說到那裏去。一個隊子自左而右。一個隊子自右而左。兩隊行到李三家門。各各喝令站住。把守了前後門。步軍統領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一擁而入。兩位大臣同聲喊傳李三聞報。兩位大臣帶隊到家守住了。前後門。知道必有禍事。現在又聽得傳喚自己。因仗着律例精熟。辨才出衆。絕不躲藏。挺身出見。見了二位大人。開言道。本身就是李三。傳我有甚事故。步軍統領道。奉旨拿你。甚麼事。連我們都不曾知道。大概皇上慕你大名。要召你。陛見。問幾句話。也說不定。你跟我們去。就知道了。李三笑道。既然奉旨拿我。定然凶多吉少。我是個前朝小吏。一介細民。到今名動九重。奉旨拿捕。就死也很值得。并且富貴官經我設法家破身亡的。不知凡幾。今回就死也屬報應昭彰。但是向二位大人求一個情。可否容我入內處分家事。家事辦畢。就隨大人們去。那領侍衛內大臣怕李三入內。或生他變。不肯答應。步軍統領也道。奉旨的事。我們不能作主。隨向番役一丟眼道。給我拿下番役。急忙動手。立把李三拿下。擁入。就走拿到衙門。卽派幹役嚴行看管。無論誰人。不准探視。一面。

入。奏。順。治。帝。順。治。帝。立。命。鄭。親。王。同。了。尙。書。甯。完。我。陳。之。遴。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細。心。鞠。問。奉。到。旨。意。就。在。步。軍。統。領。衙。門。設。立。法。堂。法。堂。之。上。共。設。五。個。公。座。鄭。親。王。居。中。左。首。是。大。學。士。洪。承。疇。右。首。是。大。學。士。陳。名。夏。再。次。就。是。甯。完。我。陳。之。遴。兩。位。尙。書。左。右。兩。旁。步。軍。番。役。站。了。個。滿。提。上。欽。犯。黃。臙。李。三。向。上。跪。下。鄭。親。王。問。他。姓。名。籍。貫。李。三。照。實。回。答。鄭。親。王。道。你。家。中。築。造。這。許。多。房。屋。有。何。用。處。欲。知。李。三。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順治帝追論李黃臙 黑衣僧智救傅青主

話。說。鄭。親。王。審。問。李。三。李。三。自。知。惡。貫。滿。盈。列。款。供。認。一。事。不。遺。陪。審。四。位。大。臣。一。言。不。發。審。別。退。堂。鄭。親。王。向。陪。審。大。臣。道。大。家。替。皇。上。家。辦。事。你。們。四。位。爲。甚。袖。手。旁。觀。一。言。不。發。洪。承。疇。道。王。爺。問。得。已。極。詳。細。某。等。自。不。必。插。問。鄭。親。王。道。我。看。你。們。總。別。有。用。意。往。常。奉。旨。辦。案。咱。們。何。嘗。不。會。同。過。事。何。嘗。有。今。兒。的。樣。子。陳。之。遴。道。王。爺。是。極。聖。明。的。李。三。在。京。聲。勢。何。等。浩。大。照。他。這。麼。罪。大。惡。極。按。法。行。誅。就。結。了。倘。然。不。行。

正法之邊必被陷害。鄭親王笑道：「陳尙書的胆未免太小了。當下具本覆奏李三的口供，一同附奏上去。」順治帝降旨：「土棍黃騰、李三業已審明，著卽正法。欽此。」這一道諭旨，就是李三的勾魂票。霎時之間，身首異處。鄭親王入宮覆旨，奏明李三已經斬訖。順治帝點點頭，這日駕臨內院，諭大學士等道：「黃騰、李三不過一個小百姓罷了，住居之外，復多造房屋，都各修飾齊整，做什麼？洪承疇道：「他的房屋分照六部的樣子，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卽入某部房中，不敢稍有攙越。」順治帝道：「一個小百姓越分妄行，到這個樣子，宜其天使之敗掉。」洪承疇應了兩個是。順治帝道：「李三爲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鞠審的當兒甯完我。」陳之遴一句話也不問。鄭親王詰問再三，陳之遴纔道：「李三罪大惡極，誅掉就是。倘不卽正法之邊，必被陷害。那不是重身家性命的人麼？」說話的當兒，聲色俱厲。大家都不敢回答。陳名夏碰頭道：「皇上聖明，什麼事不知道？」李三雖惡，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爲大臣，發奸摘伏，非臣所司。再者，李三廣通聲氣，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也是人之常情。順治帝道：「你去知照陳之遴，李三已死，叫他放心就是了。」陳名夏只

得連聲唯唯看官。你道順治帝宮中發現那一張字紙從何而來。原來却是黑衣女念的。此乃是借刀殺人無上妙計。黑俠見李三已死心下倒很慘然。回到白蓮庵替他弄了幾卷往生咒。又調弄了一回海東青。隨入禪房坐禪。坐了一回禪。隨卽解衣安臥。次日起身洗盥已畢。正在做晨課。佛婆入報。前年來過那個顛禪李向若。在外求見黑俠。聽說隨命請見佛婆。應着出去。霎時引了一個僧帽道服儒履的怪人兒進來。黑俠道來者就是顛禪大師麼。那人唱一個肥諾道。某是邵陽李向若。別號顛禪的。便是大師。就是黑衣女僧麼。渴慕久了。前年叩謁適大師。朝山在外此番得瞻蓮座。欣幸之至。黑俠道李先生請坐了。咱們雖是頭回兒見面。賤性愚懶。不喜客談。先生倘是閒逛。便罷。倘然有事。見教請卽掃除。浮言談正事罷。李向若道大師豪爽如此。我此來爲不虛矣。我友朱衣道人陽曲傅青主。被官府拿捕了去。審過幾堂。雖然毫無佐證。總不肯釋放。現在禁在按察使司監裏絕粒了。已有二三日。我要劫他出監。他偏不願意。真沒有法子。了飛行到此。懇求大師務求大師設法救他出監。感激不已。黑俠道傅青主我聞

知他穴居野處久已不問世事怎麼會遭官事李向若道也是遭人家誣害的陽曲縣知縣汪綬章的兒子患了病遍延名醫總治不好不知怎麼被打聽着了傅青生是精於醫學的幾次派人來請傅青主不去汪綬章爲了兒子自己坐轎下鄉登門恭請傅青主託病臥床不肯接見後來汪綬章的兒子病重身亡汪綬章就一口毒氣都呵在傅青主身上說青主如果來醫兒子定然不死這明明是傅青主就誤死的遂到上憲面前捏稱傅青主私通海寇鄭成功偏這大府不問情由就把他拿捕下獄四鄉耆老執了香到撫院跪求作保撫院偏又不准把他發在臬司衙門審問問過幾堂沒有口供現在禁在司監裏絕粒了已有兩三天了我黑夜飛行入監要救他出獄他說大丈夫生死光明天地賦給我這一身彎強躍駿的好筋骨與其佔畢消磨還是爽爽快快樂死而死倒可以埋血千年碧不可滅呢百端勸說執意不從我真沒有法子只好到此懇求大師了黑俠道李先生這麼守正不阿倒也是很難一件難事李先生遠來我無論如何總要替你想一個法子沒的倒使你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李向若大喜黑俠

道李先生請坐我還要調鷹呢李向若一眼瞧見了那頭海東青不禁失聲道哎呀黑俠回頭問李先生爲甚失驚李向若道那不是海東青大鷹麼好利害的東西某在清宮中曾經受過他的大虧隨把前年入宮受虧的事說了一遍黑俠道棄人用獸雖猛何爲現在這鷹在我這裏已成爲籠中之物李向若道原來就是清宮的海東青不知幾時歸給大師的墨俠隨把途遇紅俠捕到大鷹的事說了一遍李向若十分稱快當下黑俠留李向若喫過素齋忽地思得一計隨道李先生你大遠的誠心來此你那姓傅的貴友又是個忠義豪傑有名的人兒我如何好坐視不救現在思得一計在此請你依計而行或者能夠有效轉危爲安也說不定隨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李向若聽了隨道此計果然大妙只是我本領微薄怕刑部衙門去還有點子不勝任最好請大師幫忙到底代我一行黑俠道這個自然京裏的事我替你辦好山西的事你自去辦理李向若喜極看官你道黑俠出的是甚麼神機妙算原來山西巡撫部院自從拿到傅青主交與臬司審問而後也問不出什麼口供下在司守裏監禁傅青主絕粒自

盡一天一天挨下去挨到第九天看看只剩得一口氣了這日司獄官報知臬臺臬臺轉稟撫院撫院道這傅山是一時人望如果無瘦辜斃死在獄中我倒蒙一個殺士惡名了臬臺道咱們又不曾逼他他自己要死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一語未了巡捕官飛報刑部差官稟見持有公文一角說要立提一個要犯撫院向臬臺道請老哥寬坐一會子部差來得詫異兄弟去瞧瞧什麼公事臬臺道司裏理該伺候中丞請便是了撫院出去了一會子重又進來道再想不到天下有這麼巧的巧事咱們拿下的傅山刑部來文恰恰要這一個人派差立提那不是很巧的巧事麼臬臺一聽就道回中丞話傅山在監中絕粒求死危在旦夕部中既然派差立提咱們趁該犯氣還未絕趕快交給他脫去干係撫院點頭說好隨命臬司從監中提出犯人傅青主當堂交給了刑部差官刑部差官領到了差事隨即稟辭押着犯人自去看官你道這差官果然是刑部中派來的麼這公文果然是刑部中發出的麼原來差官就是李若假扮的公文就是黑俠僞造的不過那顆刑部印信却是真的就是黑俠替他飛入部中偷印的假文真

印所以撫院辨認不出這就是黑俠的妙計當下李向若押解傅青主連夜上路走了兩站見離太原已遠纔露出真面目告知青主傅青主嘆道良友多情救我急難但是我却蝨在這濁世中還不如速死爲安李向若聽了也很嘆息且暫按下却說黑衣女曾經課之餘日日調弄海東青三五個月工夫把偌大一頭大鷹調弄得純熟就便把他當做代步在一二千里路之內常常跨鷹飛行比了運氣行劍倒省力許多黑俠賦性慈悲雖也排難解紛不很輕傷性命一日跨鷹飛行忽見紅霞一片如電而來知道就是紅俠急忙縱鷹上迎一來一往相離二三丈瞧得更明白了招呼道紅妹妹何來紅俠道正來瞧大師呢黑俠道我這頭畜生停了翅就要下降的紅俠道前邊那座山不過三五十里了咱們就那邊下邊講話罷黑俠點頭眨了眼已到了山頂兩人飛身下地紅俠收了劍黑俠縱放海東青讓他自己去捕食飛鳥紅俠道你把那畜生訓練成代步了縱放他出去不走掉麼黑俠道費了三五個月工夫幸已馴服不會走了隨問你找我總有事情紅俠道東奔西走無非都爲了人家的事就是前年允下了那姓冒

的事。因我。自身。徒遭。變故。這個。心願。一竟。沒有了。不意。冒辟疆。積念。成思。積思。成病。竟然。病了。雖不敢。怪我。辭氣。之間。難免。不常。帶幾分。怨恨。我此番。南遊。乘便。瞧瞧。他見他。病得。果然。可憐。他向我。磕頭。求我。替他。設法。我勸。了他。一番。叫他。早早。醒悟。告知。他董妃。在宮中。何等。享福。何等。榮華。富貴。你這麼。慙他。他未必。念你呢。冒辟疆。道。我知道。我們。小宛。不是。這麼。的人。他雖。是強。作歡容。我知道。他身入。籠中。沒法。奈何。決不會。得新忘。故我。見他。癡得。利害。知道。勸也。無益。遂允。許他。設法。援救。冒辟疆。見我。允了。援救。遂取。出一。冊稿子。來。交與。我。都是。董姬。失蹤。後。懷感。之作。叫我。送入。清宮。當面。交與。董妃。我接。了這。冊子。只得。替他。送去。所以。來。瞧你。和你。商量。商量。黑俠。道。那。又何必。商量。宮裏。頭路。徑。你原。是很。熟的。董妃。你。又是。認識。的。送去。一。交代。是很。易的。事。紅俠。道。我也知道。不難。但是。我的。意思。想邀。你。作伴。同去。不知。大師。肯允。我不。允。黑俠。道。你的。來意。我知道。了。並。不是。要我。作伴。引我去。認一。認。以後。救他。出宮。的。責任。就好。卸在我。身上。是不是。欲知。紅俠。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董貞妃深宮抱病 順治皇棄國出家

却說紅俠聽了，笑道：「大師心機太靈敏了，我要大師同去認認，却有這個心，要把以後的責任都卸在大師身上，我却未萌此念。」兩人正說着話，不防背後忒楞楞忽發大聲，回頭急視，見是海東青捕得了一頭大雉，兩個鐵爪踏住了雉的胸脯，正抓住他的心。肺喫那雉喫了痛，兩個翅翎子拍得地上沙石忒楞楞作響，兩俠笑道：「被這畜生倒唬了一跳。」黑俠道：「咱們就此回去罷。」紅俠說好，於是一個使劍，一個跨鷹，兩人回頭北行。不過半天工夫，早到了白蓮庵，收劍下降。黑俠鎖好了海東青，佛婆舀上臉水，兩個人風塵滿面，都各洗了臉。黑俠笑道：「我這裏就沒脂粉，委屈妹妹，只好淡掃娥眉了。」紅俠笑道：「我原不是深閨貴女出門人，是無可無不可的。」這夜二更過後，紅黑兩俠放出神劍，各各跨上了劍徑，向清宮進發。十多里路，眨眨眼，就到收劍下降。紅俠道：「這裏就是董妃宮院，咱們探他一探。」順治今宵在這兒，不在黑俠道：「我望他不在，咱們可以跟董妃講幾句話，探了他的口風，不知他還惦那姓冒的不惦。」二人悄悄潛行，抄迴廊入內。

紅俠是認識路徑的。打頭引路。黑俠跟隨在後。走盡迴廊。見有兩個宮女對面而來。兩俠縱身上樑。貼伏在椽子上。候他們走過了。重入內轉過。兩個鸞董妃寢宮已到。聽一聽靜悄悄聲息。全無燭光。暗淡映在窗上。不住閃閃顫動。紅俠移步近窗。俯身舐破紙窗兒。向內瞧時。只見向外排着一隻紫檀嵌寶石大床。金鈎雙垂羅帳。密遮桌上。高燒降燭。壓着一個大燭花。壓得那個火不住顫動。也不暇瞧別的。專心注意床前的鞋。見祇有一雙尖尖小腳鞋兒。心中暗喜。低聲向黑俠道。順治不在咱們進去罷。一邊說着話。一邊就動手撥門兒。一眨眼。一扇窗兒開了。蚩蚩紅黑兩俠都已入內。黑俠隨手把窗帶上。兩人輕行健步。踏地無聲。張目四顧。寂無一人。觸耳祇外房蚩蚩打盹之聲。知道值夜宮女都睡去。紅俠走到床前。撩起羅帳。把金鈎鈎住了。見董妃向內睡着。紅緞的被蓋得很是嚴密。隨動手剪去了蠟上燭花。室中頓時光亮起來。黑俠低聲道。咱們喚醒他罷。紅俠俯身枕畔。輕聲喚道。妃娘娘醒來。妃娘娘醒來。喚了兩聲。不見動靜。幾待動手推時。偶一轉側。突見兩個女子靜悄悄站在那裏。喫了一驚。仔細瞧時。吓原

來四壁都遮有壁衣。祇那面西洋玻璃大着衣鏡。沒有上得鏡衣。自己同黑俠着的兒。照在裏頭。映射過來的。瞧明白了。不禁暗自失笑。重又伏下。低喚妃娘娘。妃娘娘。但見董妃懶懶伸了一個腰。睡眼惺忪的。翻身來問是誰。紅俠低聲應道。是奴婢。怡紅。董妃聽得。怡紅兩個字。驚得直跳起來。抖着道。怡怡。紅我素素來。沒沒有待。錯過你呀。你深夜來。此敢是要要我。黑俠是慈悲的。瞧見董妃已經唬得玉容憔悴。很是可憐。急忙道。娘娘休慌。我們來此於你的身體。髮膚決不會有絲毫損傷。請你放了這個心。除了怕害我們。纔好講話。董妃坐起身來。道。此位是誰。你們來此做什麼。紅俠見他祇穿着襯衣。忙取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上。道。宵深氣寒。仔細凍壞了。妃娘娘。董妃披上雪衣。套上斗篷。問紅俠道。二位到此。纔有事故。紅俠道。回妃娘娘話。我也不是什麼。怡紅。劍俠紅裳女子。便是此位。就是我師兄。黑衣女僧。我們此來是專替人家寄遞東西。董妃聽了。很是詫愕。問道。原來姊姊是劍俠。怪不得那年乾清宮滿漢侍衛都受了大虧。現在怎麼又同了這位。深夜來宮。又說替人家寄遞東西。我們宮裏頭。素不與外人

通消息。你的話。我很不明白。紅俠道。好叫妃娘娘。得知我本也不慣替人家傳書遞柬。無奈這一個人。病得十分可憐。再四的央懇。我不由人不答。應董妃道。誰呀。黑衣女僧道。橫豎妃娘娘。瞧見了東西。自會認識的。紅俠隨手取出一個小小紙包兒。遞與董妃。董妃接來。解開包。一瞧見冊面上。鈴有一顆圖書。不見這顆圖書。便罷。一見之下。觸目驚心。不禁芳心怦怦。花容也頓時變了顏色。紅俠纔待講話。外間宮女已醒。腳聲移動。勢將走入。兩俠急忙退了。出去。隨聽得宮女走入。問妃娘娘。茶要喝不要。兩俠候在庭心中。那裏知道神爨已經聞着氣息。追尋而至。知道候着不便。縱身登屋。使劍飛行。風一般回來。一轉瞬間。已到黑俠道。瞧董妃見了那書。不會揭開。就有感觸。看來不是無情之輩。紅俠道。能否珠還合浦。璧反邯鄲。都要瞧他的志氣了。兩俠談論一回。各自歸寢。從此之後。紅黑兩俠輪番入宮探視。有時遇見順治臨御。也有時遇着董妃獨宿。倒也會面了兩三回。但是瞧他面貌。雖屬憔悴。可憐。探他口氣。終是遊移吞吐。兩俠只道他是戀富嫌貧。得新忘故。遂也不高興。顧問了。其實董妃賦性。既是聰明絕頂。處事却

又精細過人。思慮籌畫。不論聽見什麼話。遇着什麼事。總要忖量個三日五日。纔罷。何況這一件事。冒辟疆是他生平第一個知己。順治帝偏又是世界上第一個勢力自己。身爲帝妃。又不是尋常宮女。如果冒冒昧昧。跟了劍俠出走。斷不能一走了事。順治帝根尋線索。蛛絲馬跡。定要疑到來的路上。那麼對於冒郎。非但沒有益處。倒闖下一場坍塌。天大禍如此。轉輾愁思。舊恨新愁。不禁一齊勾起。見了順治帝。又不得不強作歡容。有說有笑。從來說憂能傷人。感易成病。就覺懶懶的東西。也懶怠喫。經期也愆了。偏又持強諱疾。每日掙扎着起來。處理一切宮政。一天一天挨下去。病就一日深似一日。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白帶夢交。咳疾帶血。如此諸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順治帝初時還不在意。祇不過叫太醫院各御醫請脈診治。後來見服下藥去。總是不相干。纔發了急。着京內外大臣舉薦名醫。徵台了好幾位名醫。撰方進藥。依然病勢有曾無減。順治帝十分焦急。這日大學士陳名夏又薦到一位名醫。順治帝覽奏欣然批令。卽日來京。陛見退朝回宮。就把陳某薦醫的事告知。

董妃并言你的病或者在此醫身上就有指望了。董妃嘆道：恁他華陀轉世，景復生醫了病，醫不了命。我自己知道不過挨日子罷了。萬歲爺這麼疼我，這都是我自己沒福。也許就爲爺太疼了，我把小小福澤全都折盡，纔到這個地步。也說不定現在倒請爺不必替我延醫求治。我自己知道未必挨得過年去。白操心也沒用，只得譬如沒有我。這個人爺究竟是一國之主，天下爲重，倘然爲了我煩惱爺的身體有點子什麼出來，我是死在九原，也不得超生呢。順治帝聽了董妃的話，如萬穿箭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這日順治帝到慈甯宮給皇太后請安，皇太后問起董妃的病，順治帝據實奏聞。太后嘆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短長，怎不叫人疼死。說着眼圈兒不覺紅了。順治帝道：太后不用煩惱，今兒陳名夏又薦一個醫生，是浙江人，醫理極精，子臣已叫他尅日進京了。託太后福，董妃這個病或者在此醫身上獲愈也說不定。太后道：但願如此。以後倘然病有轉機，你就叫人來奏知我。從此之後，董妃的病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順治帝好不焦心。陳名夏薦來的醫生請

了脈也不敢說絕無妨礙。這年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慈甯宮太后、坤甯宮皇后、天天差太監宮人來看董妃回來，都說不見好也。未見增添病症。太后道：「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轉瞬臘底春頭，董妃的病還是不增不減。順治帝剛爲了軍國大事，鎮日召集王大臣商議，不很進宮。瞧視董妃自知不起，想到新恩舊義，不如早死爲愈。又想到冒郎寄來那本冊子，留在宮中終是禍根子。趁自己還有一口氣，銷毀了乾淨，叫宮人撥過火盆來，就枕邊取出冊子，向火上撻烘烘地燒起來。霎時燒了個乾淨，心裏寬了許多。這日倒略進飲食，喝了半盞燕窩粥。宮人報知順治，順治不勝之喜。那裏知道這幾個好，並不是真好，乃是回光反照。挨到下半夜，神色頓時有異。到寅卯相交，就噓了氣去了。順治在乾清宮得着這個消息，心中宛似戮了一刀，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來，立刻命駕往視，嚔啣大哭，真哭到死去。活來下旨撤朝，一面命禮臣擬進喪儀，叫內務府從優辦理。順治帝悼痛異常，因礙着皇太后不敢過分越禮。但是聖心悲痛，日子愈久，悲得愈利害。六宮妃后雖然百般解

勸那裏解得他分毫過了。大除夕就是順治十八年辛丑了。這日是大年初一。順治帝到慈寧宮朝皇太后賀新禧。叩賀之外却又叩了幾個頭向皇太后道。子臣自知一生負罪望皇太后寬宥。太后聽了不解問他是何用意。順治帝道。太后聖明過幾天自會知道。皇太后很是納悶。到臨朝受賀。又特召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上來問了好些話。降了好些溫旨。勉他們忠誠辦事。衆大臣雖覺詫異。還料不到有甚變故。那裏知道就這日之後。釀出非常變故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五臺山真龍皈佛座 皇草驛駿騾屈鹽車

話說順治十八年元旦大朝之後。當今天子就此失蹤。宮內宮外立時慌亂起來。又不敢彰明較著的找尋。只得密派妥人四出訪查。那裏有個影息。忙亂了三日。還是本宮宮人在乾清宮御寢內找出兩件東西。是當今的親書御筆。取出來給與大眾瞧。看見是一首七絕。一道諭旨。諭旨都是罪已話兒。那首七絕的結句是

我本西方一衲子

黃袍換却紫袈裟

那諭旨末是叫立皇子玄擘爲皇太子卽皇帝位叫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同心輔政本宮總管急忙奏知皇太后皇后兩宮急召大臣入宮商議索尼等遵旨入宮見過皇太后皇后見兩宮都淚痕滿面皇太后道皇上不知那裏去了現在尋出這兩種御筆上面講點子什麼我於漢文不很明白你們看了奏知我當下四位大臣輪番敬謹恭閱看完畢同聲奏道恭繹旨意皇上已經出家去了瞧那詩意更是明白顯亮皇太后道做了主子的人丟下了祖宗付託的宗廟社稷并我與皇后眞沒道理了鰲拜奏道從來說一子出家七祖昇天那必是太祖太宗在天之靈皇太后慈祥之化皇上纔得敝屣萬乘成佛作祖而去當日釋迦剎教原也棄掉淨飯國太子之尊修成佛教萬世之祖皇上將來定與佛祖並尊萬古遏必隆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既然諭旨上叫立皇子玄擘做皇太子卽皇帝位咱們現在就遵旨舉行蘇克薩哈薩道好果然是好萬一將來皇上回來作何處置據我意思還是暫稱監國較爲妥當索尼道監國不很妥當現在天下猶未大定桂王稱號滇中鄭氏羈據海上中原雖定本朝德澤未

深一稱監國是明示人以宮廷有變難保不伏莽四起怕天下從此多事呢。熬拜道現
在的時勢卽位祇有卽位萬一皇上回來可就尊奉爲太上皇豈不是經權兩盡。索尼
道尊皇上爲太上皇與奉太子稱監國同一示人以宮廷有變都不妥當我看還是爽
爽快說皇上龍馭上賓太子遵旨繼承大統較爲少弊衆人都道這個我們做奴才
的斷乎不能作主於是奏上皇太后請皇太后旨意皇太后道既然出了家我斷定他
斷乎不會回來就照索尼的話辦理是了將來倘有什麼你們可推在我身上只說是
我的注意衆人齊應了幾個是熬拜道皇上大行例當頒布哀詔這哀詔也須預備了
索尼道不必預備得現有着現成的衆人問在那裏索尼道皇上御筆那一道罪已詔
不是很好的哀詔麼只消在頭尾上稍爲更易幾句就合格了衆人都說很好於是卽
由熬拜主稿更易了幾句立刻頒發出去其辭是

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
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染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

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齡卽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惟聖母
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不終誠
惻未遂是朕之罪二也皇考賓天時朕纔六歲不能服衰經行三年喪終天抱憾惟
侍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塵聖
母哀痛是朕之罪三也宗室諸王貝勒等皆係太祖太宗子孫爲國藩翰理宜優遇
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旣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睽隔友愛之道未周是
朕之罪四也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託盡厥猷爲朕不能信任
使之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爲戒而委任漢官卽部院印信
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五也朕佩性驕傲不能
虛衷延納人才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才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若舍
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舉世無才是朕之罪六也設官分職惟聽是
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明知其不肖不卽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宗

正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息於心。乃容其久攬政務。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七也。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化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瞻軍餉。厚已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八也。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爲前代之所不及。無益之事。糜費甚多。乃不自省察。固體民艱。是朕之罪九也。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盡孝道。補佐朕躬。內政聿修。仰奉慈諭。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踰濫。是朕之罪十也。祖宗勦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官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爲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作弊。更踰往時。是朕之罪十一也。朕性耽閒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御朝絕少。以致與廷臣相見。甚稀。上下情誼壅塞。是朕之罪十二也。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理萬幾。豈能一無乖錯。惟能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惡聞忠告。以致臣工緘默。不肯進言。是朕之罪十三也。朕旣知有過。每自刻責。生悔乃徒尙虛文。未能省改。以致過

久。虛。朕。子。玄。睦。佟。氏。所。生。今。已。八。歲。歧。疑。穎。慧。克。承。宗。桃。茲。立。爲。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彼。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各。勉。矢。忠。盡。保。翊。冲。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欽。此。哀。詔。頒。發。之。後。四。位。顧。命。大。臣。遂。奉。皇。太。子。玄。睦。卽。皇。帝。位。卽。以。明。年。壬。寅。爲。康。熙。元。年。頒。詔。大。赦。并。舉。行。恩。科。鄉。會。試。且。住。順。治。皇。一。夕。失。踪。徧。尋。無。着。你。道。他。到。了。那。裏。去。原。來。順。治。有。一。個。心。腹。太。監。孟。榮。是。山。西。人。孟。太。監。的。哥。哥。在。五。臺。山。爲。僧。順。治。過。着。叫。他。引。導。孟。太。監。拗。不。過。只。得。道。萬。歲。爺。奴。婢。引。便。引。了。爺。去。只。是。奴。婢。這。一。條。狗。命。却。從。此。沒。有。了。順。治。道。你。也。做。了。和。尙。沒。有。事。了。孟。太。監。道。奴。婢。自。然。服。事。爺。一。輩。子。但。願。菩。薩。保。佑。永。遠。不。發。覺。就。好。了。當。下。主。僕。兩。人。易。服。改。裝。悄悄。出。宮。僱。了。一。輛。騾。車。徑。向。五。臺。山。出。發。錦。衣。玉。食。的。帝。王。一。念。心。堅。把。人。世。繁。華。視。同。嚼。蠟。風。霜。勞。苦。竟。然。甘。之。如。飴。在。路。平。安。無。事。這。日。到。了。五。臺。山。知。客。僧。出。來。接。待。順。治。要。見。長。老。知。

客僧引入這位長老是有根行的一見就知原委順治只說是北京富商爲了心有感觸勘破繁華甘願披薙出家長老知道本山數合興旺也不尋根究底就允下了擇日給他披薙傳了戒連那孟榮一同受戒了後人有詩嘆道

雙成明靚影徘徊 玉作屏風壁作臺 薙露彫殘千里草 清涼山下六龍來

却說紅白兩詔頒行天下白蓮庵中紅黑兩俠得着這個消息都各詫嘆不已黑俠心靈恍然大悟道董妃死矣紅俠問他從何而知董妃已死黑俠道不難推想而知必是董妃感舊懷慙絕成了病我們去年入探清宮末後那一回不是董妃病了麼現在想必董妃病死順治癡情竟以身殉不妨進城一游便知分曉紅俠道順治既死我的鬧宮案子諒必不解而解我也可以放胆進城了這日早齋之後紅俠黑俠聯袂進城果然新皇登極滿城都含春色耳目所及無不景物一新九城門都懸有騰黃詔旨更有一道煌煌上諭一簇人違在那裏瞧看紅俠女孩兒家身分未便挨在人叢中擠看聽得人家念道

禮部奉到本日上諭皇考大行皇帝御字時妃董鄂氏賦性溫良恪共內職當皇考上賓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盡哀痛遂爾薨逝芳烈難泯典禮宜崇特進名封以昭淑德追封爲貞妃所有應行禮儀着禮部察例具奏欽此

黑俠聽了笑向紅俠道如何紅俠點頭微笑二人又在他處逛了一會子果然平安無事回到白蓮庵紅俠道我可要南下報姓冒的知道了黑俠問你幾時動身紅俠道我們作事如行雲流水要行卽行要止卽止出門上路原不選什麼日子今兒已經不及明日就走黑俠道下月峨嵋山聚會你到麼紅俠道無論如何必然趕到你見着師傅替我代稟一聲是了黑俠允諾一宵無話次日清晨紅俠起身南下因事非緊急並未挾劍飛行紅俠原有一頭純黑健驢入宮時光寄養在鄭家莊上自從鄭天海遭禍破家此驢遂變爲入官之品兩俠要緊救人未暇顧問等到各事辦竣此驢已被鹽商買去駕在鹽車上了紅俠不勝扼腕經黑俠託人向鹽商情商纔得倍價贖回豢養在白蓮庵裏紅俠奔走南北爲了事情緊急一竟挾劍飛行現在心間意適就跨了那頭健

驢取道南下。風卷四蹄。鬢影鞭絲。倒也十分迅捷。不則一日。早來到姑蘇城外七里山塘一角。紅樓四圍綠樹。便是冒辟疆的別墅。下驢進門。忽見裏面哭聲震天。喫了一驚。欲知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大將軍駐兵雙廟驛 小俠女決策居庸關

話說紅俠下驢進門。聽得哭聲震天心。下納悶。冒姓家人早已瞧見。迎上來問道。小姐從那裏來。紅俠道。我從北京來。冒姓家人問小姐貴姓。紅俠道。我叫紅裳。女子乍到此間。不知府上有何事故。那家人道。我們相公沒了。今兒是五七家祭之期。主母等都在哭祭呢。紅俠道。冒辟疆相公沒了麼。那家人道。去世了。已有一月有餘。紅俠道。煩你報知主母。說我紅裳女子。要見有事面談。家人入報之後。就同了兩個丫頭出來。丫頭向紅俠道。小姐。我們大娘娘說孝服在身。未便出來迎接。請小姐裏堂相見。紅俠隨把黑驢帶在樹上。跟了那丫頭進去。一個丫頭走上來。攙扶紅俠。搖搖頭。霎時已到裏堂。那冒大娘娘就站起相迎。紅俠見他脂粉不施。全身縞素。四旬左右年紀。大大方方態度。

與自己相形之下愈顯得紅白分明只聽得冒大娘娘道這位小姐就是紅裳女子先夫在日時常念起慕名久了今日光臨總有事故紅俠相見之後不過笑了一笑現在聽冒大娘這麼說了纔開言道大娘娘咱們坐了談罷二人坐下小丫頭子送上茶來喝過了茶隨道我來的真不巧你們冒相公已經去世了他叫李向若轉託我的事直到今兒纔辦結隨把董妃接到册子就此因感成病順治帝就因悼亡殉情說了一遍冒大娘娘道可惜小姐來遲了一個月先夫病中時時念起倘然他在生得知也可死能瞑目紅俠道冒相公既然作故我就到他靈前一拜通誠祝告與他他生而爲英沒而爲靈總沒有不知道的冒大娘連稱拜可不敢當紅俠道我要覆命呢冒大娘娘卽叫冒公子靈前點上香燭一面派兩個丫頭引紅俠到靈前自己入孝幃舉哀冒公子跪在一旁還禮紅俠跪下拜了四拜暗暗祝告祝畢起身退出冒大娘娘出來應酬定要留紅俠住下請大娘娘不必應酬我們都是萍踪浪跡的人到處爲家高興時住上一年半載不高興停留一天半日都說不定大娘娘還是隨意的好冒大娘見這麼說

只得罷了。紅俠在蘇州住了兩天，也就動身跨驃遊行，隨心所之，鬢影鞭絲到處留些。俠痕劍跡一日行到武昌，相近忽見大眾鄉民四散奔逃，一若逢着大難似的。紅俠心下納罕，停鞭詢問你們家位爲甚奔逃？就有年老鄉民哭訴道：「姑娘不知官府利害，不過有大兵過境，硬派我們當兵差呢。紅俠道：「當兵差你們就當當是了。那鄉民道：「姑娘不知一應了兵差那班將爺，他可不來顧卹你路上要打要罵，一到了那邊一個錢也不給，就趕你回來，車輪拆了牲口，累坏他都不管。所以我們奔逃呢。」紅俠道：「那裏來的大兵？那鄉民道：「從常德來的。上年明兵入寇，明將劉文秀、馮雙禮分撲岳州、武昌，聲勢十分浩大，朝廷連接警報，立拜都統陳泰爲甯南靖寇大將軍，統兵南下。現在是大將軍得勝回朝呢。」紅俠暗忖：「這陳泰就是前爲江南巡撫，劫取董小宛進京的那廝。最是狡滑，我倒要瞧瞧他。」想畢，兩腿一緊，那驢跑開四蹄，拍踢拍踢一路望北，霎時就到了雙廟驛。打尖等候，候到旁晚，得勝軍前鋒到了，頓時驛上就騷亂起來。見鷄抓鷄，見人打人，唬得驛上人民躲避不及。紅俠聞聲出視，見那班兵都是滿洲騷達子，兵倒不多。

倒是擄掠來的男女搶劫來的財寶聯車疊軌的不少。霎時中軍大隊到了箱籠物件更是不計其數。暗忖大將軍原來是這個樣子。擄掠一飽滿載而歸。怪道滿洲人從沒有貧戶。霎時旌旗戈戩簇擁着一乘八轎。緩緩而來。轎前戈什哈帶刀護衛。很是森嚴。威重。轎中坐的諒來就是那個大將軍了。紅俠回房暗忖。他們走的是皇華驛。此去便是楊店驛。小河溪驛。廣水驛。觀音店驛。信陽驛。確山驛。郟城驛。郭店驛。廣武驛。新中驛。從湖北到河南。湖南到直隸。定然不誤。這麼重載。斷不能夠兼程並進。二千六百里路。至少總要走半個多月。我不如黑夜飛行去。知照衛仲虎。叫他多派幾個夥計。候在半路。落得發他一注橫財。主意已定。喚進店小二。分付道。我這一頭黑驢。你給我好好的。上料。休餓壞了。我要到一近處人家去去。就來這一間房。你包給了我。別與我借掉。現在預付你五兩銀子。作爲房金。草料之費。店小二接了銀子。連聲應是。並道。姑娘放心。落了店。不論你多少金銀財寶。都是我們店家的干係。姑娘放心。是了。紅俠道。只要別餓壞我這頭牲口。別的就沒有什麼了。這夜人靜之後。紅俠挾劍飛行。徑投居庸。

關來何消片刻早已行到衛仲虎家是本來認識的收劍下降宛如秋來葉落聲息全無衛仲虎正與金猴子鄭天海談論什麼忽見窗櫺微動一個人突然飛入道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屋中三人一齊抬頭鄭天海快活得直跳起來道紅俠來了衛金兩人也都起來歡笑相迎天海笑道真是天外飛來的佳客衛仲虎問紅俠從那裏來紅俠道我是財神菩薩特送一注橫財來給你們你們可歡喜衛仲虎道那裏來的橫財請先說明了再斟酌罷紅俠笑道現在世界竟也有不愛財的人奇怪極了鄭天海問此話從何而講紅俠道我說送一注橫財來衛二爺偏要問明來路纔斟酌那不是不愛財的人麼其實我送來雖然不能說是禮門義路究竟也總是取不傷廉很可不必尋根究底衛仲虎道那是紅俠多心是不過白問一句罷了何嘗有這麼的深心當下衛仲虎忙叫家人舀上一盆臉水請紅俠洗臉俠義人原不講什麼嫌疑小節就當了大眾洗臉掠鬢一面自語道今兒恰遇着刮風沙蒙了一臉的泥沙洗得這一盆水宛如黃河濁流洗畢臉家人泡上茶衛仲虎問紅俠是跨驢來的紅俠道我的驢在湖北呢隨

把自己南下訪辟疆不意辟疆已經作故遂跨驢漫遊到武昌相近遇見逃難人民知道陳泰得勝回朝一時高興往雙廟驛打先等候因見該軍行囊充足特地飛行來此的話說了一遍衛仲虎道好極了咱們這幾天正在打飢荒呢有這麼的大水接濟可就不妨了鄭天海道好果然好但是這廝得勝回朝兵必然不少并且都是久歷沙場的百戰英雄咱們預備多少人呢衛仲虎道自然少了不行無論如何總要湊他個五百七百人數說到這裏笑問紅俠道姑娘看是如何紅俠道扣算日子已很緊促那裏容得你這麼舒舒徐徐點兵派將衛仲虎道照姑娘意思該如何辦理紅俠道你預備那裏動手在河南境還是在直隸境先定下了動手的地方預定下日子纔發令召人叫他們儘某日之內在某處地方取齊不得有誤人家接到令也有個日期也有個投奔處所你若冒冒昧昧叫他們到了這裏再由你下令出發幾個遷延幾個轉灣不就坐悞時機麼衛仲虎道見識精細周到咱們此回近了不好太遠也不行就定在恆山驛勤手罷隨道金猴子還是你辛苦一躺罷你去知照衆家英雄各路好漢說我的話叫

他們儘十日之內都到正定縣恆山驛取齊金猴子答應一聲唰躡身上屋如飛的去。了。隨。向。鄭。天。海。道。大。莊。主。明。日。也。須。動。身。請。你。先。到。恆。山。借。店。住。下。預。備。招。接。各。路。來。的。英。雄。鄭。天。海。站。起。應。了。一。聲。是。隨。道。我。明。兒。絕。早。就。動。身。是。了。紅。俠。道。人。是。召。集。了。但是。你。如。何。動。手。可。曾。計。議。定。當。衛。仲。虎。道。倒。不。曾。計。及。該。如。何。辦。理。呢。紅。俠。道。陳。泰。這。廝。雖。不。濟。事。究。竟。提。兵。統。將。在。千。軍。萬。馬。中。殺。入。殺。出。通。祇。五。七。百。人。要。跟。他。動。蠻。如。何。能。夠。現。在。祇。有。智。取。的。一。法。衛。仲。虎。道。智。取。如。何。着。手。呢。紅。俠。想。了。一。想。隨。道。你。依。我。計。畫。包。可。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衛。仲。虎。大。喜。虛。心。請。教。紅。俠。道。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衛。仲。虎。喜。極。道。端。的。好。計。姑。娘。真。是。天。人。紅。俠。道。正。經。事。情。已。經。談。妥。我。要。去。了。衛。仲。虎。道。鄭。二。小。姐。很。惦。姑。娘。呢。既。來。了。這。裏。何。不。見。見。他。去。紅。俠。道。鄭。莊。主。家。眷。也。搬。了。這。兒。來。了。衛。仲。虎。道。搬。來。纔。祇。月。餘。呢。紅。俠。站。起。身。道。我。就。瞧。瞧。他。去。鄭。天。海。道。我。來。引。導。當。下。引。了。紅。俠。入。內。室。鄭。二。小。姐。一。見。紅。俠。快。活。異。常。攜。了。他。手。坐。下。問。問。這。樣。談。談。那。樣。說。不。盡。的。親。熱。紅。俠。在。居。庸。關。直。到。次。日。晚。上。纔。挾。劍。飛。行。回。到。

雙廟驛來就空中來去。駭人聽聞將抵驛上收劍下降步行到客店叩門入內。店小二一見紅俠就是一楞道：「姑娘回來了。」紅俠見他神色有異不覺注目打量。直上直下。瞧一個不已。店小二引紅俠進來。將到店堂高喊一聲：「掌櫃的。」東廂房姑娘回來了。掌櫃的聽了頓時捏了一把汗。倉倉皇皇的問道：「回來了麼？」紅俠心下奇詫。纔待詢問。忽見兩人走到自己面前。雙膝跪到。只喊：「姑娘救命。」欲知觀者何人所求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嶽嶽恆山何來响馬 森森柏樹劫去銀車

却說紅俠突見兩人跪在面前。連呼：「姑娘救命。」仔細一瞧。一個是掌櫃的一個就是店小二。忙問你們兩人做什麼。店小二道：「總要姑娘應允了救我們。」我們纔敢說實話。紅俠道：「我就允下你們。」是了。快說罷。掌櫃道：「實不相瞞。姑娘的寶騎已被官兵掠了去。我們保護不力。實難辭咎。紅俠聽了。毫不在意。淡然道：「我當是什麼。原來就爲我那頭驢掠了去。就算了。也值唬得這個樣子。」店小二道：「姑娘這麼寬宏大量。真是世上無雙人。」

問。少。有。小。人。初。意。姑。娘。定。然。大。怒。定。要。小。人。賠。償。呢。紅。俠。道。賠。償。呢。不。消。官。兵。如。何。掠。去。你。可。細。細。告。知。我。掌。櫃。的。道。大。將。軍。的。戈。什。哈。到。我。們。這。裏。來。問。坐。不。知。怎。麼。竟。被。他。一。眼。瞧。了。那。頭。黑。驢。連。聲。喝。彩。強。要。牽。去。我。和。店。小。二。兩。個。跟。他。爭。論。那。厮。喝。令。小。兵。把。我。們。紮。成。餛。飩。樣。子。吊。在。院。子。中。受。凍。他。却。依。然。牽。取。牲。口。而。去。店。中。人。候。那。班。強。盜。官。兵。去。遠。了。纔。敢。放。我。們。下。來。紅。俠。道。這。麼。說。來。你。也。是。沒。法。奈。何。力。所。不。能。及。我。也。不。能。怪。你。起。來。起。來。官。兵。掠。我。的。牲。口。我。自。有。本。領。向。官。兵。要。去。似。你。們。這。種。沒。中。用。人。我。也。不。犯。着。難。爲。你。們。兩。人。聽。了。一。塊。石。頭。落。地。別。仆。別。仆。磕。了。幾。個。頭。就。爬。起。來。了。紅。俠。並。不。理。睬。店。小。二。打。水。泡。茶。殷。勤。伺。候。紅。俠。問。官。兵。甚。麼。時。候。開。拔。的。店。小。二。回。令。兒。已。初。纔。出。鎮。此。刻。未。必。趕。的。到。小。河。溪。怕。還。在。楊。店。呢。紅。俠。聽。了。無。語。這。夜。三。更。時。分。紅。俠。悄。悄。出。了。客。店。挾。劍。飛。行。眨。眼。已。到。了。楊。店。果。然。人。馬。喧。嚷。燈。火。明。亮。大。隊。官。兵。都。駐。在。那。裏。紅。俠。收。劍。下。降。四。面。找。尋。千。軍。萬。馬。中。尋。一。頭。黑。驢。宛。如。大。海。撈。針。毫。無。跡。兆。紅。俠。找。得。焦。急。起。來。忽。聞。左。營。中。一。陣。驢。鳴。聲。親。切。辨。得。就。是。

自己那一頭黑驢騰身過去。一瞧月光之下，見果然就是那頭純黑色健驢。那驢一見了舊主子，兩個後蹄就蹶起來，大有脫韁而出之勢。紅俠走近身，那驢仰首長鳴，大有似乎訴苦。紅俠解下他的韁，悄悄牽出營門，幸喜那班將士都蠢如鹿豕，呼呼的睡着，沒有覺着出了營門。跨上驢背，飛一般奔回雙廟驛六十里的路，一個更次就到了。敲門進內，掌櫃的見了十分驚異，紅俠入房休息。次日算清房金，跨驢動身，取道望恆山進發。俠女身輕健，驢步駿，千幾百里路，兩日工夫就到了。但見山峯重疊，氣象雄奇，果然北嶽之尊，不同凡峯。常嶺當下到了恆山驛，落了店，一打聽，知道鄭海天還沒有到。直到次日，向午車聲轆轤，店小二接進一個客來。一聽隔院談吐，就知鄭天海已到。紅俠掀簾而出，鄭天海一眼望見，卽道：「姑娘也在這裏？」幾時來的。紅俠道：「你比我先走，倒遲到。」鄭天海道：「我還是晝夜兼程趕來的，究竟那裏能夠跟蹤。」姑娘說着，店小二又接入兩個客來。天海一見忙迎着，出去原來西北路英雄，接到衛二爺令趕來的。從此之後，西北東北兩路英雄豪傑，陸續每日總有三五起來，都是鄭天海一個兒招。

接客店裏住不下分住了四五處庵觀到第九日衛仲虎金猴子也到了這日到的人最多衛仲虎就派金猴子飛奔前途探聽消息一面就點兵派將暗暗布置分做三隊出發趕赴前站等候次日又到百餘人人數大致已齊作爲第四隊就在左近等候紅俠見衛仲虎調度得井井有條知道必無錯誤心下倒也欣然且暫按下却說甯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統着得勝兵奏凱而回一路上威威武武喝喝呼呼那班將士也都凸肚挺胸一個個眼高於頂目下無人舉止隨心行動逞意更有什麼顧忌并且沿途官迎官送車去舟來更把他驕縱得不成個樣子這日前鋒行抵槐水驛當差的夫子苦求放還跪地不起都道我們都是湖北跟來的當日將爺允許我們一入河南界就放還現在河南已將走盡眼見就要進直隸界了天氣這麼的冷寒風刺骨衣服都沒有帶再走幾天都要凍斃了呢萬望開恩放還將爺們積下這大陰功定然公候萬代那前鋒主將原是個參領姓佟名叫佟二儂子人還仁慈當下聽了衆夫子叫苦點了點頭道你們講的也是實情怪可憐兒候找着了夫子就放你們回去衆夫子叩頭稱謝

修參領下令抓人。衆兵士答應一聲，四出找去，不過半日工夫，三五十個一起，二三十個一起，竟找到了二百來名夫子，并車輛牲口，并且那一起新夫子，都各歡歡喜喜，高興異常，把前鋒營各種財物行李，盡都搬運上車，裝得很是結實，兵士們見了，無不歡喜。那班舊夫子卸去了東西，驅着空車，也就歡歡喜喜去了。前鋒營換好夫子，大將軍大隊也到大將軍陳泰聽說前鋒營夫子換得很是得力也，下令找夫子，霎時之間，也找到了四百多名精壯夫子，并車輛牲口，精壯夫子究竟出力，都歡歡喜喜的，運物裝車，裝得都很結實，往時裝三車的，現在都并做了兩車，因此軍士們輕了不少的負擔，快活異常，過了一宿，卽行出發，過鄆城驛，不過打一個尖，直到關城驛，住宿。次日清晨，出發行得十餘里，恆山已經在望，又走了一二十里，離得更近了，天纔晌午，忽見一帶大樹林擋住去路，都是合抱參天的大烏柏樹，烏沉沉遮成一片，連恆山山脚都遮住，了北風起處，震得樹枝搖動不住的，呼呼作响，佟前鋒跨在馬上，正在顧盼，自得忽見樹林中射出一枝响箭，箭過去，樹林中跑出八九十個梢長大漢，來都亮着兵器，跨

着劣馬大呼省事的。留下行李，再走。佟前鋒大怒，連呼：「取我的大刀來！」一面喝令衆兵丁殺上去。衆兵丁答應一聲，一齊搖旗喊吶，頓時喊聲震天。佟前鋒取到大刀，拍馬前進，把刀舞得雪花一般。三個強人接住廝殺，走馬燈似的圍住了戰。大將軍大隊恰也趕到，聽說前面有強人親自督兵前來，救應強盜。一見大將軍旗號，棄下佟前鋒，撥馬便走。大將軍陳泰督兵追趕，趕了一陣，纔待收隊。強人又回馬殺來，官兵接住再戰。戰未十合，又棄下逃走，再追上去。又回來接戰，話休絮煩。再追再戰，再戰再追。如此追追戰戰，約有半日工夫，纔把強人驅散。鳴號收隊，緩緩回向樹林來。那裏知道回到樹林，一瞧只叫得連珠的苦。看官你道爲何原來？數百輛裝載行李的車兒，影跡全無。都不知到了那裏去。連那幾個押車軍弁都失了踪。陳泰知道不妙，叫衆人四面搜尋。衆兵丁搜到林子裏，聽得樹上啾啾作響，抬頭一瞧，見樹頭網着不少的人。仔細時，瞧都是本營的押車軍弁，急忙爬上樹去一個個解放下來。口中都塞着衣襟，各自挖出了纜，能夠開口說話，引到大將軍馬前。衆口同聲的回道：「大軍追趕強人相離既遠之後，夫

子隊中忽起一聲呼嘯衆夫子一齊動手我們猝不及防都被他抓住了問他們做什麼那夫子一言不發只把我們網霎時之間全都網倒強叫我們張口亮着雪一般的刀不由你不從一張了口一塊衣襟塞進來寒畢隨把我們吊在樹頭却就驅着車輛去了陳泰跌足道哎呀我中了賊人計也那夫子與強人是一塊兒的林中秋放响箭引我們追捕跟我們浪戰都是猾賊吊虎離山之計不合粗心輕敵中了賊人的計修先鋒道咱們辛辛苦苦弄來的財寶倒都替賊人白忙了一場現在大將軍可趕速行文地方官限他們即日拏獲強人務要人贓並獲陳泰嘆道這也是咱們的晦氣不必談了統着這麼大軍還遇着盜劫軍威何在責成地方官拿捕正是自出其醜如何使得修先鋒道只是辛苦搜刮得這百餘車財物倒叫強人去享用這一口氣如何能消陳泰聽了長嘆一聲並無別語住了一日就此無精打彩的起行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大將軍遭劫之後已經悶悶不樂不到兩天又因食傷病起來路上就擱住了延了兩個醫生來也是命合當盡延來醫生見是大將軍不敢用消導劑寫了一劑大補

藥服下藥去病勢自然有增無減更換了幾個醫生都說原氣將脫都是用補劑的偏偏陳泰最是喜補惡攻服補藥死而無怨醫家樂得迎合意旨不過八九日工夫竟然活活塞死大軍盤桓回京這都是後話却說紅俠見衛仲虎依計而行滿載而歸心下很是欣然因惦着黑俠要緊回白蓮庵結伴同上峨嵋山赴劍道人之約不到居庸關去了當下跨驢北行鬢影鞭絲只一日工夫已到白蓮庵外下驢叩門佛婆開出門來一見紅俠笑道小姐回來了我們大師昨兒還念起說扣算日子在這幾天裏小姐總該回來一邊說一邊接了韁把黑驢牽進了庵紅俠道你們大師總在家裏佛婆道大師昨兒晚上跨鷹出遊直到此刻還未回來紅俠道到那裏去可知道佛婆道不曾說過想來總不近呢如故就在左近斷不爲跨鷹的紅俠點頭道這東西每日總要走到一二千路說着時已進了佛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五臺山鷲鷹戀故主

皇華驛章帝葬山林

話說紅俠走入佛堂佛婆舀上臉水紅俠洗過臉問這幾日有人來過沒有佛婆回說

沒有紅俠起身出外親自給黑驢上料上料已畢纔待進來忽聞空中颯颯作響黑雲似的一件東西撲下地來天井中突現一人開言道誰的誰口污了我清淨地也紅俠大喜急忙迎上來者不是別個正是劍俠黑衣女僧紅俠道大師纔回麼黑俠道纔回來紅妹妹來了幾時了紅俠道我也到不多時纔給牲口上了料黑俠道我去鎖了那代步再跟你長淡罷說着把鷹而入一時出來叫佛婆舀水洗臉隨道咱們禪堂裏坐罷兩俠到禪堂坐定紅俠先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居庸關如何定計恆山驛如何行劫說得很是高興黑俠道你倒好玩我此番出遊到過一騎五臺山遇見一個很奇怪的和尙我那代步幾乎不得回來呢紅俠道和尙不過是個和尙是了如何奇怪呢黑俠道我問你你道順治帝果然死過了麼紅俠道大師問得此語敢是還沒有死但是既然沒有死怎麼又頒布起哀詔來黑俠道我也如此疑心但是這件事情很奇怪原來黑俠駕鷹出遊恁着鷹的性兒奮翮翔不去脚勒不知不覺已到了五臺山但見山巒起伏樹木陰森梵宇琳宮佔盡了山中形勝黑俠跨在鷹背上俯首觀覽宛如展

覽。圖。畫。眼。底。煙。雲。頃。刻。卷。舒。過。去。居。高。臨。下。不。啻。登。仙。正。在。逍。遙。自。在。不。提。防。那。頭。海。東。青。大。鷹。側。着。身。子。奮。翻。下。撲。一。落。千。丈。再。也。駕。馭。不。住。幾。乎。不。曾。把。黑。俠。顛。下。地。來。黑。俠。抓。住。他。的。翅。死。不。放。手。忽。聞。有。人。道。我。的。海。東。青。在。這。裏。了。黑。俠。此。時。身。已。及。地。一。騰。身。把。兩。隻。脚。根。站。住。了。一。手。抓。住。鷹。纔。回。頭。瞧。那。發。話。的。人。見。是。一。個。和。尙。廣。穎。隆。準。河。日。海。口。相。貌。很。是。不。凡。却。十。分。面。善。好。似。在。那。裏。見。過。似。的。只。是。再。也。想。不。起。來。只。聽。那。和。尙。道。倒。是。畜。有。人。性。還。認。得。舊。主。哩。那。海。東。青。聽。了。便。似。解。人。話。似。的。高。舉。兩。翅。不。住。的。飛。舞。傍。着。那。和。尙。大。有。故。舊。相。逢。戀。戀。不。捨。之。意。黑。俠。道。出。家。人。慈。悲。爲。本。人。家。從。空。中。顛。了。下。來。大。師。既。然。瞧。見。理。宜。援。救。纔。是。現。在。非。但。不。救。倒。逗。我。的。鷹。飛。舞。起。來。這。是。什。麼。緣。故。那。和。尙。聽。了。並。無。一。語。答。辨。舉。起。明。星。似。的。兩。個。眼。珠。子。放。出。兩。道。如。電。的。眼。光。注。定。了。黑。俠。直。上。直。下。不。住。的。打。量。黑。俠。雖。是。衷。心。坦。白。對。了。這。種。神。光。也。未。免。不。寒。而。慄。那。和。尙。注。視。了。半。日。纔。道。你。的。鷹。從。那。裏。來。的。你。那。鷹。的。來。路。是。否。可。以。明。白。告。人。黑。俠。道。我。人。呢。是。個。女。身。作。事。光。明。磊。落。沒。一。件。不。可。對。人。

言這一頭鷹是在路上獵得的現在已經訓練成就做了代步那和尚嘆了一口氣道大好山河猶且丟掉何況這一頭鷹不過睹了他這戀戀舊恩使我泥絮禪心不無少有微感心淵性海重起波瀾罷了說畢又嘆了一聲黑俠見了和尚這種神情意態不禁心下大悟過來問道大師莫非就是順治皇上那和尚聽了默無一語黑俠調了鷹纔待起行忽又來一瘦和尚一見海東青就道回佛爺咱們的鷹在這裏了黑俠問他天下同樣的東西很多怎麼知道就是你們的呢瘦和尚道我們的鷹名叫海東青原是兩頭一對兒被強盜傷掉了一頭這一頭是雌鷹如何會認錯黑俠道既是你們的鷹如何會在我處瘦和尚道這個我那裏知道我不過認得此鷹是我家之物你只要瞧他見了我們佛爺就這麼戀戀不捨那不是老大的證據麼黑俠道此鷹的來路我知道他是清宮之物你們這麼說難道你們也是清宮的人麼瘦和尚還要言時那佛爺喚道榮兒過來瘦和尚一聽得佛爺聲喚宛如奉着九重聖旨諾諾連聲的過去伺候那佛爺道我平日教訓的話都忘掉了麼出家人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現在你倒有

那。麼。大。功。夫。跟。人。家。鬪。口。舌。爭。意。氣。那。裏。象。是。出。家。人。模。樣。瘦。和。尚。連。應。幾。個。是。那。佛。爺。又。道。凡。物。聚。散。都。有。一。定。的。定。數。一。定。的。緣。分。譬。如。此。鷹。先。是。咱。們。的。現。在。到。了。人。家。手。裏。那。必。是。定。數。已。到。緣。分。已。完。何。必。跟。人。家。爭。論。瘦。和。尚。又。應。了。兩。個。是。那。佛。爺。道。可。不。准。多。開。口。瘦。和。尚。又。應。是。是。黑。俠。見。他。們。這。個。樣。子。倒。也。未。便。多。說。什。麼。把。海。東。青。調。弄。了。一。回。一。縱。手。那。鷹。衝。天。而。起。黑。俠。隨。即。騰。身。空。際。跨。上。鷹。背。盤。旋。了。兩。個。圈。子。一。掠。就。過。去。了。下。面。瘦。和。尚。見。了。合。掌。道。阿。彌。陀。佛。原。來。是。個。飛。賊。急。忙。報。知。佛。爺。看。官。記。清。這。瘦。和。尚。就。是。太。監。孟。榮。佛。爺。就。是。順。治。皇。帝。却。說。黑。俠。徑。投。京。城。到。清。宮。刺。探。此。時。皇。太。后。已。尊。為。太。皇。太。后。仍。在。慈。甯。宮。居。住。慈。甯。宮。已。改。稱。為。壽。甯。宮。當。下。黑。俠。到。了。壽。甯。宮。直。入。寢。宮。見。太。皇。太。后。一。個。兒。默。坐。垂。淚。宮。人。左。右。侍。立。也。不。敢。解。勸。忽。報。萬。歲。爺。爺。進。來。太。皇。太。后。纔。住。了。淚。隨。見。康。熙。帝。短。褂。長。袍。靴。聲。橐。橐。的。進。來。見。了。太。皇。太。后。急。步。趨。前。請。安。太。皇。太。后。一。把。拖。住。摟。在。懷。中。問。道。你。做。了。人。主。了。要。什。麼。呢。康。熙。帝。回。奏。孫。兒。上。託。太。皇。太。后。洪。福。不。過。願。天。下。平。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

之福罷了。太皇太后聽了慈容上頓時現出愉悅之色，笑向左右道：「這個孩子的福澤勝過他老子多多了。」又道：「只可憐他的老子做了十八年主子，勞勞碌碌，不曾統一得一日，竟丟下宗廟社稷，人民去了，想着了就要叫人痛死，說着又流下淚來。」康熙帝兩手勾着太皇太后脖子，道：「太皇太后別悲傷，孫兒長大了，定然出京訪父皇，下落好歹總要把父皇訪着，上慰太皇太后的心。」太皇太后聽了，又爲之破涕一笑。黑俠在外面瞧得明白，又到別處宮院探了一回，知道都忙着梓宮卜葬的事，誰應從，誰應守宮，忙一個不了。跨鷹出宮，但見涼月中天，浸人如水，朔風到處瑟瑟，有聲。黑俠貪看夜景，縱鷹所之，直到天明，下降在破寺中，暫時耽擱。日間未便跨鷹遊行，到夕陽西下，纔敢出遊。探了半夜，也探不出什麼新奇消息，纔駕鷹而回。當下就把五臺山遇見異僧清宮中聞着異語的事，細細說了一遍。紅俠道：「這麼看來，順治也是沒有死，但是他這麼享福，還有甚不足要出家呢？」黑俠道：「各人有各的懷感，如何能夠預料？」佛婆進來問：「可要預備晚齋？」紅俠道：「我們都餓着呢，於是搬進齋飯，兩人喫了一宿無話。」次日佛婆進

來報稱今兒梓宮發引皇上家大出喪熱鬧的很大師可要外邊逛逛去黑俠問紅俠可有興緻紅俠道大師高興時我就陪你去逛一會子黑俠叫快快預備早齋我們喫了齋就要出去佛婆應着出去一時端正進早齋兩人喫畢隨即起行紅俠並不騎驢黑俠也不跨鷹一紅一黑就此聯袂偕行知道梓宮大道走的是東直門兩俠就到東直門外等候瞧熱鬧的人已經不少候了好久聽得旁人嘩說來了來了隨見幾對白象慢慢的走來接着就是駝馬隨見亭幔轎仗接二連三絡繹不絕一隊了都過去了旌旛旗蓋連騎走一里多長駕衣民夫蜂簇而下望去如火如荼但聽得車聲隆隆然馬聲逡逡然電驟風馳咫尺不相辨語忽又傳呼警蹕知道梓宮來了只見工部官前行鑾儀官騎着馬手持曲柄黃涼傘緩緩前導十多名太監颺散紙錢一路飛揚飄蕩而過接着馬隊一百多騎前後擁衛着梓宮梓宮行過就是皇太后的肩輿康熙帝的肩輿皇太妃是坐黃車皇貴妃以下都坐的是黑車文武百官車騎接接連連約有十多里長白漫漫銀山似的自西而東走了一鎮日纔完黑俠道只要瞧兩宮送喪並不

分哀痛就可證明車駕並未昇遐呢此時瞧熱鬧的人都散去了兩俠也就回到白蓮庵那裏知道纔進庵門就見一個短小精悍金睛火眼猴子一般的人從佛堂中直躍出來聲諾道紅黑兩俠回來了唱了一個肥諾紅俠定睛一瞧認得就是鎮三關衛衝虎手下的夥計金猴子忙問金猴子幾時到的金猴子道纔到呢我聽說兩位都不在家正要外邊去找恰巧回來了紅俠問衛二爺在家可好你到此有何事故金猴子道正爲衛二爺的事二爺大有性命之虞合家子都急的了不得鄭大莊主獻計叫我來找姑娘求一條生路我纔趕來的紅俠道衛二爺如何有性命之虞怎麼一回事你且說明白了我好裁度可行可止金猴子道自從那日恆山回來爲得了大彩衛二爺高興非凡辦了幾十席酒大宴夥友衆弟兄談談說說喝了一鎮日的酒不意席散之後衛二爺就這夜裏起了一病初時還不在意掙扎着料理各事後來一日重似一日現在郎中都回絕了合家子慌得沒主意鄭大莊主叫我來求姑娘二爺這條命姑娘肯出手援救還有一線生機可望紅俠道奇了我又不是郎中不會治病求我做什麼他

病的。這。麼。重。很。該。找。一。位。名。醫。結。他。診。治。鄭。天。海。也。背。時。了。舉。薦。起。我。來。金。猴。子。道。大。莊。主。說。眼。下。的。郎。中。都。是。庸。醫。唬。得。人。家。病。都。不。敢。害。害。了。病。不。請。他。診。好。歹。還。是。得。半。之。道。請。他。診。治。輕。病。就。要。變。重。重。病。就。要。變。死。那。裏。還。敢。請。叫。我。來。求。姑。娘。是。要。姑。娘。轉。請。一。位。名。醫。呢。欲。知。說。出。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猴子千里訪良醫

傅青主長途課賢子

話。說。金。猴。子。爲。了。衛。仲。虎。害。病。聽。了。鄭。天。海。的。話。趕。來。白。蓮。庵。向。紅。俠。求。醫。紅。俠。問。他。要。我。代。延。誰。呢。金。猴。子。道。鄭。大。莊。主。說。姑。娘。的。師。傅。劍。道。人。醫。學。極。精。我。們。二。爺。的。病。除。是。他。來。或。者。還。有。個。指。望。劍。道。人。究。竟。不。是。尋。常。郎。中。可。以。隨。便。延。請。所。以。叫。我。來。求。姑。娘。姑。娘。俠。骨。俠。心。如。果。可。憐。我。們。二。爺。病。得。利。害。肯。跋。涉。一。躺。那。位。劍。道。人。總。未。必。好。意。思。不。來。那。麼。二。爺。一。家。子。都。感。姑。娘。大。德。不。消。說。得。就。是。我。們。一。班。做。夥。計。的。誰。不。感。念。姑。娘。呢。紅。俠。聽。了。向。黑。俠。道。大。師。可。聽。見。了。這。不。是。個。難。題。麼。叫。我。如。何。如。辨。得。到。黑。俠。道。果。然。師。傅。的。醫。只。許。他。自。己。去。找。尋。病。家。不。許。病。家。來。找。尋。他。這。幾。年。

來從不曾見有人來請他過。就是有他也從不曾允過人家。他老人家的醫是可遇不可求的。金猴子聽了大失所望。隨道：「姑娘這便怎麼處？可否求姑娘於無可設法之中，勉強設一法救好我們？」二爺紅俠道：「師傅是萬萬請不到的。既然衛仲虎病在危乎，我就來一個名醫與他。」金猴子喜問：「是誰？」紅俠道：「就在太原城外穴居野處的朱衣道人。傅青主黑俠道薦的果然不錯。此公醫術不在我師之下。」金猴子道：「傅青主果然是當今豪傑，不知他此刻在山西不在？」黑俠道：「大致在山西，麼你找去是了。」我聽得他自從遭難之後，索性匿身土穴，深居不出。金猴子應諾向兩俠告別，立刻動身望山西進發。爲了仲虎病勢沉重，腳不停踪，晝夜兼程的趕，不則一日早來到山西城外，知道傅青主是個避世高人，須要潛心暗訪。訪來訪去，好不容易訪着了。到土穴一問，偏偏傅青主不在家。出外弔喪去了。原來傅青主自經李向荅救出之後，深自咤恨，常言不若速死爲安。有人訪他學問，他就搖頭道：「老夫是學莊列的仁義禮樂，即使勉強說來也屬不工。偏偏人家強把宋儒之學相問，他被逼得沒法，只得道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現在。」

因遺民平定張濟酒色傷身而死傅青主特往弔喪撫屍大哭道尙今世界上醇酒婦人以求必死的能有幾人嗚呼張生你的死不是與沙場之痛一般無二麼弔罷回家來到土穴金猴子已經直迎上來連呼傅先生纔回來麼我已恭候多時了傅青主站住身兩個眼珠子注定了金猴子直上直下的打諒金猴子急忙上前說明來意傅青主道鎮三關衛仲虎是個北方好男兒既是他病着要我去診得不能顧風霜跋涉只得走一回了金猴子見傅青主答應了萬分之喜當下跟傅青主入了地穴只見那間書房中滿間都是字紙有書有畫有篆隸有行草不禁道先生倒還這麼用功寫得這許多字傅青主知道他是外行一笑答之不與深辨金猴子道衛二爺的病勢很是不輕這裏到居庸關路又不少先生既然應允了未知明日能否動身傅青主道既然答應了有甚能不能你去講定長行車輛咱們准明日上路是了金猴子大喜隨去僱了一輛騾車講明來回的過了一宿這日清晨傅青主的兒子傅眉絕蚤起身早把老子的被褥藥囊都收拾了自己的書籍也早收拾好一時騾車來了騾夫就把行李藥囊

書籍都搬上了車。傅青主父子陪金猴子喫過早飯。就此上車起行。金猴子讓青主坐了車箱。自己與傅眉跨在車沿上。得得而行。行了一鎮日。打尖過宿。不意傅青主這老頭兒脾氣真古怪。一到了客店。忙忙的要水。要酒。要菜。要飯。喫喝完畢。就叫他的兒子。傅眉。燈下念書。經史騷選。都是隨身帶的。書聲琅琅。直念到更深。半夜纔許睡覺。次日起行之前。必須背誦成熟。纔許走路。倘然稍有生澀。就要戒責。手心夜夜如此。朝朝這樣。金猴子見了。很是奇詫。走這麼的長途。苦了這位傅眉。除衝風冒寒。戴月披星之外。一路念書背書。走了千幾百里的路。就念了十多卷的書。好容易這日行到居庸關。驛車直到衛宅大門。停住。金猴子跳下車。先到裏面通報。踏進儀門。恰與鄭天海撞個正着。劈頭就問二爺怎麼樣了。鄭天海道。病勢有增無減。我瞧怕難起呢。金猴子道。請得一個好郎中。在此是太原傅青主。是紅俠。黑俠。舉薦的。現在外面。鄭天海聽說忙道。我去接待他。進來說着。急忙迎出去了。此時衛宅中因仲虎病勢沉重。特留兩位名醫。在家輪流看脈。會議方案。金猴子進房報信。見兩位名醫正在與衛仲虎看脈。仲虎病

雖沉重人極清醒金猴子走到床前問二爺這幾日可好點子仲虎懶怠說話只把頭搖搖似乎回答不過如此的意思金猴子道我替二爺請得傅青主先生在此是紅俠黑俠介紹的衛仲虎點點頭歇了半日纔說出一語道兩位俠客介紹得想來總會錯金猴子道現在鄭大莊主在接待呢就請大莊主陪進來罷衛仲虎點點頭金猴子出來家人回客人在西花廳金猴子走入西花廳見鄭天海正與傅青主攀談傅眉却兩手雙垂的站在旁邊金猴子回已經回過二爺說有病不能陪客請大莊主代陪先生罷鄭天海點點頭隨道先生風塵勞頓用過便點再診脈罷傅青主道也好鄭天海隨命預備點心一時搬出滷汁鴨麵傅青主一碗傅眉一碗鄭天海與金猴子也各一碗天海取筷在手連說請請傅青主只是不舉筷天海道先生敢是不喜麵食麼咱們北人就只是食麵傅青主道麵倒也可食我們山西也是食麵的鄭天海道鴨子麵敢是先生不食鴨子的傅青主道鷄鴨都很適口如何不食鄭天海恍然大悟道是先生是喝酒的忘了備得酒隨命取兩壺燒酒來一時喫畢傅青主洗過臉卽道我們就

去。瞧。瞧。如。何。鄭。天。海。道。費。心。費。心。於。是。鄭。天。海。打。頭。引。導。傅。眉。隨。侍。在。後。金。猴。子。陪。了。傅。青。主。四。個。人。同。步。入。內。轉。了。兩。個。灣。已。到。衛。仲。虎。房。間。家。人。掀。起。軟。簾。傅。青。主。跨。進。房。見。衛。仲。虎。向。外。臥。着。鄭。天。海。走。到。床。前。說。一。聲。先。生。來。了。隨。手。掇。一。凳。子。放。在。床。前。傅。青。主。略。一。招。呼。隨。卽。坐。下。金。猴。子。送。上。兩。卷。書。傅。青。主。接。來。捲。成。一。卷。當。做。脈。枕。向。衛。仲。虎。道。請。伸。一。隻。手。來。看。官。這。一。間。房。是。面。南。座。北。的。向。外。排。床。一。頭。是。倚。着。東。壁。仲。虎。頭。東。足。西。的。睡。着。先。伸。出。左。手。放。在。書。卷。上。傅。青。主。且。不。診。脈。舉。目。瞧。病。人。面。色。只。見。他。面。色。黃。中。帶。滯。微。現。浮。腫。唇。口。淡。紅。兩。目。無。神。喘。息。頻。頻。一。望。而。知。是。個。風。濕。之。證。接。住。他。的。手。按。在。寸。關。尺。三。部。脈。位。上。調。神。息。氣。三。個。指。頭。兒。輕。舉。微。按。細。心。的。診。輕。按。重。按。浮。取。沉。取。候。了。好。一。會。子。診。過。左。手。再。診。右。手。兩。手。診。畢。再。望。舌。苔。只。見。舌。苔。膩。白。愈。到。根。愈。厚。診。畢。問。道。貴。恙。起。的。時。候。先。見。骨。節。痠。疼。次。覺。胸。次。痞。悶。胃。呆。惡。食。口。甜。惡。飲。神。疲。喜。臥。凜。寒。喜。被。對。不。對。仲。虎。聽。了。連。連。點。頭。鄭。天。海。道。先。生。真。高。明。不。啻。洞。見。癥。結。二。爺。初。起。時。光。果。然。是。這。個。樣。子。後。來。延。醫。服。藥。不。知。怎。麼。藥。愈。服。

痞悶愈甚。現在胸前宛如壓了一塊大石氣也短了。喘息也促了。延來名醫都說脫在頃刻。先生瞧這個病究竟妨礙不妨礙。傅青主道想必諸位用的必是補藥。居多。鄭天海道先生真是仙人。汪大夫開手就用人參。後來趙大夫錢大夫何御醫沈官醫沒一個不用人參。不知怎麼總是不相干。傅青主笑道可見衛仲兄這個病都被諸位耽誤了。診得右三部脈濇而見緩。左三部脈濇中見弦。濇乃濕徵。緩係風象。弦乃氣不得升之故。病原是個風濕。倘然初起時候服祛風燥濕藥一二劑何止於此。鄭天海道先生高明佩服之極。隨到外面坐定。天海送上一大疊藥方。傅青主逐一翻閱見無方不用人參。無劑不是補藥。笑道此間醫生診治風濕竟用人參。熟地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說到這裏隨向傅眉道你瞧這種治病的法子奇怪不奇怪。傅眉先應了一個是。隨道兒子看來他們無非誤解了神農本經本經上有除邪氣一語。他們見人參既能補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又能除邪氣以爲萬安萬當所以無方不用呢。傅青主道那就不對了。本經的除邪氣祇有張仲景用得最爲的。當如茯苓四逆湯。吳茱萸湯。附子湯。

烏梅丸用他。主治腸胃中冷。黃連湯。大建中湯。柴胡桂枝湯。九痛丸用他。主治心腹鼓痛。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人參湯用他。主治胸脅逆滿。四逆加人參湯。理中丸用他。主治霍亂。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竹葉石膏湯。大半夏湯。橘皮竹茹湯。半夏瀉心生薑瀉心二湯。薯蕷丸用他。主治調中。白虎加人參湯。小柴胡加人參湯用他。主治消渴。炙甘草湯。通脈四逆湯。溫經湯用他。主治通血脈。旋覆花代赭石湯。鼈甲煎丸用他。主治破堅積。此外如桂枝新加湯。小柴胡湯。小柴胡諸加減湯。侯氏黑散。澤漆湯不一而足。傅眉道仲景有邪氣而用人參。其旨甚微。所以小柴胡湯若外有微熱。卽去人參。又桂枝湯加人參。生薑不曰桂枝加人參。而曰新加。則其故有在矣。可見古人曲體病情。至精至密。知病有分。有合。是邪正并居。自當專於攻散。分是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瞭論中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及外有微熱。二語。執其兩端。病情已無可逃。欲知傳青主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診濕病洞見臟腑 辨人參細入毫芒

話說傅青主聽了傅眉的話。臉上微現笑容。道：「小子讀書有得矣。開始原不用人參。爲了。下。後。虛。甚。邪。微。邪。因。虛。陷。而。纔。用。這。就。是。始。合。而。終。分。本。該。用。人。參。爲。了。外。有。微。熱。而。不。用。這。就。是。尙。合。而。未。分。傅。眉。道：「小。柴。胡。湯。證。何。以。知。爲。邪。與。正。分。邪。正。分。與。不。分。從。那。裏。看。出。傅。青。主。道：「從。外。有。微。熱。一。句。看。出。寒。的。時。候。但。寒。不。熱。的。時。候。但。熱。不。寒。寒。熱。不。明。就。叫。往。來。寒。熱。如。果。外。有。微。熱。那。麼。寒。的。時。候。仍。有。點。子。微。熱。熱。的。時。候。仍。有。點。子。微。寒。這。就。是。表。證。未。罷。邪。氣。還。混。合。不。分。邪。氣。混。合。不。分。如。何。可。用。人。參。傅。眉。應。了。兩。個。是。傅。青。主。講。話。的。當。兒。鄭。天。海。已。把。文。房。四。寶。端。正。好。磨。好。了。墨。聽。候。應。用。傅。青。主。道：「要。緊。講。話。忘。了。幹。正。經。事。隨。提。筆。寫。方。案。霎。時。寫。好。寫。方。的。當。兒。外。面。走。進。兩。人。站。在。案。旁。靜。靜。的。觀。看。只。見。寫。着。

衛仲虎兄 十一月初二日診

濕爲霧露之氣。蒙蔽清陽。升降失其常度。此胸痞短氣之所以來也。兩脈見濡。左兼弦而右兼緩。舌無華彩。神疲懶言。飲食少進。中陽之不振。可知古人治濕未化。

熱多用燥濕已化熱始兼清熱在中上兩焦不用滲利藥從未有浪投蠻補滋膩者服謬藥過多至奄纏至此幸體氣壯實病雖日久決非虛症

薑半夏三錢

炒白朮二錢

炒穀芽三錢

廣陳皮二錢

六陳麩三錢

白雲苓二錢

白蔻仁一錢

石蒼蒲一錢

製厚朴一錢

加桂枝 八分

書方已畢。遞與鄭天海。天海連說費心費心。傅青主道服了此藥。口中如能作渴。胸次不能開爽。爲的是中陽振作。濕邪不攻自化。那站在案旁的兩人。就向傅青主拱手道。這位就是傅青主道兄。久仰了。傅青主抬頭見是一肥一瘦。那瘦的兩鬢蒼蒼。鬚髭已經花白。肥的那一個濃眉大眼。鬚黑如漆。一望而知是個腸肥腦滿之人。隨道二位何來尊姓大名。都沒有請教。那瘦子道兄弟姓胡。賤字菊卿。這位沈墨耕先生。是此間的傷寒大家。我們立方荒謬。承先生痛下鍼砭。十分感激。不過適纔聽得先生與賢郎暢

談傷寒病中不無稍有懷疑之處。不得不掬誠請教。傅青主道有什麼見教。儘管說我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沈墨耕道。先生方纔說有表證不得用人參。小柴胡證外有微熱就是表證。未罷。但是白虎加人參湯證。一則曰。時時惡風。再則曰。背微惡寒。這獨不是表證麼。怎麼又忌人參呢。傅青主道。這也可以分別講的。在小柴胡證上不是有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半倍。那不是表證。不渴渴得就是風寒已化。邪正已分。而况往來寒熱。但惡熱不惡寒。比了發熱惡寒的本是有間。怎麼不說他邪正已分呢。所以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就可見白虎加人參湯之治。重在渴呢。時時惡風。就不是常常惡風了。背微惡寒。就不是徧身惡寒了。常常惡風。徧身惡寒。確是表證。時時惡風。背微惡寒。表邪已經化熱。不過未盡罷了。說他無表證也無不可。沈墨耕道。照先生這麼講解。是熱邪充斥津液。消亡。仲景每遇口渴用慣的是栝蒌根。現在何不就。用栝蒌根生津止渴。爲甚。必定要用。人參呢。傅青主道。靈樞決氣篇上載的是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津。是什麼東西。

呢。津。就。是。水。是。陰。屬。能。夠。外。達。上。通。就。是。陽。了。可。以。叫。他。做。陰。中。之。陽。人。參。這。東。西。不。生。於。原。隰。汗。下。倒。生。在。山。谷。中。是。其。體。陰。偏。偏。生。在。樹。下。又。不。喜。風。日。明。明。是。陰。中。之。陽。爲。他。性。是。入。陰。的。故。能。補。陰。爲。他。是。陰。中。之。陽。所。以。能。入。陰。使。人。陰。中。之。氣。化。爲。津。不。化。爲。火。恐。怕。枯。萎。根。沒。有。這。麼。力。量。麼。沈。墨。耕。道。先。生。見。教。使。人。茅。塞。頓。開。佩。服。的。很。但。是。表。裏。相。混。難。分。莫。過。於。桂。枝。人。參。湯。證。裏。證。寒。熱。難。分。莫。過。於。黃。連。湯。證。這。兩。個。方。中。都。有。人。參。那。是。什。麼。講。解。傅。青。主。道。這。兩。方。都。用。人。參。就。爲。中。氣。不。能。自。立。的。緣。故。中。氣。就。是。脾。氣。五。味。入。胃。都。賴。脾。氣。爲。之。宣。布。溫。涼。寒。熱。各。馴。其。性。酸。苦。辛。鹹。各。得。其。歸。現。在。寒。自。爲。朋。熱。自。結。隊。如。桂。枝。人。參。湯。證。之。外。熱。內。寒。黃。連。湯。證。之。上。熱。下。寒。各。據。一。所。而。不。相。合。如。果。不。是。乾。薑。甘。草。振。作。中。陽。就。繼。以。人。參。之。冲。和。煦。育。何。能。使。他。和。合。呢。就。爲。始。不。相。合。必。致。終。必。相。離。雖。已。有。桂。枝。之。驅。寒。黃。連。之。泄。熱。倘。然。不。得。其。樞。以。應。環。中。仍。必。寒。與。熱。相。攻。正。與。邪。俱。盡。潰。敗。決。裂。不。死。不。已。理。中。丸。下。加。減。法。云。腹。痛。者。加。人。參。現。在。黃。連。湯。證。有。腹。痛。桂。枝。人。參。湯。證。倒。沒。有。就。爲。再。三。下。後。寒。

氣內陷。正如霍亂之寒。多不必辨腹之痛與不痛了。用人參之道。非特表邪不分者。不可用。凡是表證已罷。內外皆熱。虛實難明者。不可尤可在傷寒論中。三陽合病。用白虎湯。證及小柴胡湯。胸中煩而不嘔。兩條可按而知。沈胡兩醫聽到這裏。都不禁齊聲請益。傳毒主道人參。這東西熱盛而虛的可用。實的不可用。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就不是虛證了。所以祇用白虎不用人參。煩是邪聚於上。嘔是邪得泄越。邪聚於上而得泄越。不可說是實邪聚於上。不得泄越。如何好說是虛。所以用小柴胡湯。必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了。要之。凡人參必究病之自表自裏。病自表的。避忌的法子。我已說過。那不由表的。如霍亂之寒。多用理中丸。腹痛更加人參。雖有頭身疼痛。發熱毫無顧忌。如胸痺之心中痞。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也。絕不懼補益。不但如此。仲景的用人參。都有分寸。如白虎加人參湯。小柴胡湯。桂枝人參湯。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吳茱萸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理中丸。竹葉石膏湯。證用有表證而用人參。三兩甚者。加至四兩。半夏覆花代赭石湯。黃連湯。炙甘草湯。附子湯。用人參二兩。柴

胡加龍骨牡蠣湯柴胡桂枝湯一兩半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茯苓四逆湯四逆
加人參湯一兩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及柴胡桂枝湯以小柴胡之半者都不必論其餘
都是虛多於邪用得倒少那是什麼緣故沈墨耕道古人原有少用壅滯多用宣通之
說怕就是這個緣故麼傅青主道那裏會有少用壅滯多用倒會宣通之理邪盛開解
的藥也多人參如果少了定然不足以駕馭這所以用得多呢在補劑中不過欲其與
他物相稱偏重了必然有所壅遏怎麼倒說他是宣通呢卽以宣通而論在傷寒論中
莫過於通脈試觀炙甘草湯治脈結代通脈四逆湯治利止脈不出四逆加人參湯治
脈微皆不尙多其餘可概而知沈墨耕道先生講得非常明白但是我還有一個疑竇
白通湯白通加豬胆汁湯爲甚都不用人參呢傅青主道那就爲下利的緣故下利爲
甚不用人參呢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胆汁湯各證都由陰氣內盛爲下利格
陽於外爲面赤那是因陰逆而陽衰較之中陽自衰者有間所以利止旋卽加參如果
早用人參正恐其入陰化陰中之陽爲津如止小柴胡之渴者豈不是正相反麼胡菊

卿道我還要請教人參既是陰中之陽用於寒邪盛時的當還是用於熱邪盛時的當用於陰虛證的當還是用於陽虛證的當傅青主道都可用得都能的當你瞧仲景書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疼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可見得寒邪熱邪之盛都可用人參了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圓藥溫之宜理中丸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可見得病後陰虛陽虛都可用人參了就爲他的氣冲和而性渾厚能入陰化陽故入寒涼隊中就調中止渴入溫熱隊中就益氣定逆乃偏執一見的有的說肺熱還加傷肺那是心不可用有的說養正邪自會除又是無不可用左右其說的入主出奴使人無可適從有的人調停其間說人參能治虛熱不能治虛火仍是摸稜之說豈知在上病之動者寒熱都治之如白虎加人參湯理中丸竹葉石膏湯等證有渴吐及唾都是動的證據在下病之靜者也治之如附子渴證之不動就是在上病之靜者不治如諸在表當發汗解肌證及結胸痞氣停飲等候都是在下病之動者也不

治如諸下利證。就是惟有吐且利。都用人參爲的。是上下不守。屬於中宮潰敗。須急取來。煮去了。咱們肚子也飢了。大家請坐。喝酒罷。金猴子也進來。道菜已搬出。於是傅家父子。胡沈兩醫。鄭天海。金猴子。代作主人。共是六人。坐集喫喝。欲知衛仲虎服藥之後病勢。能否減輕。且聽下回分解。

陸士諤名守先士諤其字也。精於醫。寓松江。行醫活人。無慮千萬。醫之行多以字。故世之人無有不知陸士諤者。顧診餘之暇。好爲小說家言。而興會所致。每涉及乎醫學。此亦書生結習。未忘歟。余嘗以此規君。君慨然曰。醫學不振。民患橫天。余豈自矜無非。欲從說部中引起人習醫之興。繼使斯民少甦疾苦也。噫。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讀黑俠十一卷。竟因識數言。李德珍。

第十二回 斜陽古道匹馬飛來 冷月寒江三魚塞漏

話說鎮三關衛仲虎自經。傅青主診治之後。對證發藥。病勢日就鬆動。日日更方。天天。

診治就一天好似一天。傅青主留住已到一月。仲虎已能起床。不過兩腿痠軟。步履尙未照常。大致已無他變。這日傅青主向鄭天海說離家已久。擬要告辭回去。鄭天海道本來不敢屈留了衛二爺。要請先生開一張調理方可否。再屈留三日。仍叫金猴子送先生回山西去。傅青主只得答應。又住了三日。調理方已經開好。衛仲虎知道傅青主不受錢財。重重贈與一分禮物。是珍珠二兩。金箔百張。關東鹿茸一對。吉林野蔘一斤。虎骨全副。辰砂十斤。傅青主還要推讓。時衛仲虎道。這都是藥品。我留着沒用。白糟塌可惜。先生拿去。可以合藥。濟人。傅青主纔受了。當下衛仲虎叫金猴子選了兩頭健騾。駕上一輛車。陪送傅青主父子回太原原籍。鄭天海送出關城方纔回去。這裏金猴子與傅眉依然坐在車沿上。騾夫就是莊客。驅車東行。車塵馬跡。說不盡風霜勞苦。一日將到清苑縣。夕照殘陽。映得道旁衰柳都沉沉。欲睡傅眉在車沿上。默默背誦離騷。忽聞蹄聲。得得一騎馬。風一般的來。那馬上的人却不舉鞭。疾揮馬喫了鞭。跑得更快。疾了前面一個老者。負筐而行。被那騎馬只一撞。撞倒在地。筐是翻了。人是暈了。那馬上

的人只顧鞭馬疾馳絕不顧金猴子一見不覺大怒道人命關天竟有這麼混帳的人跳下車放開大步飛追上去傅青主在車中聽得撞倒了人忙叫停車走下車過去瞧時見一個老者死在地上知道是一時跌悶閉了氣忙喚傅眉取過藥囊取出一粒丸藥叫騾夫到近村去取滾水一時滾水取到傅青主親自動手化了半粒藥灌給那老者服了下去不過一刻工夫就甦回來了正這當兒只見金猴子手挾一人跨馬而回傅青主問他做什麼金猴子道這廝闖下禍鬧下一場人命拍腿就跑怕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我拖他回來叫他料理不意他掬出大牌子來唬人說是熬相國差他往浙江公幹有緊急公事限日取到回文撞死個巴人算不得什麼大事我因聽不過抓他回來問他你怕熬拜我就不怕熬拜有本領你去喚熬拜來見我我要問他小百姓的性命爲甚這麼一文不值那人被金猴子這麼一挾熏天的勢焰早不知那裏去了忙央懇道恕小人一時粗莽撞倒了人幸喜這位現在無事求爺高擡貴手放過了小人小人實奉有熬相要公錯了時日熬相是要杖死小人的傅眉也替他說情金

猴子道既是傅小相公這麼說了。饒你也不值什麼。我只問你你今後可還要橫衝直撞。不顧人家性命。那人連說再不敢了。金猴子道我問你你到浙江去幹什麼事。那人道有公給主考官金猴子點點頭道是了。你去罷。那人跨上馬接過鞭纜走得八九步。金猴子又叫回來。回來騎馬的回來。那人重又回馬問爺有甚分付。金猴子道傅小相公替你說了情。我纔饒你。你就這麼走。謝都不謝一聲兒。你這個人太目中無人了。那人聽了慌忙下馬向傅眉抱拳稱謝。然後上馬徐徐而去。金猴子笑道走長途悶的慌。姑把這廝開玩笑。笑此時那老者已經復回原狀。向傅青主等再三稱謝。把掀翻的草裝在筐內。負之而去。金猴子也就叫驛夫趕車。趕上金臺驛。打尖次日動身。就向涇陽驛這條路上走去。且暫按下看官。你道撞翻老人的那騎馬的是誰。原來就是當朝首相顧命大臣大學士一等公鰲拜。鰲相府的幹練家人姜虎。這姜虎究爲了什麼要公這麼飛馬奔馳。撞倒人都不顧。原來蘇浙接界的地方有一個大湖。名叫泖湖。泖湖之濱有一所精舍。有堂有室。築造得很精緻。堂上懸一橫額。題有三魚堂三個大字。聽說

屋主人的上代曾在豐城縣做縣丞奉着漕差押解漕糧夜過采石忽然船頭底下觸了一個窟穴水就漏進來勢極危險頃刻就要沉沒那位縣丞就在艙中下跪向天祝告道船中有一文錢是非法的甘願葬身魚腹祝告纔罷船就不漏了次日瞧時窟穴裏有水荇裹着三個魚塞住了有這麼一回佳話所以後來罷官家居愛泖濱風景好築造這座精舍題名就叫三魚堂主人姓陸詩書世澤禮樂家聲雖然沒什麼家產倒也安貧樂道這一年主人從泖湖中救起一個落水人兒一問那人姓蔣蘇州人氏是做廚子的蔣廚子從水中起來渾身濕透性命雖然得了感了寒氣竟就大病起來主人原也略知醫學的就替他診治服了兩三劑藥竟就霍然大愈蔣廚子銘感五中主人又資助他盤川叫他回去蔣廚子纔得起身忽見一陣籬聲蜂湧進一隊人來直上三魚堂兩個頭戴紅纓大帽的人高擎拉叭向堂上不住烏烏的吹更有一人取出一張硃紅紙向外張貼打籬的更把籬打得鏗鏗震耳那紅紙上寫着

捷報

貴府相公陸隴其蒙

欽命浙江提督學院禮部右侍郎楊

取中平湖縣學第三名錄取入學

報喜人

連中三元

蔣廚子瞧得明白詢問旁人知道主人的公子陸隴其新進了秀才就此把陸隴其三個字謹記在心蔣廚子回到蘇州恰有大家子進京做官要僱一個廚子蔣廚子經朋友推薦應了這一個缺隨主人入京不意這個東家是個嬌生慣養的在京不及一年患了個傷寒症死了家眷盤桓回南蔣廚子又成了個喪家之犬只得在一家蘇菜館裏暫時棲身不意否極泰來竟然交來好運這就叫運去黃金失色時來頑鐵生光一日京中各蘇菜館從奉到熬相鈞諭着蘇廚子每人各做一菜送進府去碗上須貼字條標明本廚子姓名籍貫不得有誤蔣廚子自然也遵諭做菜送進相府去這夜相府傳出鈞諭要蔣廚子立刻進府蔣廚子唬一大跳又不敢不去懷着鬼胎跟來人進府

見了熬相熬相倒和顏悅色的相待先問了姓名籍貫然後問你到京幾年了蔣廚子照實回答熬相又問他你在館子裏一個月賺多少工錢蔣廚子道小人不過糊口罷了能賺幾多錢呢熬相道你在我府裏當差每天祇做九姨太一個兒的菜旁的事都不要你管每月賞你十兩銀子工錢你可願意蔣廚子大喜跪下叩頭從此蔣廚子就在熬相府專做九姨太一個兒的飯菜原來熬相新娶第九房姨太是蘇州人寵愛異常這九姨太北菜滿菜都喫不慣熬相就替他徵求各省名廚川漢閩粵無不俱備九姨太嚐了終未適口於是諭話九城各蘇菜館做上菜來聽九姨太選擇偏偏選中了蔣廚子的也是他的好運來了賺了十兩銀一月的工錢當着這麼清閒的優差偏九姨太祇蔣廚的菜喫來適口有幾天蔣廚病了由副手做的菜九姨太就要減少飯量因此蔣廚一病熬相就大大發急立刻片請太醫替他診治總之一句熬相非九姨不安九姨非蔣廚不飽因此蔣廚在熬相府的勢力遠非他人可及但是蔣廚人極安分和和氣氣從未仗過一回勢欺過一個人因此熬相府中上上下下沒一個人不叫他

好的這一年適逢鄉試大比各省正副主考官都來鰲相府辭行并請示關節蔣廚見花簇簇官迎官送忙碌碌客往賓來心下未免納罕做菜之暇跟家人們閒談問道咱們家這幾天賓客真多不知這些賓客都是做什麼的家人告訴他是新放的各省主考官蔣廚道主考官是做什麼的家人道是管鄉試事情的各省舉人取中不取中都是他作主的蔣廚道那麼咱們家又沒有人鄉試那些主考官來此做什麼家人笑道你那裏知道各省主考官都要來請示關節呢蔣廚問關節有何用處家人笑道有了關節文章差一點不妨也可以中舉人蔣廚聽了心中一動問道浙江有鄉試浙江總也有主考的不知浙江主考來過沒有浙江主考是否也可以通關節家人笑道天下老鴉一般黑浙江主考怎麼不可以通關節蔣廚喜道我也求相爺賞一名舉人去那家人笑道你又不是念書人又不下場如何會中舉人雖是通關節也總要會做文章會下場應試纔好中呢你會的是做菜朝廷開科究竟不會考得廚子蔣廚道我不是自己要中舉人是替人家代求呢欲知蔣廚關節求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蔣廚子感恩求關節 陸舉人守正斥權奸

話說蔣廚說了替人家代求那家人就指點他路徑道求相爺不如求九姨太九姨應允了相爺是不會不依的蔣廚聽說有理這日搬入夜飯去放下了盤向九姨雙膝跪下道小人求九姨太恩典九姨道老蔣你有什么事蔣廚道總要九姨太應允了小人小人纔敢說九姨太道甚麼事你說是了蔣廚道總要九姨太開了恩九姨焦急道恁你人命大事我總答應你就是到底甚麼事你須說明了纔好辦蔣廚碰頭道小人求九姨太恩典賞一名舉人因爲小人那年在浙江泖湖裏吊在水中幾乎淹斃虧了個恩公救了小人性命又替小人治病又周濟小人盤川小人留得這條狗命今日纔能夠伺候九姨太恩公的兒子是個秀才今年恰逢鄉試因此求九姨太開莫大的天恩賞他一名舉人成全小人個知恩報德說罷碰頭不已九姨太笑道我當是什麼人命關天的重案不過要一名舉人這點子小事也值得如此我問你你要幾個舉人呢蔣廚道小人祇要得一個已經感恩不盡了九姨太道那不值什麼要十個也很易包在

我身上向相爺說一聲弄個關節去就是起來起來我允了你是了蔣廚大喜碰頭道謝九姨太恩典爬起身歡天喜地的出去了這夜熬拜進房九姨太就道我告訴相爺一件笑話兒廚子老蔣搬晚飯進來向我跪着求事相爺你猜他求點子什麼事熬相道甚麼事我倒不知道呢九姨太道老蔣爲了一個受過恩的人他兒子應鄉試求賞一名舉人隨把蔣廚的話述了一遍又道我已經應允了相爺快給他通個關節就是熬相問是什麼省分九姨太道是浙江熬相聽了半晌不做聲隨道你怎麼不問一問事理就這麼輕輕易易允下人家時機已過叫我如何辦理九姨太道什麼時機不時機你都不必管只消給我一名舉人就是熬相道你們婦人家那裏知道外邊情形倘在一月之前休說一個就十個舉人也很方便當現在主考官上路差不多已經到了那裏了此間離浙江又遠如何辦理呢九姨太道我不信你做了個相國連要一個舉人都辦不到之理熬相道時機已過有甚辦法九姨太道簡直無辦法熬相搖頭道實是無辦法九姨太撒嬌道你說無辦法我偏要你辦熬相道我不是不肯辦實是不能辦

你要我辦我的力量不能夠辦也難九姨太道你不曾辦過怎麼會知道能辦不能辦這明明是我不高興辦我知道你是有意給我沒臉你去想罷你明知我已經應下了人家故意不給我辦使我丟臉不能做人其實我丟了臉你也不見得會有臉本來我也太不知自量我原不配向相爺求事的現在自討沒趣那裏能夠怪相爺呢熬相見他輕嗔薄怒心很不忍不禁開言撫慰并把主考到任關防嚴密的緣故曲曲說出九姨太道我不要聽你那些話去誑三歲孩子罷要一個舉人又不是什麼大事我不信堂堂大清國宰相連這點子威權都沒有熬相真也沒法次日九姨太就堅臥不起不肯喫飯說舉人辦不到就沒盜再見蔣廚熬相到此可真慌了手脚看官婦人家有最利害不過的五樣武器那五樣武器比了炸彈機關鎗攻城大礮都要利害過千百倍恁你英雄豪傑策士謀臣見了他除了投降之外更沒有其他法子你道這五樣武器說來真是怕人就是

一哭二餓三睡倒

四剪頭髮五上吊

無論如何勇猛的男子。經不起婦人兩行珠淚。就要軟化。所以女將軍出馬第一套武藝。第一件武器。就是哭。要是淚珠兒。制服不服。哭是沒用的。了急忙加上個餓字。妙法氣極了。不要喫飯。一頓不喫。兩頓不喫。甚至終日粒米不下。咽到這時候。恁是鐵石心腸。也要化爲繞指柔了。不由你不俯首下心。繳械投降。倘是哭餓兩法。還不行。就要加一個睡倒要術。睡倒就是病呢。病了之後。還不甘心。轉那是薄情之極。沒什麼指望了。就決然剪去青絲。作姑子去。女子要出家。作姑子。至於剪髮。男子還不理睬。那是薄倖。而且負恩。偶着薄倖。負恩之輩。毫無生趣。可言。不得不上吊。覓死了。這五件武器。總可分做兩層看。從哭到睡倒。這三件。還是動之以情。從剪髮到上吊。這兩件。却是惕之以利害。情或可以不動。利害總不能夠不顧。女將軍恃着這五件武器。所以戰無不克。攻無不得。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怕編書的陸士諤。與閱書的看官們。都是敗軍之將。都屬同病相憐。就是伊呂之才。管葛之智。對了女將軍這五件武器。也要束手無策呢。閒言少敘。書歸正傳。却說相國鰲拜。見九姨太。堅臥不起。飯都不要。喫頓時就慌亂起來。忙

道你別惱惱壞了身子。怎麼樣你生來又嬌弱。我應允你辦了。就是九姨太聽說肯辦了。纔破涕爲笑。鰲相向他。要名字。九姨太隨命叫進蔣廚。問他名字呢。蔣廚喜極。急忙呈上浙江平湖縣學生員陸隴其。九姨太道。蔣廚你說得太遲了。很不易辦呢。不是相爺再也不能夠辦。蔣廚聽說急忙爬下地。向鰲相叩頭謝恩。鰲相親筆寫了一封書信。連同名條封固開了。信面立喚幹練家人姜虎。叫他騎了快馬。星夜送往杭州。限令務於放榜之前。送到。不得有誤。因此姜虎鞭馬飛馳。忽遽間撞倒的人。很是不少。偏偏遇着了多事的金猴子。因撞倒一個負筐老人。被他抓住。麻煩了大半天。喫一回虧。學一回乖。姜虎從此就不敢橫衝直撞了。晝夜兼程。趕到杭州。恰好三場考畢。急到貢院投文。功令雖然森嚴。聽說是鰲相專差投信。監臨主考都不敢怠慢。開門延入。折閱過後。隨即寫了回信。交付姜虎帶去。無非說是遵命辦理的話。正副兩主考立刻知照各房。房官搜尋陸隴其卷之。把所有落卷。悉行吊上。兩主考督同房官。索性拆彌封。搜尋拆了兩天。落卷都已檢遍。檢去檢來。沒有陸隴其卷子。副主考道。莫非此生不曾來應試。

麼○正○主○考○道○算○起○來○不○會○不○來○如○果○不○來○應○試○熬○相○怎○麼○又○專○差○送○信○來○呢○副○主○考○道○既○然○來○得○怎○麼○他○的○卷○子○偏○又○遍○找○不○見○正○主○考○道○你○我○檢○查○的○都○是○落○卷○也○許○此○生○已○經○中○了○在○中○卷○中○也○說○不○定○衆○房○官○被○此○語○提○醒○就○把○中○卷○拆○看○拆○來○及○半○果○然○就○拆○着○了○呈○於○正○主○考○見○是○平○湖○縣○學○生○員○陸○隴○其○兩○主○考○大○喜○到○了○唱○名○填○榜○之○日○把○他○高○高○的○中○在○魁○裏○過○不○多○幾○天○新○舉○人○都○來○參○謁○座○師○陸○新○貴○也○照○例○來○謁○兩○主○考○急○忙○延○入○請○他○上○炕○接○待○得○非○常○恭○敬○陸○隴○其○很○是○不○解○兩○主○考○細○問○世○系○陸○隴○其○照○實○回○答○兩○主○考○又○問○尊○府○跟○京○中○熬○相○有○何○交○誼○陸○隴○其○回○不○認○得○那○一○個○熬○相○兩○主○考○告○訴○他○是○顧○命○大○臣○當○朝○首○相○熬○拜○熬○相○國○尊○府○跟○他○總○有○淵○源○的○陸○隴○其○道○熬○拜○這○廝○是○當○世○權○奸○現○在○的○人○祇○知○道○權○臣○熬○拜○不○知○道○大○清○皇○帝○門○生○家○中○世○守○聖○賢○遺○訓○那○裏○會○認○識○權○奸○兩○位○老○師○休○誤○信○人○言○這○種○話○傳○了○開○去○不○但○門○生○有○沾○家○聲○怕○兩○位○老○師○也○有○汗○清○操○呢○那○位○副○主○考○還○道○他○是○假○惺○惺○拉○住○他○的○手○道○老○弟○別○作○假○了○你○我○都○是○一○條○路○上○的○人○又○何○必○說○假○話○呢○又○低○言○道○兄○弟○與○正○主○考○同○出○熬○公

門下將來聚首的日子長呢。咱們知己相逢，正不妨披肝露胆。陸隴其力言不認識。正主考道：老弟此回功名的來路，略有所知麼？陸隴其道：那是皇朝的雨露。正主考笑道：自然總是天恩高厚，但是誰識拔的？陸隴其道：那是老師的栽培。正主考笑道：實不相瞞，老弟的知己就是老弟。適纔痛罵的鰲相鰲公爺，陸隴其不信。兩主考就取出鰲公來信給他瞧看。陸隴其不禁勃然變色，大怒道：奸賊！我幾曾認識你來？既然如此，中已經中了，沒有別的法子。鰲賊一日在位，我陸隴其就一日不會試說。畢拂衣而出。兩主考見他這個樣子，都唬得目瞪口呆，呆半晌沒做道理。處眼看陸隴其徜徉而出，原來這陸隴其字稼書，年紀雖輕，倒以聖賢自勵，食貧茹苦，非義不取，非禮不行。鰲拜在位，竟然不應會試。後來以進士出爲縣令，循聲卓著，官至御史。功名雖然不大，竟成爲一代大儒。這都是後話。却說金猴子恭送朱衣道人、傅青主父子回到太原原籍。傅氏父子安抵里門之後，金猴子就坐着原車由臨汾驛鳴謙驛循驛而回。這日行經代州雁門驛，忽見樹林裏忒楞楞突出一頭大鷹衝天而去。金猴子眼快認得這頭大鷹就是海

東青是黑俠之物。心中一動，莫非黑衣女僧在樹林中麼？急叫趕脚的停了車，自己跳下地，奔入林中，不見一人。納悶道：「怎麼有這麼相像的東西？」纔待回身，忽聞背後有人道：「金猴子，你已經瞧見了麼？」金猴子回頭見正是黑衣女僧，慌忙致敬道：「大師果然在此。」黑俠道：「你從那裏來？」金猴子道：「我奉衛二爺命送了傅先生家去，回頭繞道經此，瞧見海東青將軍穿林而出，疑大師在此進來，瞧瞧果然遇見了大師。」黑俠道：「我從峨嵋散會回來，在此候一個人，瞧見車塵馬跡，就放鷹爲號，不意無意中就遇見了你。你來正好，我正要寄一個信給衛仲虎，就託你帶了去罷。」欲知黑俠所寄何信，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窺隱祕金猴探宮院 專刑賞熬相霸朝綱

話說金猴子聽了黑俠的話，隨問什麼信我帶去？是了。黑俠道：「衛二的鏢局子設得太多了，夥計收得太濫了，你跟他，他是老賓主，還有什麼不知道？」金猴道：「人類太雜，良莠不齊，也是實情。」大師提起得敢是我們局子裏鬧出了亂子，不成。黑俠道：「我此回因事到

河間順便到你們分局裏瞧見兩個新來的年輕徒弟習藝非常用心我因他兩個舉動一切神情意態都與尋常人不同細細一察大有似乎內監的樣子我因要緊峨眉山去不及知照得現在你回去替我寄聲衛仲虎叫他留意一點子要是內監混入了鏢局子局中有了這麼的奸細不就種下很大的禍根子麼金猴子道河間大名保定這三處分局子都是我兼管的我回去留心察看一下子就可以分清皂白不必回得二爺黑俠道如此很好你回去留意就是金猴子應諾作別上車徑向居庸關進發路上並不逗留不多幾日已抵家門此時衛仲虎已經全愈了照常出來辦理諸事金猴子回過傅先生平安抵家衛仲虎道辛苦你了回去歇歇罷金猴子道我想就攔一兩天就要出門衛仲虎問又要到那裏去金猴子道幾處分局子有好多時不去瞧着了我想就瞧瞧去衛仲虎點點頭金猴子住了兩日果然就動身先到河間路上無多就攔這日進了府城徑向鏢局子行來只見局前旗桿矗立鏢旗飄蕩上寫着上義鏢局到大門下馬小夥計趕忙上來接了馬去一片聲嚷進去大總管來了大總管來了裏

面掌櫃的聽得急忙率同闖局夥計迎接出來掌櫃的叫了一聲大總管衆夥計都垂手站班齊齊尊聲大總管金猴子含笑點頭接到裏面坐定這位掌櫃的姓張名叫鐵岡賣解出身江湖上人稱打虎將跟衛仲虎也是老朋友派他在河間鏢局充當掌櫃的當下張鐵岡先問二爺身子大好了金猴子道大好了隨道我這幾時就爲二爺病了幫同料理醫藥不曾外邊來走走這兩個月裏局子裏可有事張鐵岡道也沒什麼事金猴子道可有新投來的夥計張鐵岡聽了心中暗暗納罕暗忖往常局中人口進出生意買買大總管是不問的現在突然問到投來夥計莫非另有用意隨道這幾個月倒也未有新投的人金猴子道我也不過是白問問並無他意張鐵岡呈上賬簿金猴子略一翻閱大致沒甚錯誤一時午飯時光已至廚子請示可要開飯張鐵岡點點頭喫飯的當兒金猴子就張目四注原來鏢局規矩是局中大小夥計圍坐團食的學徒在背後站立伺候盛飯上菜所以一到飯時除了出鏢人員外無不齊集當下金猴子見席間半是舊人祇兩三個面生的留心他舉動也沒甚奇異地方再看背後站立

的學徒。却被他看出了。只見向內站立的兩個。都不過十六七年。年紀應酬周到。舉動柔媚。很屬可疑。當下一言不發。飯罷閒坐。就問張鐵岡。那兩個學徒。幾時收來的。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是誰薦來的。張鐵岡道。來此已有半年了。這兩個學徒。不過年齡大一點。子做事很好。習藝也很勤。都是本地人氏。一個叫錢桂珍。一個叫卞德福。金猴子道。都是本地人麼。不錯。了。河間太監原是不錯的呢。張鐵岡道。大總管講的是什麼。我聽了不。很解金猴子道。那有什麼難解。咱們局子裏混進了太監來呢。這兩個學徒。定是太監無疑。張鐵岡道。太監投到咱們鏢局裏來。做什麼。金猴子道。他們的用意。那裏猜的到。或者是偷學本領。或者是做奸細。刺探什麼。都說不定。張鐵岡聽說。頓時躊躇起來。問道。這便如何處置。金猴子道。只要留心一點。咱們機要事情。別使他聞知。就是張鐵岡道。誰耐煩去留心。他留他們在此。終是個禍根子。朝晚找他一個。不是轟了他出去。不就結了麼。金猴子道。你見機行事。就是張鐵岡允諾。金猴子在河間住了兩天。就動身。到大名。在大名住了兩天。又動身。到保定。不意大名保定兩處鏢局也都有小太監。

混在裏頭。金猴子一一察出。就一一密囑各該鏢局掌櫃。各鏢局掌櫃都應允了。金猴子回到居庸關。把此事告知衛仲虎。仲虎驚道：「我們的機密被他窺了去，可不是玩的。」金猴子道：「二爺，咱別像丈八的燈臺，照得見人家，照不見自己。」一句話提醒了衛仲虎。立刻起身，急忙出去，暗暗察訪。不意本處鏢局裏也有兩個小太監，細問根由，知道進局了。也有半年了。這兩個小太監，每天朝晨夥計們練把式，他就站在旁邊，很專心的瞧看。所以雖祇半年工夫，藝業倒很猛進。現在既被衛仲虎查了出來，立刻知照衆夥計。從此各人步步留心，處處注意。這兩個小太監，再也得不着半點便宜。自然而然會站身不住，不過一月開來，都各不別而行的去了。幾處分局裏的學徒，也被各掌櫃的轟了個盡。從此上義鏢局裏小太監的影子，是絕滅不見了。衛仲虎心很快活，却向金猴子道：「這些小太監，除了宮廷，更沒有別處人家。但是我最不解宮廷，派出這許多小太監到我這裏來，究竟有何用意？現在他們是走了，我倒要想去探他一探。這一個差祇有你去，最爲妥當。」金猴子允諾，就要起行。衛仲虎叫住道：「雖然海東青與獬狃神獒。」

都已殘缺不全。究竟宮禁不比尋常人家。萬萬不可大意。金猴子連應我省得當下。金猴子立刻登程。徑向京師進發。不過一日工夫。早已行到。借了一家客店。住下到黃昏。人靜之後。悄悄出門。躡上屋頂。雀步蛇行。輕如飛燕。霎時已到皇城。縱身上了皇城。微風輕送。吹來聲聲更鼓。趁着月色向東南飛。一般躡去。經過不少宮院。越過不少殿閣。忽到一處燈燭輝煌。笑語喧嘩。人影幢幢。但見一間很大的殿上。滿列着燭奴。都插着斤許的紅燭。燭光熊熊照得殿中白晝一般。有一百多個小太監。都祇十二三歲年齡。都在那裏練把式呢。那教練的教師。就是投局習藝的學徒。但見開闔跳躍進退疾徐。倒都很合法。瞧了半天。忽地犬聲嘖嘖。即有人喊神獒。大吠有了賊子了。快查看查看。去。金猴子不敢再留。悄悄退出躡房。越脊聽得犬吠之聲。漸遠。纔放遲了脚步。慢慢回客店。來。次日晚上。又進宮去探視。遇見三個小太監在一處講話。金猴子隱身窗外偷聽。只聽得一人道。萬歲爺真是小堯舜。官罰何等分明。今兒李金龍跌一交。知道他是無心失足。並不斥責一個。道我因媽病了。要家去瞧瞧。偏偏教師不肯給假。我一心惦

着。媽。那。裏。還。在。藝。術。上。偏。偏。演。那。高。桿。兒。爬。到。一。半。不。禁。滑。了。下。來。一。個。道。你。我。在。內。廷。當。差。又。不。要。上。戰。場。打。仗。練。這。藝。術。來。做。什。麼。先。一。個。道。你。我。當。奴。才。的。全。憑。着。主。子。的。高。興。要。如。何。便。如。何。那。裏。容。得。自。己。的。心。思。忖。度。那。一。件。事。該。幹。那。一。件。事。不。該。幹。呢。金。猴。子。聽。了。也。沒。甚。道。理。又。到。別。處。探。了。一。回。隨。卽。回。到。客。店。這。金。猴。子。入。宮。兩。回。所。見。所。聞。不。過。如。此。並。無。新。奇。消。息。可。訪。隨。回。居。庸。關。報。知。衛。仲。虎。衛。仲。虎。也。猜。度。不。透。看。官。這。小。太。監。練。把。式。別。說。入。宮。探。訪。的。金。猴。子。安。居。關。中。的。衛。仲。虎。不。明。白。怕。就。是。那。訓。練。的。教。師。習。練。的。小。太。監。也。都。不。很。明。白。不。過。小。皇。帝。對。於。這。一。件。事。非。常。注。意。非。常。認。真。此。時。朝。廷。大。小。政。事。都。在。輔。政。大。臣。手。裏。皇。帝。不。過。垂。拱。無。爲。罷。了。那。幾。位。輔。政。大。臣。裏。要。算。一。等。公。鰲。拜。最。爲。幹。練。殺。伐。決。斷。令。出。必。行。因。此。舉。朝。威。權。都。在。他。一。個。兒。手。裏。鰲。拜。又。把。兒。子。那。摩。佛。補。了。領。侍。衛。內。臣。所。有。三。宮。侍。衛。都。由。他。一。個。兒。管。轄。宮。廷。中。一。舉。一。動。鰲。拜。父。子。瞬。息。卽。知。那。大。臣。中。凡。與。鰲。拜。稍。有。不。合。無。不。立。彼。誅。斥。如。內。大。臣。飛。揚。古。爲。了。與。鰲。拜。有。隙。就。被。鰲。拜。叫。人。參。劾。參。他。一。本。是。守。陵。

怨望立即下旨把飛揚古並他的兒子尼侃薩哈連都處了個絞罪。鰲拜是鑲黃旗人，從前攝政王當國時光，曾把鑲黃旗應得之地給了正白旗別將右翼之末一塊地，給與鑲黃旗這一件事情，已有二十年了。現在爲大臣蘇克薩哈與鰲拜不協，這蘇克薩哈是正白旗人，鰲拜遂假公濟私，主張兩旗互換圈地。下旨交議，就有大學士戶部尙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不約而同都奏事。隔二十年，旗民安業，未可輕動。鰲拜大怒，定要把三人置之死地。奏知康熙帝，康熙帝不肯下旨。鰲拜竟然矯旨，把三人都處了絞罪。家產盡都查抄。蘇克薩哈知道自己勢力微弱，萬萬不足抵抗。鰲拜奏求守陵，偏偏鰲拜必欲置之死地。奏他十分怨望，並諷王大臣等參他二十四款大罪。該凌遲處死。康熙帝深悉其情，不肯下旨。鰲拜在帝前攘臂強奏，不允不休。奏了一鎮日，竟把蘇克薩哈處了個絞。他的兒子查克旦等都凌遲處死。弟姪盡都斬決。輔政大臣一等公索尼沒法爭救，氣忿成病，就此身死。鰲拜的種種專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一年是康熙八年，康熙帝已經十六歲了。見鰲拜這麼結黨擅權，驕恣非凡，心下很

是悶悶見親臣中祇有康親王傑書滿臣中祇有大學士索額圖還都忠實還都守正不阿遂密召兩人進宮商議大事欲知權臣熬拜能否除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康熙帝奇謀擒國賊

陸隴其正誼匡聖君

却說康熙帝在乾清宮召見傑書索額圖見面之下康熙帝面現愁容向二人道朕昨夜恭讀太祖實錄見我太祖高皇帝龍興關外起兵的當兒通祇十三甲并哈達滅葉赫奄有遼瀋爲統一之基不勝感慨你想祖宗以十三甲之衆打成天下現在朕以天下之大受制於臣下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能無感慨二人聽了不敢回答康熙帝道朕想范文程是漢人事太祖太宗猶且竭智盡能忠貞不貳爾等非懿親大臣卽從龍舊彥乃目睹權奸之驕橫默無一語獻替這是何故傑書道主憂臣辱主上這麼憂勤實是奴才等之辱但是熬拜身爲輔政大權獨攬他的兒子那摩佛又爲領侍衛內大臣其弟穆里瑪又爲步軍統領巴哈又爲內大臣其姪塞本得又爲戶部尙書爪牙衆多耳目甚近奴才等無權無勇何敢輕於發難怕的是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索

額圖道光是奴才等受禍呢。奴才受主厚恩，就使粉骨碎身，肝腦塗地，也不足惜慮的。就是主上不能不投鼠忌器，傑書道吳三桂擁兵百萬，都是慣戰，能征之士，就可惜遠在雲南，一時不能呼喚，不然叫他提兵北上，入清君側之奸，也很便利。康熙帝道那是何進無謀，召外兵了。朕已經定下辦法，你們二人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二人聽了都唬得面如土色。康熙怒道：「也有你們這種誤國庸臣！這點子事情，難道不能替朕分憂麼？」二人不敢回答。康熙帝道：「朕計已決，爾等遵旨辦理。」說了，揮手令出去。二人領旨下來，纔抵宮門，就是領侍衛內大臣那摩佛率領十名帶刀侍衛，惡很很地攔住去路，喝一聲站住。傑書見那摩佛眉現殺氣，眼露凶光，氣色很不善，心裏也有幾分驚懼，炸着胆問道：「那大臣我沒有犯法呀？」那摩佛道：「爾等在乾清宮蠱惑主子，謀算吾父麼？」索額圖道：「某等可不敢。」原來康熙帝君臣三個在乾清宮，召對早有值宮侍衛飛報。那摩佛那摩佛聞報飛馬趕來，點齊十名頭等侍衛，站在宮門口，雄糾糾，氣昂昂，摩拳擦掌的，等候當下一見二人，喝令侍衛細細檢搜。傑書索額圖辨也沒用，一任他們脫

帽解衣搜了個備細。那摩佛喝道：「以後不論何人不奉我的令，再不許放進宮去。又把守宮門的侍衛大大教訓了一頓。僕書索額圖受了一回搜查，總算不曾搜着什麼。幸喜沒事。那摩佛報知熬拜。熬拜道：「如此辦理很好。人大心大，主子現在也不比從前了。次日朝罷，將要退出。康熙帝忽道：「朕今日還有幾句機密話要跟你講。爾可隨朕進宮來。」熬拜道：「主上有諭，奴才在此間恭聆。」就是康熙帝道：「就爲有所未便呢。如果爾不得暇，朕就幸爾私第也好。」熬拜見這麼說了，只得道：「奴才遵旨入宮。」聆訓是了。康熙帝道：「朕候着你。」就是說着退朝去了。霎時已到巳末。熬拜見所約的時刻已到，就坐轎進宮來。護衛人等都在宮門外等候。熬拜翎頂袍褂，躡進乾清宮來。只見康熙帝已經笑音音候在那裏。熬拜遵照規矩，除下了大帽，跪下叩頭。康熙帝道：「你是先朝顧命大臣，輔了這許多年的政，辛苦的很。現在朕想親政了，你上了年紀也該歇歇了。爾瞧好麼？」熬拜碰頭道：「皇上親政，奴才非常快活。爲的是奴才肩頭要減輕不少的擔負。但是奴才受章皇帝付託之重，就這麼半途卸肩，使皇上親政在知道的自然。說是皇上體卹。」

奴才在不知道的。只說奴才是貪懶不肯擔負重任呢。就爲這一個緣故。仰懇聖明原諒親政這一件事。至少極少總要俟皇上大婚之後纔談。眼前奴才不怕皇上見怪。還未敢違奉呢。康熙帝道你竟不肯遵奉朕旨狂妄的奴才胆大已極。人來給我抓鰲拜纔待逃走。兩壁廂走出一百多名小太監。螞蟻攢螳螂似的立刻擒住了鰲拜。大喊奴才無罪。康熙帝道你這廝眼中不知有主子久了。今天抓下你朕也並不要過分爲難。不過使你兩個眼珠子認認認識主子罷了。鰲拜頓口無言。康熙帝喝令把這廝網了。小太監立刻動手把鰲拜裹粽子似的網了。個結實叫吊在偏院裏派人看守。一面宣旨鰲拜專權妄上極已。拿下卽日親政。蛇無頭而不行。鰲拜一拿下衆奸黨就都不敢發動了。康熙帝命王公大臣議他的罪。一面命康親王傑書審問鰲拜。原來康熙帝見那摩佛做了領侍衛內大臣。知道侍衛已都不能用。忙派心腹內監出外習藝。藝成回宮轉教各小太監。蓄心已久用在一朝。恁鰲拜再奸橫點子總着了道兒。當下康親王傑書奉旨勘問鰲拜。細心推審問出罪狀三十款。據實奏聞。康熙帝親自鞫問。情

眞罪富滿漢。各大臣都請按律治罪。康熙帝道：朕躬親政，頒詔大赦，該鰲拜罪大惡極，原在十惡不赦之例。自誰遽邀寬典，惟念他究竟是顧命大臣，且宣力先朝，不無微勞。足錄他雖自絕於天，朕心究有所未忍，特宥其一死，從寬革職。查抄仍行拘禁。伊子那摩佛也，加恩免死。伊弟巴哈，在朝效力有年，加恩免其查抄，爲民伊姊弟穆里瑪伊姪塞本，得伊黨班布爾善、阿思哈、噶褚哈、泰璧圖，納莫助惡，爲非罪無可追。都着革職查抄，斬立決。辦理諭畢，卽令內閣擬旨，可憐赫赫鰲拜，就此收場。結果當下康熙帝辦過，鰲拜之後，細究黨羽，朝廷斥逐一空。滿漢文武換去了幾及大半。這一年特開恩科，平湖陸隴其果然上京會試，就中式了。進士到殿試，這一日康熙帝因新懲鰲拜，欽命策題，頗注重於法治，各新貴無不仰承風旨，一昧的將順百倍的頌揚，偏這陸隴其諤諤不阿，正言匡救，其辭是：

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難，教之禁人也易。

今日之法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如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徇其名天下之人既勤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然和漸以仁義相尙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莫不容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立法者日益巧法之恃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能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大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王德教行人心正而

到治可復也。

康熙帝把他定在二甲裏用了。個知縣這陸隴其字稼書爲當時清官第一後來從祀孔廟成爲清朝聖人這都是後話却說康熙親理萬機而後朝政一新天下已都想望太平偏這小堯舜還博訪周咨虛衷延納於是衆文武粉粉獻納遂下旨徵召山林隱逸永禁圈地統旗的虐政昭雪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之冤都各賜諡廕子又頒聖諭十六條勸誡士又民特旨對順治帝的乳母朴氏爲奉聖夫人一日有一個滿大臣奏請恭謁孝陵忽然觸動聖懷勾起康熙帝尋親舊願少年天子想到就要做到入宮奏明太皇太后皇太后言卽日出京巡狩密訪父皇兩宮再三勸阻那裏勸阻得住降旨命康親王傑書安親王岳樂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察尼貝勒董額貝勒尙善同爲議政大臣這六位王貝勒都再四奏辭康熙帝道朕欲出京巡狩朝中不能不有親信大臣代理一切政事爾等都係近支王貝勒本該練習練習辦事不承望你們這麼躲懶只知道享福不肯稍費心力替朕分勞終不然朝廷費了這許多錢糧白養你們一輩

子不成傑書道。皇上要出京巡狩。麼此刻天下初定。帝德維新。以奴才等愚見。聖駕似乎不宜輕出。康熙帝道。朕之出巡。並非爲閒遊。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况此事業已奏明。太皇太后。皇太后。勢在必行。理無中止。你等不必摹仿漢人的好名。多言。積奏。只要恪遵朕旨。同心議政。尋常政事。准你們便宜辦理。事後奏聞。倘遇大事。可專差行在。請朕的旨。傑書等見康熙帝意旨堅決。不敢多言。隨各碰頭謝恩。貝勒察尼道。聖上巡狩。奴才很不放心。奴才萬死求恩。求准許奴才隨扈。康熙帝道。你要隨朕出狩。這是什麼意思。察尼碰頭道。奴才不敢稍萌他念。扈駕出京。不過盡奴才一點子愚忠。罷了。康熙帝道。很可不必這麼罷。你等六人中。五人留京。揀一個隨朕去。只是都是朕的股肱。誰該去。誰不該去。朕要指定一人。你們又說朕是偏心。這便如何呢。欲知究竟。誰得扈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聖天子操弓射鷹人 大富翁開館修明史

話說康熙帝決計出京巡狩。貝勒察尼要求隨扈。康熙帝說了一番話。傑書道。留京與

扈駕都是主子的恩典。奴才等決不敢有別的話。康熙帝道：「那麼就叫勒爾錦跟了朕去罷。」勒爾錦聽說立刻跪下地叩頭謝恩。康熙帝道：「副都統佟國瑤是西屋裏額駙。佟養性的孫子英雄出衆，拳技過人，叫他帶領侍衛，卽在駕前照料。」勒爾錦道：「佟伯爺的箭本是八旗聞名的人家，都稱他爲神箭手。主子叫他保駕，真是萬無一失。」康熙帝點頭當下擇定三月初七日，出京駕幸五臺山。到了這日，排齊大駕，所有旌旛傘扇，臥瓜立瓜等儀仗，一概擯除，不用。不過是駝仗馬仗，御營禁軍扈駕，大臣侍衛內監人等簇擁着康熙御駕，緩緩出發，留京王大臣滿漢文武都各送出京城三十里。經康熙帝諭令回京，方纔回去。這一回皇帝巡狩，是大清朝開國以來第一次所過之處。經地方官先期出示曉諭，因此百姓們瞧熱鬧的倒很不少。不過不敢逼近御道，遠遠的站着瞭望罷了。皇帝巡狩原是按站而行，每日多或七八十里，少止四五十里。各處官迎官送，各鎮武官並率兵保護，都各送出汎地，纔罷。因此在途很是遲滯。這日車駕從涿州啓行，纔走得十多里路，忽見一隻遮天大鷹，鳥雲似的一朵在駕前不住盤旋。康熙帝

認得就是父皇宮中舊物失去的海東青隨在輦中傳出旨意上面那頭飛鷹給我捕下駕前內監急忙飛步傳旨護駕將軍佟伯爺佟國瑤聽到聖旨就馬上答應一聲回顧衆侍衛道諸位聽得旨意麼諸位的箭法本都統是久慕的聖駕在上大家辛苦點子務把此鷹打下來也顯顯諸位的能衆侍衛齊道某等自當竭力只是鷹飛得那麼的高射不中時休笑話伯爺是神箭手呢內有一個侍衛道恁如何大胆斷不敢在伯爺跟前賣弄弓箭佟國瑤道這是君事呢又不是比賽那裏談得到賣弄兩個字衆侍衛聽說就有十多個從肩上卸下角弓執在手中向腰間箭壺裏抽出箭搭上弦望准了那鷹颼颼地射將去叵耐那鷹靈不過恁你瞧得如何准箭到將近一側身就過去射了個空佟國瑤見衆人射他不着一時性起取出自己那張祖遺的嵌金盤龍鐵胎角弓這一張弓是佟姓傳家至寶還是佟國瑤的祖爺爺佟養性攻打遼陽時清太祖賜下的傳到佟國瑤已經三代當下佟國瑤執弓在手拔出雕翎扣在弦上但見他左手如託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颼弩箭離弦直向大鷹射去

佟國瑤。究竟利害射的是連珠箭。一箭纔去。一箭又發。接二連三。險些就要射中。偏這鷹見箭將射到。把雙翅一鼓衝天。而上飛起。有三五丈高。箭就。不及了。佟國瑤箭法。雖神。竟也奈何他。不得停了。弓箭仰着腦袋。呆瞧這鷹。偏會逗人。見你停了。射就漸漸降下來。衆侍衛。又一齊發箭。左旋右轉。那裏射得他。中佟伯爺。一出手。鷹又衝天。颯去。停了。手他又下來。如此忽高。忽下。忽去。忽來。引逗得衆人。欲擒不得。欲舍不能。康熙帝。取了千里鏡。向上一瞧。只見鷹背上。還騎有一個人呢。暗恃何處。妖人這麼放肆。隨放下千里鏡。叫近侍。取過御用弓箭。康熙帝就在轎中。發出一箭。不意那鷹。竟會迎上來。鷹背上的人。舉手一接。就把那枝御用金箭。接在手中。向空鞠鞠。眨眨。眼就沒了。影蹤。佟國瑤與衆侍衛。都各稱奇。不止。你道鷹背上。跨坐的人。是誰。原來就是黑俠。黑衣女僧。這黑。衣女僧。從峨嵋山。赴會回來。聽得人家。講說。浙江湖州地方。出了一件大案。被累人。獄的百數十家。真是愁雲遮天。慘霧匝地。不禁觸動了。俠胆。義肝。立刻跨鷹。南行。到湖州。來查辦。原來湖州地方。有一富戶。姓莊。宅逾十畝。由連阡陌。號稱莊百萬。共有東西。

兩宅東宅的主人名叫莊廷鑑西宅的主人名叫莊廷鉞這兩莊原是同胞兄弟外人因便於稱謂起見就稱他爲東莊西莊東莊以經商起家西莊以盤剝致富東西兩莊都是家財豪富大腹便便却偏都一竅不通於文字沒有因緣的西莊自知還明還肯安分藏拙偏這東莊很喜歡假作詩文賣弄文墨人前談吐偏喜引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書句兒登臨遊賞偏喜謔幾句半似俚歌半似詩的句兒題在雪白的粉壁上不怕人家見了作嘔在家無事便把那唐詩宋詩提起嗓子別字連篇的狂喊人家見他這麼自討苦喫很屬可憐不知他正自得其歡呢看官這也並不是東莊一人如此大凡人情無不喜裝幌子愛門面只要瞧愈是貧人愈喜在人前賣弄有錢衣服務求入時舉動務極闊綽動不動摸出一大卷鈔票眩人的不必問得總是貧人他的寶產盡在於此爲的是貧人惟恐人家知道他的貧所以要竭力買弄有錢在人前談天說地信口開河某貴人是舊交某富戶是新知朝貴某人是什麼出身當道某公是因何發跡言之歷歷如數家珍的定是熱中富貴而身極坎坷的因他所講的人一個也不會認

識無非借來賣弄賣弄闊綽恐嚇恐嚇人家拍照時執書一卷一望而知是不識字的人行市上西望東張就可決其來自鄉間之客談兵蓋劍總是書生說嘴郎中必無好藥富人忽談節儉其家勢已中落壯士忽議衛生其身已見衰徵這麼瞧來莊廷鑑的假作詩文原不足怪彼時一班文人墨客都喜歡跟他結納因此東莊宅中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大有孔北海的豪舉一日來一個朱秀才拿來一部稿子要抵借白銀千兩莊廷鑑道甚麼東西要抵借這許多錢朱秀才道這是一大部明史稿子是先文恪公的遺作先文恪在前朝當國久值史館著有明史舉凡大經大法早已筆之成書刊行於世這是列朝諸臣傳是文恪公最後的遺筆沒有刊過現在爲家境所迫暫向人家抵幾個錢用用莊廷鑑知道朱文恪公是明朝宰相極負時舉的既是他的遺作必不會錯的遂叫留下瞧過了再議約定日期而去朱秀才去後東莊就把此稿給與幾個好朋友閱看那幾個好朋友一個是姓茅名元錫是歸安孝廉兩個是明經一叫吳之鏞一叫吳之銘是同胞兄弟都是很有文名的當下兩吳一茅見了這部史稿都

各擊節嘆賞異口同聲的勸主人抵下莊廷鑑道他要抵一千銀子我想一千銀子就一千銀子只向他商量索性買下不必說抵這注錢就作爲買價看是如何茅元錫道商量得通最好本地前輩的手澤落在本地人手省得飄流到別處去莊廷鑑道我倒並不爲保存前輩手澤起見花一注銀子買下來我是別有作用呢衆人問他有何用意莊廷鑑只是笑茅元錫道我知道了莊君敢是竟要花貲刊刻麼吳之銘道也是件大好事刊起來莊君大名也好刊上說是參校的再加上一篇序此書決然行世莊君的大名也好並傳不朽了莊廷鑑笑道那也只好再話罷了怎知他肯賣給我不肯吳之鏞道朱秀才窮得沒飯喫那是再沒有不肯的到了這日朱秀才來要回信莊廷鑑滿面春風的應酬留他喝酒席間商量要買這一部稿子朱秀才顧全面子只肯抵不肯賣東莊又只願買不願抵後經衆賓客勸說抵儘管是抵立約半年爲期逾期不贖聽憑沒收就此成交抵了下來莊廷鑑如獲至寶快活非凡這件事傳到西莊耳朵裏莊廷鉞笑向家人道我們哥哥真是個書獃子花了上千銀子買幾本字紙兒要來做

什麼還這麼得意。要是把這銀子放給人家，取利一年，中也有不少的利息呢。也有人把西莊的話告知東莊，東莊笑道：「吾弟身無雅骨，開口來就是俗，不可耐他何嘗知道。名山著作比了甚麼都要尊貴，但等我事成之後，紙貴洛陽，名滿海內，他纔知道。衆賓客自然隨聲附和，莊廷鑑道：「替人家刊書也很不值，我想不如換掉他的名字，只算是自己做的。」吳之銘道：「此書褒貶確當，定然壽世無疑。」莊君竄上己名，決可名垂宇宙，只可惜大明一朝還不曾全終，是缺陷，倘然補上崇禎一朝，那就是完璧了。」莊廷鑑道：「此話誠然，那是一定要補的。」我想這件事就拜託了老哥，就費心給我補起來。如何？」吳之銘道：「是否講的就是補崇禎一朝史事？」莊廷鑑道：「是的。」吳之銘驚道：「補撰一朝國史，責任何等重大！我一個兒如何敢擔任？」莊廷鑑道：「此事不易辦，麼？」茅元錫、吳之鏞、吳之銘見他這麼顛預，不禁都笑起來。莊廷鑑道：「你們笑什麼？」茅元錫道：「你不知道也不能怪你。」修史的事，先要開設史館，廣延天下名士探訪各種舊聞，分任編撰，纔能夠成書。吳之鏞道：「只要瞧修兩部府縣志，何等繁雜，豈有國史倒這麼易的？」莊廷鑑道：「我於此。」

道本屬茫然。現在重重拜託你們三位罷。三人應諾。於是東莊宅中就開起史館來。廣延名士。優給館穀。修撰明史。江楚知名之士。無不應聘。來湖足足修了一年。方纔脫稿。莊廷鑑大喜。特設盛筵。宴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吳縣令上京告密 譚府尊奉令拿人

話說莊廷鑑明史撰成大宴。賓客正要僱工刊版。忽報朱秀才來拜莊廷鑑。急忙出見。見面之下。朱秀才就道。兄弟前因急用。抵在尊府的那部稿子。敝族人衆都說是先文恪手澤。確是傳家之寶。萬萬不可失落在外面。都責兄弟即日贖回。兄弟沒法。只得到府來商量。莊廷鑑道。老兄來意。是否要備銀取贖。朱秀才道。是的。莊廷鑑聽了。不禁大驚失色。暗忖。我各事俱備。只待發刊。你來贖了去。我這錢財。心思不都白花了麼。隨又替他商量。甘願加價買下。做好做歹。磋商了好半日。加上銀子五百兩。纔得絕賣下來。這件事辦結之後。莊廷鑑很是欣然。於是僱齊刻工。一面開雕刊版。一面懇求名人作序。忙亂了一年有餘。全書版子。堪堪雕齊。打出紅樣。請各名士精心校對。一日又有人

送來禮部侍郎李令哲序文一篇莊廷鑑大喜過望向衆賓客道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矣衆賓客都道此書刊出莊廷鑑三個字就此萬古不朽了東莊自是歡喜參校了一兩個月序文也刻上了印出樣本又送交各前輩重校校出錯字重行補刊印刷成書裝訂完畢莊廷鑑自己瞧了也萬分得意自謂千載而後定與子長孟堅齊名了於是又肆筵設席大宴賓客各位參校的每人贈送兩部又徧贈親友不意一念好名就釀成滅門大禍此時湖州府歸安縣知縣姓吳名叫之榮的爲了椿什麼事壞了官百計鑽謀開復不得路子現在瞧見了這部新刊的明史就細心翻閱從洪武到天啓二百數十年的事實大致楚楚還沒什麼破綻瞧到崇禎一朝見很多指斥清朝的話語拍案狂喜道我的官運通與不通都在這部書上真是好書畢生窮通盡在於此盡在於此又見序文中所稱舊史朱氏心中一動道南潯富翁朱佑明跟我嫌隙甚深他這麼大的家計通祇借得他二千銀子一得我罷官之信就來逼索向他求情白費去了千言萬語只是不允只得寫了期票約期還他不這麼他還要把我扣住了稟官押追呢

想我在任時光他跟我往來熱碌何等要好一朝失勢就這麼反面無情現在天幸有這麼一個好機會我何不把他帶上一筆說這舊史朱氏就是指朱佑明呢主意已定遂用心撰狀告發莊廷鑑私撰明史指斥本朝朱佑明助惡誹謗顛倒是非撰了一鎮日刪改數四謄錄清楚一葉扁舟徑上杭州告發一路盤算我這一張狀子到將軍衙門投遞還是巡撫衙門投遞算來算去將軍是滿州官總比漢官盡忠一點巡撫雖是大員究竟是漢官難保其不包庇漢人還是投遞將軍衙門較爲妥當想到這裏一個在艙中樂起來不禁狂笑道只要此狀一准我的官職穩穩的就開復了朱佑明這廝也救死不暇休想向我索債我這二千兩銀子穩穩的不必還人了哈哈哈哈哈狂笑個不已搖船人在梢上搖櫓見坐船的驀然狂笑只道他發了瘋忙喚道吳老爺吳老爺吳之榮問做什麼搖船人道老爺怎麼這麼的樂吳之榮道我老爺不日就要復任再做歸安縣知縣了搖船人道老爺復任快活只是難爲了小的老爺樂小的可要哭了吳之榮道甚麼話敢是你不許我復任麼我老爺復了任第一個就要辦你你叫

甚麼名字。搖船人道：吳老爺我那裏敢不許。老爺復任，只是老爺在艙中狂笑。跳脚小的這船板是木頭做的，不很堅實，跳穿了小的不要哭了。麼求老爺足下留情，跳得輕一點子。吳之榮聽了，不禁失笑。當下一帆風順，船抵杭州，停泊在鬪富三橋。吳之榮並不另行住店，就就擱在船上，叫搖船人做菜煮飯飽餐了一頓，藏了狀紙上岸，徑投旗營將軍衙門來，叫搖船人携了個衣包，跟在後面，將要行到吳之榮通身更換衣服，穿上外套，戴上頂帽，脚上本來是靴子，金頂煌煌的，走入將軍衙門，走上大堂。早有個佐領官攔住，問做什麼。吳之榮道：我是前任歸安縣知縣。吳之榮有機密大事，特來告發。要面見將軍，望代為稟見。佐領問有手本沒有。吳之榮從靴統裏取出手本，交於佐領。佐領接着，進內好一會子，慢慢地出來，說一聲傳見。吳之榮跟着他，曲曲灣灣進去，只見將軍松魁光着頭，身上祇穿一件箭衣，扣着個硬領，擺擺搖搖的出來。吳之榮搶步上前，按照滿州禮請了兩個安，然後說明原委。呈上狀子，并明史一部。將軍點點頭，說：我知道了。你退下去，靜候批示。罷。吳之榮不敢多說，只得告辭退下。在杭州靜候了三

天不見動靜。又候了兩日，依然杳無消息。天天到將軍衙門探聽，心下很爲焦急，奔走。了六七趟，纔奉到批語。只見批的是：

狀悉案關私撰逆書，指斥昭代，虛實均應澈究。已移巡撫部院核辦矣。此批。

吳之榮奉批大喜，立刻下船，命開船回湖州來。且暫按下，却說莊廷鑑自從明史刊行而後，聲名鵲起，無論新知舊友，遇見了總萬分的恭維，萬分的祝頌，說他是腐遷復生，孟堅再世，廷鑑也趾高氣揚，自覺比他入高起一寸，久假不歸，終日宛如在雲裏霧裏。一日門上飛報，烏程縣學裏老爺來拜廷鑑，重又出接。一時接入兩位學官，歸了座。莊廷鑑道：兩位老師，縣學裏老爺來拜廷鑑，重又出接。一時接入兩位學官，歸了座。莊廷鑑道：兩位老師，倒得暇來，逛逛烏程學官道。我們來拜望爲的是奉公差遣，大宗師的公事，不得不來。查問幾句，莊廷鑑道：學憲委查是什麼公事，歸安學官道：有一部新刊明史，是不是莊兄的大作？莊廷鑑聽到這一句話，面一頓時露出得意的神氣，連應是的是的，敢是學臺大人有信來要一部麼？烏程學官道：這一道公事，怕莊兄見了，要不快活呢？說着，靴

統裏取出公文遞與莊廷鑑接來一瞧見上寫着浙江全省提督學院胡案奉浙江巡撫部院朱咨到杭州將軍松移文據前任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稟稱云云瞧得纔及一半已經面如土色渾身瑟瑟抖起來瞧了個完就向兩學官雙膝跪倒碰頭道監生的身家性命都在兩位老師手裏務求老師援救則個兩學官齊道大宗師的公事這麼嚴厲如何辦理呢莊廷鑑不住的跪求正這當兒外面走進兩個人來向兩學官打恭道門生等都已聽得明白此事只求師臺仁慈援救烏程學官道莊兄請起來大家從長計較儘跪着也沒中用弟等能夠幫忙總幫忙能夠設法總設法莊廷鑑道兩位老師救了我莊廷鑑傾家孝敬也甘心歸安學官道總好商量弟等也巴不得沒事呢莊廷鑑爬起身回頭見進來的兩人就是吳之鏞吳之銘兄弟兩個隨道兩位哥我現在方寸已亂拜懇兩位替我求兩位求老師想一個挽救的法子烏程學官道我們是無有不可商量的將軍撫臺學臺這三處大衙門的打點數怕不小呢莊廷鑑道花幾個錢我是不算的歸安學官道有了錢就好辦事了但是你這個禍根子總要除掉吳

之鏞道不是這部明史的版子歸安學官道是的吳之鏞道索性爽快一斧子劈掉了省得留着害人烏程學官道劈掉不很好這部書我也瞧過不過崇禎一朝的事改一改就是莊廷鑑道照此辦理是了當下莊廷鑑大大花錢打點天大的官事地大的銀子真是不錯兩學老師送了五千銀子一個學臺那裏送了一萬撫臺也送了一萬杭州將軍沒有路子只找着了將軍衙門的幕友程維藩送了他六千銀子託他幫忙一面將書中指斥的話盡行改掉重刊滿地風波頃刻就風平浪靜吳之榮見計不能行奮然道路極無君子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京中去再告主意已定特到坊間覓得初刊本購了一部做好狀紙搭糧船上京在路無話一到京師借了個客店住下就僱車到刑部衙門告狀刑部准了狀這件事就弄大了次日刑部尙書就具本奏聞奉旨特命刑部侍郎沈祥爲欽差大臣到浙江辦案這一個風聲傳到浙江莊廷鑑恰好患病在床病得異常沉重經這一唬就此嗚呼哀哉歸天去了欽差到了浙江爲是辦理欽案格外的嚴厲風行行牌湖州府指拿欽犯湖州府知府譚希閔

到任通祇得半個月於此案情形都不熟悉見牌上姓名除主犯莊廷鑑之外作序的李令督參校的茅元錫吳之鏞吳之銘同犯朱佑明犯弟莊廷鉞以及刻工人等共有八九十名嘆息道真是本朝第一件大案累的人真不少事關欽差指拿本府又無能爲力俄延了好一回沒有善法只得公事公辦立委烏程縣知縣親自去拿烏程縣知縣率領衙役到東莊宅中西莊莊廷鉞得信出來迎接言明莊廷鑑身已作故取具結切又令四隣具了結切烏程縣就叫把莊廷鉞帶住了再拿茅元錫時回茅元錫大挑用了知縣已到河南朝歌縣上任去了祇把吳之鏞吳之銘帶住再把牌上有名的刻工人等拿住了三四十個到府衙銷差欲知湖州府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沈侍郎親鞫明史案

朱老兒充發黑龍江

却說烏程縣知縣拿到莊廷鉞吳之鏞吳之銘一千人犯並三四十個刻工親自押解到府湖州府知府譚希閔逐一點名收下差官道欽差大人分付過請府尊委派幹員幫同押解到省譚知府應諾隨委推官李煥押解上省李推官領了憑文陪了差官將

一起人犯押下了船。就此起解水程。平穩一帆風順。一兩天工夫。就到了這日。到了杭州。李推官上欽差行轅。稟見交卸了人犯。領了回文。自回湖州。銷差去了。這裏欽差沈侍郎親自升堂審問。先提上莊廷鉞。問過姓名。年歲籍貫。之後問道。莊廷鑑是你何人。莊廷鉞回是民人的哥哥。問是同胞。不是回說是的。沈侍郎道。這部明史是莊廷鑑做的。不是回道。民人不很仔細。沈侍郎道。爾與莊廷鑑既是同胞兄弟。那有不知之理。莊廷越道。這裏頭却有一個緣故。民人與胞兄分房各餐。已經多年。民人住的是西宅。胞兄住的是東宅。平日沒事不很往來。因此胞兄做的事。民人一概不知。沈侍郎道。招工刊版刷印成書。那麼大的事。聚了這許多人。鬧了這許多日子。你雖分居別宅。究竟在一塊地方。又不隔了千山萬水。你既具有耳目。豈無聞見。如何好說一概不知。講來。莊廷鉞碰頭道。大人在上。民人專心家務。素不多管閒事。對於文字一層。因性不相近。更不喜過問。不過聽得胞兄家裏招人刻版子。刻的甚麼版子。甚麼書名。民人都不很明白。因素不喜文字。不曾問過。胞兄胞兄也從未向民人提起過。此事沈侍郎道。莊廷鑑

家招工刻書。你是知道的。廷莊錢回知道的。沈侍郎知道的就是了。隨命招房把寫就的供詞叫他畫押。畫過押。卽命帶去監禁。頃刻上了刑具。押向監中去了。第二提問。吳之鏞。吳之銘。兩榜。一個是副榜。一個是拔貢。都是有功名的。金頂煌煌的上堂參謁。沈侍郎道。你們既讀孔孟之書。應守周公之禮。爲甚幫助莊廷鑑私撰明史。誹謗聖朝。吳之鏞道。副貢不過跟着衆人參校。並不會有一字的撰述。吳之銘也是如此。供述。沈侍郎都叫畫了押。再問朱佑明。朱佑明本是個安分良民。胆極小的。生平從未見過官府。現在見了欽差大人法堂。那麼威嚴。那麼聲勢。嚇得他只是抖那裏。還能夠講一句話。沈侍郎只道他是心虛。拍着案問的更嚴厲。朱佑明唬得更一個字都不能說了。沈侍郎也道。本大臣問你話聽得不聽得。朱佑明道。小人犯的何事。小人自己也不會明白。叫小人從何說起。沈侍郎道。莊廷鑑那部明史。你是原作手。現有人把你告下。你到底幾做的。供來。朱佑明道。小人不會做過甚麼。叫做明史。小人也不會知道。沈侍郎道。既然你沒有做過。那李令皙序文中的舊史。朱氏指的是誰。朱佑明道。小人實在不知。

叫小人指出誰來沈侍郎怒道好刁頑的刁犯諒這麼妙手問事你總不肯供認給我拖下去打說着向籤筒中拔出硃籤丟向地下喝令拖下重責一百板衙役見欽差發怒不敢怠慢走上兩人把朱佑明拖出橫倒在地一個擎頭一個擎脚執竹板的皂地便就躡身責打一五一十的高聲喝報記數一時責畢提進來再問朱佑明口稱冤枉始終不肯招認沈侍郎瞧見這種情形心裏未免疑惑傳上原告詢問到底序文中的舊史朱氏指的是誰吳子榮道卑職查的確實纔敢告發這朱氏確確實實是指朱佑明如果稍有誣枉卑職情甘反坐沈侍郎道朱佑明上堂那種情形一望而便知是個畏罪情虛的但是問來問去沒有供狀責打他也是不招不能不令人動疑朱佑明到底是否原作手此中關係極大不得不問你個仔細吳之榮道朱佑明這廝異常刁頑大人不用大刑卑職知道他總不會招認沈侍郎點了一點頭隨道刁頑呢本大臣不怕的就爲案關欽奉諭旨推鞠不厭求詳既然如此本大臣就用大刑是了爾做過歸安縣知縣該犯等都是爾的部民見聞較確諒無大誤隨叫提上朱佑明朱佑明一步

一拐走上法堂。向上跪下。沈侍郎道：朱佑明本大臣已經查問明白。明史的原作手。確然是你。你不招認。本大臣就要用大刑了。朱佑明唬得幾乎哭出來。把頭碰得山响。口呼冤枉不止。沈侍郎大怒。喝令快取大刑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取上夾棍。向堂上一丟。鏗然一聲。三根堅木丟在地上。喝問朱佑明。招不招。不招就要動刑。兩旁衙役都道：朱佑明勸你招認了罷。你是要嚐試夾棍滋味麼。朱佑明道：我茫無所知。叫我招出什麼來。上面沈侍郎拍案喝令快動手。就有役人扶下朱佑明。退去了鞋襪。把他兩足套入了夾棍。沈侍郎喝問：招麼。朱佑明道：青天大人冤枉的這朱佑明。是南潯富翁。家有鉅萬家貲。錦衣玉食。享用慣了的。這種酷烈刑具。那裏嚐試過。雙足纔一插入。夾棍痛的他兩淚交流。咬呀不止。兩旁服事他的人笑問：朱佑明。咱們這麼的服事你。舒服不。舒服自在不自在。朱佑明哭呼：青天沈侍郎。道問他招也不招。不招還要收衙役喝問。聽得麼。大人分付還要收呢。快快招認了。免得受苦。天那麼的高。那麼的大。那有工夫管你這種閒事。哭死也沒用。朱佑明到此時光。知道不招不行。只得依官所問。一一招。

認畫過押上了刑具監向牢中去了。第一日就祇審這幾次。次日再提問書中列名的各犯。這一件大案足足熬審了十天。方纔審結定了七十多個人死罪。三百多個人軍罪。凡是刊版的參校的販賣的盡都辦了個死罪。祇有海甯查繼佐仁和陸圻當此案初起時就具稟陳明說是廷鑑其聲名列之參校其實並未預聞。遂得脫罪。正犯莊廷鑑已死戮屍。其弟莊廷鉞斬立決。朱佑明并其五子斬立決。作序的李令哲并其四子斬立決。其餘參校刊版販賣各犯都是死罪。家產盡都查抄。原審官將軍松魁巡撫朱昌祚督學胡尙衡盡都具本糾參。朱撫臺胡學臺得着此信也慌了手脚。急忙微服來見。懇求設法花去不少錢。纔得把過推委在初申覆的學官身上。難爲了歸安烏程兩縣學官都得了奉旨正法的處分。朱巡撫胡督學總算逃得了性命。將軍松魁同了幕友程維藩都上了刑具。解到京師。松將軍爲是親貴在八議之列。不過革職了事。程維藩却斫掉在燕市。最可慘的是禮部侍郎李令哲爲了一篇序文闔門受戮。他的幼子年纔十六歲。問官叫他減供一歲。照例可以免死。減一等充軍。那幼子道我見父

見都死。不忍獨生。不肯改供而死。最冤枉的是湖州府知府譚希閔。到任纔祇得平個月。說他是隱匿不舉。發與推官李煥都得了個絞罪。此案中得意的就祇原告吳之榮。一個就此起用。並奉恩旨。卽以罪犯朱佑明產業賞給與管業。黑俠在京聞訊。義憤衝天。跨坐鷓鷹南下。親自探問。行抵蘇州。恰遇見白髮蕭蕭的兩個老人。一個是老婆子。都穿了紅布衫。鐵鎖瑯瑯的。起解充軍。黑俠心下詫異。這麼大年紀。火性早該平了。怎麼再會犯下這麼的重罪。不禁下地收了鷹。向旁人打聽人家。瞧見一個黑衣姑子。調弄那麼一頭大鷹。都很奇怪。圍攏來。瞧熱鬧。黑俠問起充軍的一對老人。纔知這老人姓朱。家住閭門內左鄰。是一家書坊。禍事就爲書坊而起。一日有一個主顧。叫李尙白。來書坊買一部明史。恰巧開書坊的不在家。這李尙白原是滄墅關的關員。帶來一個關役。見坊主人不在。遂叫關役候着自己。因有事別處去了。關役候了半日不見坊主人回來。悶的慌。隨步蹓過朱老家。閒談談了一回。坊主人回來了。朱老招呼道。有買書主顧在這裏呢。隨陪了那關役。蹓過書坊來。瞧過書。爭論價目。主客

各不相讓。朱老瞧不過兩面勸說，判定了價成交而去。不意逆書的案一發覺，購書的李尙白携書的關役販書的坊主人全都斬首示衆。朱老兩口子不合朱老多事代判了一句價成立了個從犯之罪，照例絞監候。姑念年逾七十減一等充發黑龍江。所以此刻老夫婦兩口子穿了紅布罪衣鐵鎖，瑯瑯的起解。黑俠打聽明白眉軒目動，義憤之氣從眉梢眼角直露出來，再也藏斂不住。因市間耳目衆多，不便駕鷹騰空，擊了鷹向山塘走來。行到空曠處，所正要駕鷹起行，不防背後有人笑道：「俠義哉！黑衣大師可惜遲了一步。」黑俠回頭見那人矮矮的身材，皤皤的白髮，顏如童子，目似明星，聲若洪鐘，行同奔馬，不覺大喜過望。忙道：「師兄，你也在這裏幾時來的？」看官你道來者是誰？原來就是黑俠的同學白猿老人。江湖上人稱白俠的便是。當下白猿老人道：「大師在闔門市上打聽朱老發配的時候，不是有一圈人圍住了？」瞧你的鷹麼？」黑俠道：「是的，敢是師兄瞧見我的白俠道？」一圈人兒中我也擠在裏頭。黑俠道：「我竟昏了，沒有見師兄白俠道？」這也算不得什麼。你一個兒瞧一圈人，自然難於周到。我們一圈人瞧你一個兒。」

自然分外清皙。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萬里沙漠水貴如金 一片俠腸身探入獄

却說黑俠聽了白猿老人的話，遂問師兄幾時到此。從那裏來。白俠道：「新由浙江來。此我早知道。今時今日大師必然到此。所以趕來等候。講幾句話。」黑俠道：「師兄敢是卜過神課麼？」白俠道：「前日偶占一課，細參課裏，知道大師必爲某事南下。某日某時定然行經某處。」黑俠道：「師兄的課裏是極精極精，極准極准的。」師兄既從浙江來，湖州的文字獄諒總知道。現在我就爲此事前去想把那告發的吳之榮一劍誅掉。」白俠笑道：「我知道。大師必要義憤。但是吳賊數未當盡，徒勞無益。我候在此間，不過跟你講這一句話。勸你不必前往。黑俠道：「照他的行爲，天理難容。怎麼師兄倒又阻止我呢？」白俠道：「數之所在，天也不能違。何況你我如果任性強行，定然不能如願。要是除不掉他，倒使天下的人恥笑我們劍術不精，豈不多此一舉？」黑俠道：「照師兄說來，我們行道也不能夠違數。麼？」白俠道：「天下萬事都有定數，就是你我恰生在此世，恰都學成劍術，也是定數。使

然大師要是不信數。只要瞧董妃的事。董妃入了清宮。大師與紅俠不知用了幾多心思。費了幾多手脚。試問董妃究竟救出清宮。不曾當時兩位的热心。兩位的本領。都不必說。就是董妃自己。也很願意出宮。但是究竟不能夠出宮。就爲是那個數。黑衣女僧原是具有夙根的人。聽了白俠這一番話。心下恍然。隨問浙江我不該去。該到那裏去。白俠道爲此案。橫被牽累的人。還有二十多個。都在北京刑部獄中。却可以救得。大師立刻北去。在涿州地方。或有所遇。就可以設法救這一班無辜的人。黑俠道師兄的話。是不錯的。我遵命而行。是了師兄。這幾年來。在那裏峨眉天台。好多回沒有見你。白俠道到西藏。逛了幾年。逛得膩了。又到蒙古去。極西極北。無謂的奔波。直到此刻纔回來呢。黑俠道蒙古那地方。我也去過。一片都是沙漠。有水草的地方。駝馬成羣。那邊的人。真利害。小孩子都會跨光背馬。日走數百里。不曾叫過一聲辛苦。旁的都還罷了。就祇喫的東西。不慣。羊肉牛肉當做飯。乳酪當做茶。佛們弟子也沒一個茹素的。我就爲這喫的東西。不慣。住不多時。就跑回來。白俠道我對於喫東西。一層倒還可以將就。就祇

嫌他髒不過衣服穿汗了。洗是永遠沒有的。所以潔淨的人一個也沒有。黑俠道：蒙古人果然髒的很。但是我住不多時就回來。衣汗不洗這一件事。却還不會知道。白俠道：蒙古人真髒。穿上衣服無論如何污穢。再也不會洗滌。弄到滿身積垢。時候也不過脫下來。曝在烈日中曬得皴裂了。揉一下子拍去垢屑就是了。他們這種辦法。就算是洗滌。不過我們的洗滌。一個月行三五次。他們這種洗滌。一年中不過一二次。爲的是積垢不滿三五分厚。是曬不皴裂的。黑俠道：師兄在那邊也不洗滌也這麼曬的麼。白俠道：蒙古地方清水真矜貴。我要洗滌沒水也難。要學他們這種辦法。實在髒髒實在不慣。我要更換衣服。只有回到內地來。有時到山西。有時到直隸。換了衣服就去黑俠道：師兄現在是不去的了。白俠道：不去了。要不是師傅的命。那種地方我本來也不很高興去。黑俠道：奇了。師傅怎麼忽叫你到這荒涼寂寞的地方去。并且此事我們一些也沒有知道。白俠道：就爲我那年在南邊患了一個軟脚病。延醫服藥。再也不會治好。後來兩個腿竟然腫脹起來。發了急。就請師傅診治。師傅說我這個病服藥是不相干的。

要好。除是到蒙古。去到了蒙古。住上一年半載。可以不藥自愈。我聽了師傅的話。就到蒙古去了。果然住上半年。病就漸漸的好了。師傅說過。蒙古風高土燥。濕病可以不藥而愈。真是不錯。黑俠道。原來如此。當下又談了幾句話。黑俠跨上海東青。向白俠告了別。展翅高翔。向北飛去。轉瞬之間。城郭鄉邨。已從眼底反奔而去。宛如展覽圖畫。瞬息百里。行到涿州地方。忽見駝馬儀仗。蜿蜒絡繹。知道是皇帝出巡。遂在空中打盤旋。翱翔黑俠此時不過是瞧一個熱鬧兒。並無其他思想。及至佟國瑤。佟伯爺。奉旨發箭。衆侍衛都各拉弓。黑俠故意將鷹駕得忽高忽低。不卽不離。逗他們作玩。果然逗得下面的人往來奔馳。累得一個個渾身臭汗。黑俠在鷹背上暗暗好笑。忽見佟國瑤。拉開角弓。發出鵬翎射法。很巧妙。急忙躲閃。險些被他們射着。暗忖。這韃子本領倒了。得偷不。是我早喫他射倒了。遂留心翱翔盤旋。了好一回。幸喜一箭都沒有射着。忽見黃蓋御輦中。一個白面小子。也在那裏開弓。那個弓是紅漆的箭桿。也是漆着的。弦聲一响。噴一枝箭。流星似的。奔向來。知道那白面小子。就是當今皇帝。暗忖。師兄白俠曾經說過。

到涿州地方當有所遇。可以乘機想法子救那京中刑部獄裏二十多個無辜的人。現在皇帝射箭正是很好的好機會。接他一枝箭就可以假傳聖旨了。主意已定。見箭已射到迎上去。一接接在手中。見箭杆是金漆的。上有幾個硃紅的滿洲字。佑量去。總是康熙御箭的意思。那箭頭也是裏金的。黑俠挾了那枝御箭。兩腿夾得略緊一點子。那海東青拚命飛衝而去。眨眨眼就沒了影蹤。下面衆侍衛隨駕人等都沒有瞧得清楚。祇有御輦中康熙皇帝目光尖銳。瞧見鷹背之上跨有一個人。但是這跨鷹的人是男是女。是僧是俗。還未能分辨清楚。當下君臣相顧詫歎了一回。也就起駕出發向五臺山而去。且暫按下。却說黑衣女僧駕鷹飛行。祇半日工夫。北京已經在望。行到白蓮庵。騰身下降。收了鷹。只聽得佛婆笑着出來。道：「大師回庵了。黑俠應道回來了。放下了鷹。回顧廊中見是空槽。隨問紅小姐幾時出去的。佛婆道：「有三天不回来了。黑俠問是跨了騾子出去的麼。佛婆回說：「是的。黑俠聽了。臉上頓時露出驚異的樣子。一時佛婆盥進臉水。黑俠洗過臉。自語道：「跨騾出遊。總不過在數百里之內。怎麼會三日不回來。爲

什麼事拌住了身子呢。佛婆送進茶來。黑俠接來喝着。隨問有人來過沒有。佛婆回說有的。是個白鬚的道爺。紅小姐就同那位道爺一塊兒出去。的黑俠道。那位道爺生得怎麼個樣子。佛婆道。生得濃眉大眼。一部銀絲般的鬚髭。長竟過腹。舉止飄飄活似一位活神仙。這位道爺跟紅小姐講了好一會子的話。就同着出去了。黑俠聽畢。隨叫佛婆收拾了面盆去。自語道。聽佛婆講來。這來的道爺不是我師傅。劍道人是誰。只是我師傅爲甚來呢。想了一回。猜測不出。只好攔過。取出金桿御箭。獨個兒玩弄了一回。藏在禪房中。床前檯子抽。揲裏喫過了齋。就進城去探聽刑部獄中的人犯姓名。當下更換了一身簇新的黑衣。背上個小小韋陀。手持大木魚口宣佛號。一步步敲走入城去。徑投刑部街來。清朝最崇的是佛教。所以北京地方和尚姑子。比了尋常人。總來得尊貴。無論是誰。對於和尚或是尼子。總不敢得罪的。所以彼時有在京和尚出京官的。諺語當下。黑衣女僧手敲木魚口宣佛號。一步步走到刑部街。就投到一家姓胡的人家來。這一家胡家是在刑部獄中充當禁子頭兒的手裏。很有幾個錢。黑衣女僧跟那家

本不相識。現在竟然闖門而入。熟門熟路似的。也不知他幾時認識起的。只見他魚聲朴朴佛號喃喃闖門而入。偏偏胡頭兒不在家。胡頭兒妻子同着女兒接了進去談了好半天的話也探不出什麼。只得告辭出外。慢慢地回庵來。回到白蓮庵。默坐靜思。暗道此事只有我親身入獄當面探聽纔能夠探出犯人姓名。一探出犯人姓名就可以假傳聖旨大赦了。主意已定。到黃昏人靜萬籟無聲。黑俠卸去了長衣。加上緊身綿襖。挾劍飛行。出了白蓮庵。一道白光電一般向刑部獄飛來。何消片刻早已行到。但見獄門緊閉。沉寂無聲。黑俠從上而降。落在屋頂之上。身輕如燕。踏瓦無聲。一步步探將去。俯身貼耳細聽。時猛然間一聲愁嘆。接着鏘鏘瑯瑯鐵鍊相碰之聲。知道是犯人轉側嘆息呢。走到屋角盡頭。見是一個小小天井。縱身跳下。見房屋並沒有窗子。都是原根堅木做成的。柵子裏面牆上砌成幾個小窟穴。安放着一盞油燈。豆一般的亮子。照得滿屋中黑越越。怕人犯人歎息與鐵鍊相碰之聲。連連不已。黑俠一閃身進了柵子。穢氣重蒸熏人欲嘔耐住了。逐一瞧去。認到西邊一帶。有二十三個犯人是鎖在一塊。

兒的隨用手向爲首的犯人一推，輕聲喝問：「你門爲了什麼案進獄的？姓甚名誰？詳細說給我。我知道那犯人見問茫然，不知所對。黑俠道：「我是特來救你們的，不必懼怕。不必隱瞞。放胆說來。」那犯人一聽，就兩淚交流的道：「恩人從何而來？請問恩人尊姓大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五臺山衆僧議迎駕 康熙帝訪父到叢林

却說黑俠聽了那犯人的話，隨道：「我是來救你們的。我的姓名你們不必問得。你們的姓名並犯案的緣由，可快快說與我知道。你們已經入了獄，我要哄騙獄外的人，很多爲甚巴巴的入獄，倒來哄騙你們。這起可憐的罪犯，很沒來由，恁再糊塗的糊塗。蟲這麼一想，總也可以明白。那人道：「恩人並不是我有甚疑心，因爲我等慘遭冤枉，恩人跟我們無緣無故，忽地前來相救，我們受的是千古未有的奇緣。恩人施的又是千古未有的奇恩。問一個明白，我們日後也可以徐圖補報。黑俠道：「很可不必。我素來是施不望報，快休提補報的話。那人道：「我們是爲了浙江明史案牽累的我，叫黃克明，他叫唐

賡堯二十三個姓名接連連都說了出來。黑俠暗記在心。隨道：「你們明日可以釋放了。但是釋放之後，須得隱名埋姓，趕快避到外府他州去過了一年半載，纔得回來。」黃克明道：「蒙恩人搭救，某等無不遵命。」黑俠探聽明白，說一聲：「我去也就沒了。」影蹤獄中黃唐各犯，只道是夢裏呢，却說黑俠飛回白蓮庵，遠聽樵樓纔報得三鼓，回到禪房，略行休息，立定主意，次扮作僧人模樣，到刑部去傳旨，卽以康熙御箭爲憑，想到這裏，開抽樵樵看御箭，那知抽出抽樵，就哎了一聲，別的東西都在，只那枝金漆紅字的御箭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滿抽樵搜了個一漏，把抽樵中東西都倒在外面，逐件逐件細看，單單不見了這一枝御箭。喚起佛婆問他：「我禪房中東西你動過沒有？」佛婆道：「大師的禪房佛婆從不敢亂闖，自從那年奉過大師諭話，非奉呼喚不得入房，一竟小心遵奉。」黑俠道：「你不會聽得過聲息麼？」佛婆回：「沒有什麼聲息。」大師敢是丟了東西麼？黑俠道：「不錯，丟了一件很要緊的東西。」佛婆道：「此間從沒有人來過，賊子是斷然不會有的。別是大師記誤了，藏在那裏，錯記了地方也是有的。」依我說，還是別處地方去找找。

黑俠道那裏會錯我此番回來纔帶來的就藏在牀前檯子抽櫥裏佛婆道這可古怪了大師回來纔帶回大師在禪房中又不曾離過一步如何會丟掉黑俠聽了無言可答暗忖我出去過一回如何好說給你聽隨道你去歇息罷佛婆退下黑俠點了亮桌上地下上上下下前前後後找了個遍差不多把個禪房翻了過來那裏有一個影蹤次日又找了一日從山門到後埭沒一間不找到依然不見話休絮繁一連搜尋了三日已經是絕望了不意到第三天的晚上黑俠到觀世音像前做夜課忽見佛前供案之上供着一枝金黃的御箭硃字分明不是康熙御箭是什麼心想怪呀這枝御箭忽然失去忽然得來我這麼的本領這麼的眼光竟一點子瞧不出他的來蹤去跡看來此人的本領在我之上只是誰呀再也推測不出忽又轉念我既有了御箭明日就去充欽差傳旨一宵無話又是明朝這日黑俠絕蚤起身對鏡改扮裝成個和尚模樣但見他身穿黃色僧袍腰束絲條頭戴兩頭高的僧帽脚穿長統紫花布襪子黃羅單梁僧鞋手持念珠一串一望而知是個有道高僧藏了御箭大踏步跨出禪房來佛婆一

見大喫一驚忙道：「這位師傅是那裏來的？怎麼在我們大師禪房中出來？」那和尚只是笑，並不答話。佛婆發了急，一把拖住道：「慢走！咱們大師前兒丟了一件東西，是不是你偷的？」那和尚開言道：「佛婆是我呀！佛婆聽了一楞道：「誰呀？明明是大師口音，怎麼大師不見偏？又是你這位師傅？」那和尚笑道：「佛婆，連我都不認識了！」佛婆道：「是大師麼？怎麼這麼打扮？一點子都認不出了！」黑俠道：「如今可認出了！我有事出去呢！你在家好好的看守當下。」黑俠出了山門，大踏步趕進城去。途中絕不耽擱，直到刑部衙門闖上大堂來。衙役上前詢問，黑俠道：「我從五臺山到此，奉有上諭，可速叫本部尚書快來接旨。」衙役聽說有上諭，那裏敢怠慢，急忙飛報進去。滿尚書已經回家，祇漢尚書徐同還在衙中聽得五臺山僧人奉旨來，此知道必有事故，擺香案接旨。黑俠大模大樣，不慌不忙，站在大堂當中，向外而立，宣旨道：「奉上諭：刑部獄中監犯黃克明等二十三人，着卽加恩開釋。該部旨到卽行，不得延誤。欽此。」宣過旨，卽把御箭雙手遞與徐同道。皇上降旨，卽以此箭爲憑。徐同見是御箭，諒不會錯，諾諾連聲的稱遵旨。接過御箭，供在中間。

一面款留欽使黑俠推說要緊回山覆旨不能多所耽擱徐同問聖駕已經安抵五臺了黑俠道怕還未到呢小僧是奉本山長老之命出境迎駕的萬歲爺就叫小僧到京宣一個旨現在趕回去聖駕怕已抵山了說畢隨卽告辭忽忽出京而去刑部見有御箭爲憑再料不到是假的就遵旨把史案的監犯二十三名全都釋放了且暫按下却說康熙帝御駕西巡明稱燒香暗中訪父帶同隨扈人等按站而行不過在涿州地界突遇個跨鷹奇人纏繞了大半日從此一無耽擱走了十二三天五臺山已經在望此時山西巡撫同了提督總兵官自從御駕入境之後已經飭官率兵按站保護現在又親自率兵到山迎駕五臺山方丈大和尚面奉巡撫部院諭話叫率同闔寺僧衆齊到山脚下迎駕當下方丈大和尚叫監齋僧撞鐘聚集本山僧衆都到戒堂聽候方丈諭話監齋奉了諭就到大殿上把那懸挂的大鐘噹噹撞起來看官這五臺山本是天下大叢林之一寺中大小和尚足有三千多人當下僧衆聞鐘聚集高高矮矮瘦瘦肥肥擠了一殿一天井光頭鑽動黑壓壓都是和尚祇因戒律森嚴喧嘩浮躁之氣一點

子都。沒有。只見。監齋。大聲道。方丈。有。諭。請。諸。位。都。到。戒。堂。講。話。說。着。隨。道。跟。我。來。衆。和。尙。跟。着。監。齋。都。到。戒。堂。看。官。五。臺。山。的。戒。堂。差。不。多。有。北。京。保。和。殿。般。大。小。這。三。千。多。和。尙。聚。在。裏。頭。並。不。見。擁。齊。僧。衆。到。了。戒。堂。鵠。立。伺。候。一。時。監。寺。出。來。道。方。丈。出。來。了。卽。見。四。個。小。沙。彌。徐。步。出。來。前。兩。個。手。持。長。幡。後。兩。個。手。持。拂。塵。分。左。右。侍。立。隨。見。方。丈。頭。戴。毘。羅。大。帽。身。披。紅。緞。金。繡。袈。裟。內。襯。黃。布。僧。衣。脚。上。長。統。白。襪。單。梁。黃。布。僧。鞋。手。中。持。着。錫。杖。慢。慢。地。踱。出。來。猛。一。瞧。時。宛。似。一。尊。地。藏。王。菩。薩。方。丈。升。了。禪。床。堂。中。僧。衆。都。向。方。丈。合。十。致。敬。方。丈。在。座。上。不。過。微。微。略。點。了。一。點。頭。隨。開。言。道。今。日。撫。臺。特。差。巡。捕。官。來。山。傳。話。說。當。今。皇。上。卽。日。駕。臨。本。山。拈。香。叫。本。寺。好。生。預。備。謹。慎。接。駕。休。得。臨。時。錯。亂。我。想。本。山。是。著。名。大。叢。林。皇。上。臨。山。又。是。本。朝。開。國。以。來。第。一。回。的。事。吾。佛。有。靈。這。莫。大。榮。幸。的。事。恰。是。本。山。逢。着。現。在。該。如。何。預。備。纔。爲。妥。適。從。來。說。一。人。沒。有。兩。人。智。你。們。有。見。識。不。妨。說。出。來。大。家。斟。酌。斟。酌。不。必。拘。成。例。大。職。事。人。不。會。開。口。小。職。事。人。便。不。敢。說。事。關。天。子。駕。臨。推。究。不。厭。求。詳。大。家。儘。說。罷。方。丈。說。完。就。是。監。

守。第。一。個。開。口。道。本。山。的。房。屋。也。還。罷。了。只。消。裏。裏。外。外。打。掃。個。乾。淨。還。將。就。得。過。去。只。山。門。外。一。帶。不。能。不。加。丹。修。飾。寺。前。的。甬。道。也。須。修。整。上。山。下。山。的。山。路。更。爲。要。緊。方。丈。道。那。是。要。緊。的。這。件。事。就。你。去。辦。了。罷。監。寺。應。了。兩。個。是。又。道。皇。上。駐。蹕。本。山。行。宮。一。切。也。須。預。先。籌。備。牀。帳。器。皿。挂。壁。的。字。畫。陳。設。的。骨。董。在。在。都。關。緊。要。方。丈。道。我。想。起。來。了。行。宮。中。張。挂。的。簾。子。懸。挂。的。絹。燈。燈。上。都。須。書。字。繪。畫。書。畫。呢。本。山。都。有。能。手。只。是。題。的。句。子。總。要。帶。頌。聖。的。意。思。這。一。件。事。只。好。我。自。己。來。了。現。在。你。儘。幹。你。的。事。去。行。宮。的。事。我。派。知。客。僧。辦。去。監。寺。應。了。兩。個。是。自。去。僱。工。辦。理。方。丈。又。向。知。客。僧。說。了。幾。句。話。知。客。僧。道。西。禪。院。房。屋。雖。然。不。大。精。緻。異。常。可。以。改。做。行。宮。方。丈。道。我。也。這。麼。想。呢。你。去。收。拾。是。了。知。客。僧。就。挑。選。了。四。十。個。伶。俐。和。尙。自。去。收。拾。行。宮。糊。裱。房。屋。陳。設。器。具。安。放。骨。董。張。挂。字。畫。不。提。方。丈。又。叫。監。齋。查。看。廚。房。添。辦。各。種。精。細。素。菜。預。備。御。齋。食。品。又。叫。監。院。購。辦。布。疋。與。僧。衆。趕。做。僧。衣。添。僧。購。鞋。僧。帽。又。令。衆。僧。勤。念。經。卷。演。習。迎。駕。儀。注。此。時。五。臺。山。闍。寺。僧。俗。上。自。方。丈。下。至。火。工。道。人。沒。一。個。不。忙。亂。

得發昏章第十一內中祇有一人閒散得沒事人一般這一個人在下雖未表明諒看官們也都猜的到就是已經出了家的順治皇帝偏偏知客僧見他這麼清閒很是氣不過向方丈說了派他管理器皿碗碟之職順治帝既在寺中做和尚自然不能推卸當下就當了個管理磁器之職這日正在院中收理碗碟忽一個小沙彌飛步進來報道聖駕已抵山下方丈請師傅隨衆接駕去順治帝聽說心裏一慌手裏收拾的碗碟一失手豁琅琅跌在地下跌了個粉碎欲知康熙帝訪父到山父子能否會面且俟白俠書中再行詳敘

